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十八期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要目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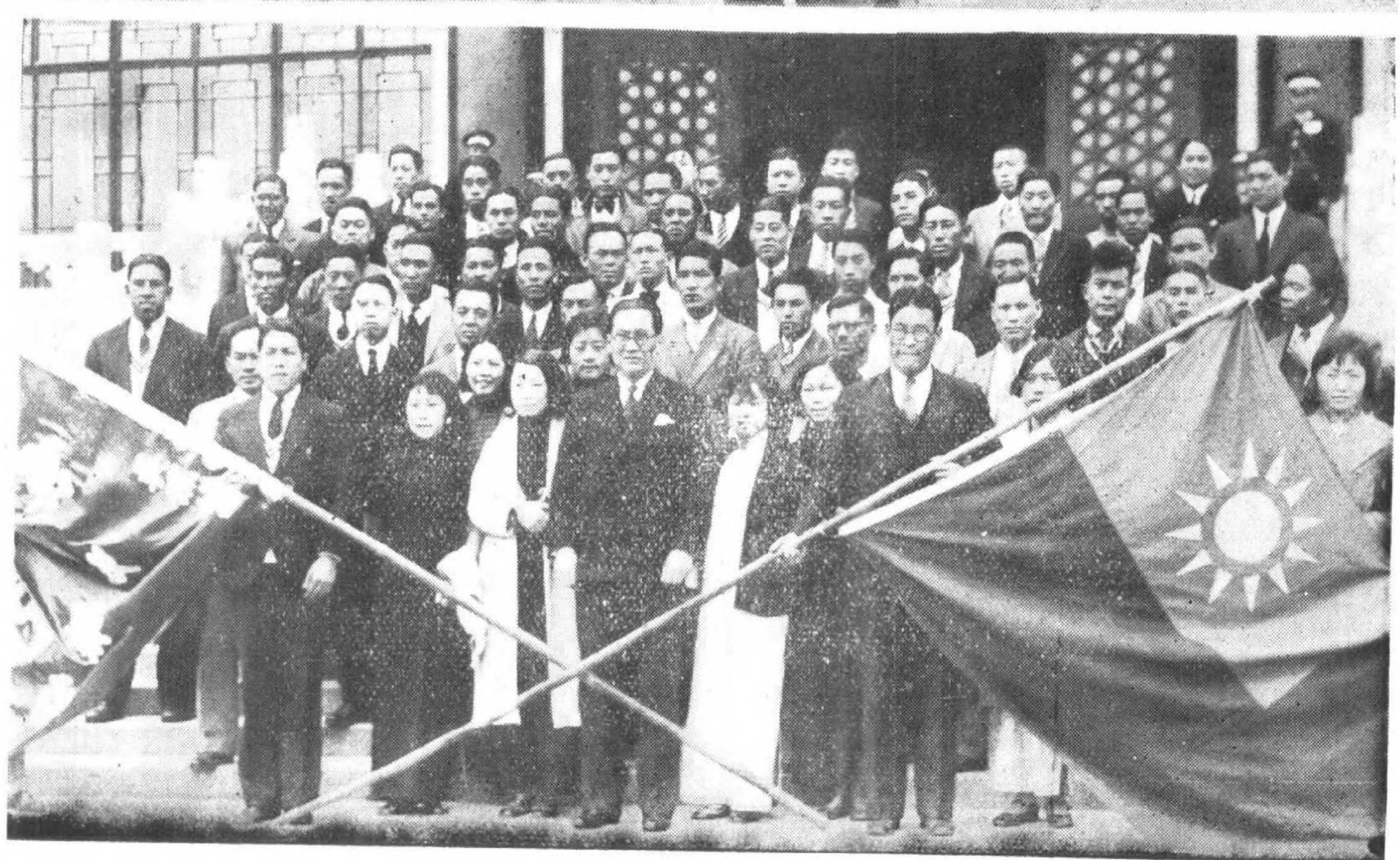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開到時刻／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中膳車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二	九·二八	九·三六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一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七·五〇	一〇·二五	一四·〇〇	一八·〇二	一八·二六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六·三〇	八·〇〇	一〇·〇五	一二·二〇	一三·四五	一四·四六	一五·二〇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特別膳臥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二〇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三〇	八·五八	不停	一一·一〇	一一·一八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二五	一四·五七	一六·〇九	一七·二九	一七·三八	一七·五〇	一八·五〇	一九·四六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〇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一·一〇	〇·五〇	三·四五	四·〇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二·一四	一五·二四	停							

上行車

列車次數／開到時刻／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中膳車各等			五·五五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〇	一四·一〇	一四·二〇	一四·三五	一六·〇九	一七·四六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一	一五·四五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二
第十二及第二十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一〇·〇〇	〇·五五	一一·四六	一二·五〇	一六·四五	一九·三〇	二〇·四五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八·一五	八·四〇	一二·四九	一七·〇〇	一八·〇五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〇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三四	二二·五〇	二三·二〇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二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七	九·四三	一〇·一三
第十六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五·〇〇	七·五八	一一·〇〇	一三·一〇	一八·四五	一九·三三	二三·四〇	二·四〇	三·五〇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二〇	九·二六	不停	不停	一二·〇六
第三〇二次 平滬直達特快膳臥							由	上	海		開	來	七·一〇	七·三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九·五九	一〇·二九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由	浦	口		開	來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行矣遠東選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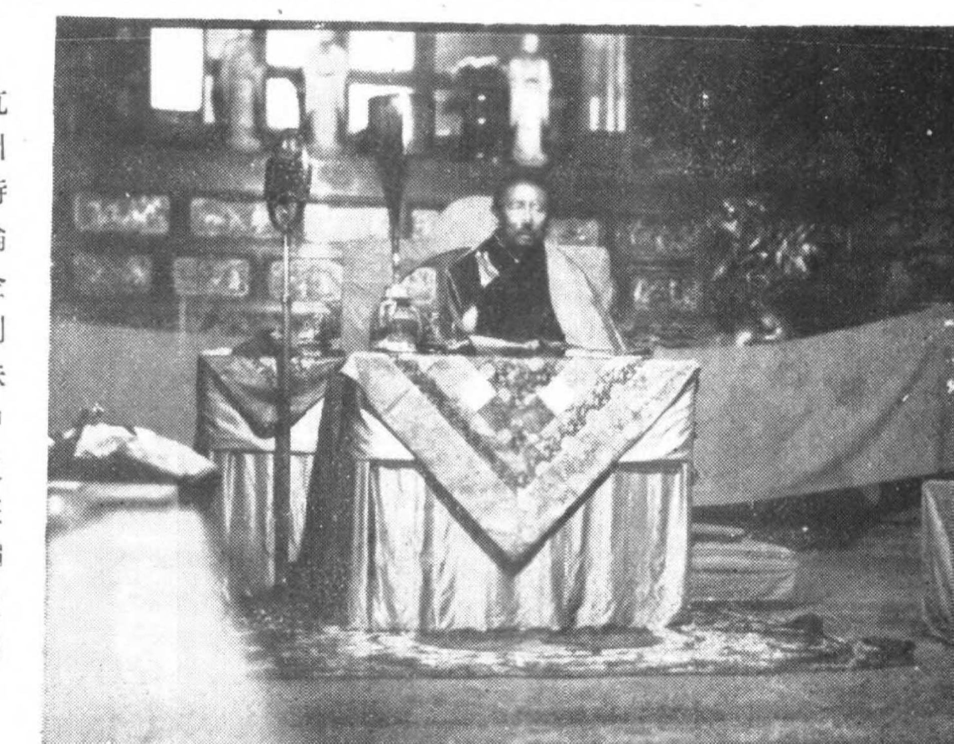




（上）我國遠東運動會選手赴菲島前之受旗式（下）全體選手在滬市府受旗後合影



澳副總理藍山抵南京時攝影



杭州時輪金剛法中之班禪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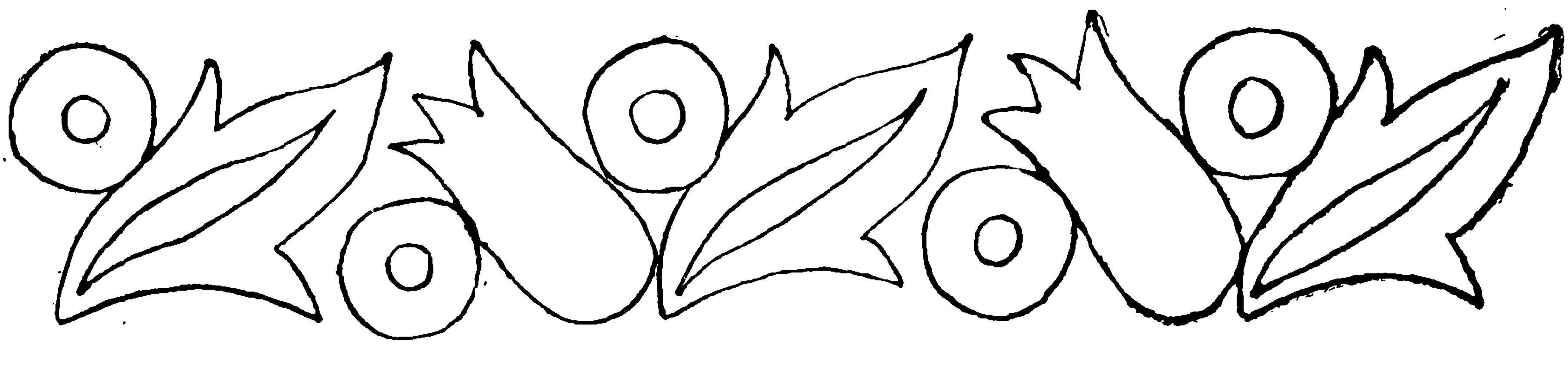


宋子文考察西北到陝後攝於臨潼華清池內（中宋氏，右楊虎城，左錢宗澤）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十八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七日出版



一周簡評

轉瞬十九年！

本期國聞周報出版的日子，正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七日，也就是日本提二十一條要求最後通牒的第十九周年。

我們在强鄰憑陵下現在，回想十九年前的今日，眞是痛定思痛呵！彼時日本在最後通牒裏說，「冀鞏固中日兩國友好關係之基礎，以確保東亞永遠之和平起見，」所以那樣做；現在她又在蠻橫的聲明裏說，「單獨進行維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我們把這兩段話比較一下，便知道日本今後又將怎樣做了。

當年袁世凱於接到日本最後通牒總統府會議決定忍受日本要求的時候，曾流着眼淚說了一段很沈痛的話，他說：「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爲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爲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羣策羣力，期達目的。則朱使（英使朱邇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倘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這段話，現在非但還沒失掉它的意義，並且有更進一步的沈痛。

我們虛度了十九年光陰，並將國家弄得更不成樣子了。若再這樣因循下去，是不是還有一個十九年供我們虛度?!世變愈亟，志氣益消，我們還有抬頭與日本相見的日子麽？

（芸生）

日本聲明書問題「結束」？

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發言人談話聲明所引起的重大波瀾，在本星期內，表面上已告一段落。

本案經過詳情，另有紀載，現在撮紀要點如下。駐日英大使林德賽，四月二十五日見廣田，陳述英政府意見，爲遵守九國公約。廣田答稱，日本對九國公約，依然遵守，二十六日，駐日美大使葛羅見廣田，索看十七日聲明之正式譯文，廣田乃於當日另製成一覺書，送美大使，也表示無違犯現行條約之意。

英外相西門，三十日在議會報告，表示滿足，但美方則於二十九日令駐日大使向日外務省提出一正式文告，說明美國擁護條約之堅確立場。

最近情況，英日政府，可謂已告妥協，美國則視日本之解釋爲不滿，但亦無繼續行動之意。日本對美國之正式聲

明，認爲是美國表示自己的意見，日本不必再答，但亦有人主張再覆美國一文，迄本欄齊稿時尙未定。

綜觀大勢，日本雖不至根據十七日之聲明，有何等激烈行動，但在實質上，日本並未承認十七日聲明之錯誤，不過加一種解釋，說日本並不欲破壞九國公約。而從國際上看，英國顯然不再追究，美國則止於自表其立場，英美態度的不一致，是日本認爲重大的收穫。

中國要求西門解釋

英外相西門在議會報告時，有「日本所有之特殊權利而爲他國所承認者除外」一語，這特殊權利何指殊不可解，因爲現行條約上，日本對華，並無他國承認之特殊權利。

美國報紙，對於西門之言，頗抱悲觀。以爲將使日本感覺世界中否認日本在東亞有何特殊地位者，只有美國一國。

中國已由駐英郭公使請求英外相對此點加以解釋，且看他表示如何。

日本對華將談判懸案

在日本應付英美之時，同時決計將依有吉公使回國後討論之結果，對中國運用直接的外交。

日本最近表示，願與中國談判懸案，但須直接交涉，不參加第三者。但懸案何指，如何進行，全不明瞭。

據路透社倫敦二日電說，英國報消息，日本將對中國提

出幾種重大要求，如承認「滿洲國」，不請歐美軍事顧問，不得於未得日本諒解前向歐美借欵。但按日本最近空氣，有吉回任後，大概不採急進的壓迫的形式，也不是一次提出許多問題。

最近的口號，是要與中國分擔責任，這句話，表面好聽，內容則大有疑問。總之中國的外交難關，現在才開始，務必要堅守最後的立場，同時作賢明的應付。（榆民）

美國的遠東政策

美國總統羅斯福，自從去年三月四日就職以來，一年多未曾對遠東問題說過話。現在因爲日本的無理聲明，再不能忍受了，遂於上月二十九日致送東京一個節略。這可視做羅斯福第一次表示他的遠東政策。

其實，美國的遠東政策是有一貫性的，無論誰人做大總統皆不能放棄這一貫的政策——即對華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政策。美國給日本的節略的內容，詳載本期周報專篇記事中，不再贅述，其大旨則在維護業已法律化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美國自從一八九八年對西班牙戰爭取得菲列賓的領土權後，對於遠東已發生實際的利害關係。一八九九年在列强瓜分中國的形勢下，海約翰發起了門戶開放政策，一九〇〇年又在義和團事變中參加了英德協定，因而創始了

「領土完整」一個口號。這兩點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幹。及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東亞方面出現了一個强盛而富有野心的日本，美日在遠東的衝突也隨之開始。日本先用出售南滿鐵路的騙術把美國騙了一下，又因璦琿鐵路問題强硬打消了諾克司計劃，在一九一一年爲四國銀團問題，美日間也鬧了彆扭。這些事都是因爲美國要貫澈門戶開放政策，以打破日本的壟斷。一九一五年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是她要乘歐戰的機會關閉中國門戶。她雖然强迫中國簽訂民四條約，但美國却聲明不承認，直到現在也還是不承認。一九一七年的藍辛石井協定，頗象徵着美國遠東政策的動搖。但不久美國又恢復了她的立場，於華盛頓會議時把藍辛石井協定取消了。一九一九年威爾遜在凡爾賽會議中的幫助中國，美上院的否決凡爾賽條約，一九二二年哈定在華盛頓會議中使日本吐出山東，是美國遠東政策的具體表現，也是美日衝突的大段落。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野心的大發揮，這於美國，雖在無力的胡佛政府，也不能不有一個史蒂生的不承認主義來繼承美國一貫的遠東政策之緒。羅斯福上台了一年，銳意謀本國的復興，同時也未忘懷了遠東。俗語說：「咬人的狗不露齒」，日本偏偏擠着啞吧說了話，最近美國的對日節略，可作如是觀。

在這三十年來的歷史中，我們處處看見美國遠東政策與日本的衝突。美國的遠東政策，曾從歐戰巨厄中把中國挽救出來，但自華盛頓會議以後，又把中國躭誤下去。這種歷史的經過，活畫着一個扶不起來的醉漢。醉漢們！你們又因美國的仗義執言而竊幸麼？那你們就白辜負了歷史的敎訓了呵！（芸生）

江西軍事

江西軍事近狀，大公報南遊記者，有詳細紀載，大概事實上距解決已近。

上月二十八日廣昌縣克復，這也是贛共重要根據地之一，現在匪區縣份尚餘七縣，攻守的軍事，已漸到贛共的老巢。

不過春夏以後，山地作戰掩蔽甚多，官軍勢不宜速進，而官軍戰略，亦不在速進。

最可注目之點，是江西民衆今後的進步，將非其他省區可比。因爲大部分曾經組織化，武裝化。所以匪區全復以後，江西政治與民風，如何推演，是一重大問題，在種種意義上，將來有成爲一種模範省之可能。

平粵直航

平粵直航，自本星期二開始，第一次在京粵對開的兩

機，都按預定時間，平安到達。

平粵直航的成功，無疑的是南北交通上之新紀元，大可慶賀。從北平到廣州，兩日可到，而且經過晉豫湘鄂四省，將來於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都必然有莫大的影響。

現在只盼歐亞航空之從速恢復，則東西南北兩大幹線之聯絡完成！（榆民）

漢口禁烟

任何時代，任何政府，凡公然鴆毒其國民，以謀財政上之挹注者，必為清議所不許，而不能不謀政策之變更。

國民政府在理論上奉行中山先生之拒毒遺訓，在事實上又有禁煙委員會之設置，法令煌煌竟無疑問。然數年來忽視社會清議，並拋棄本身主張，遂致毒霧彌漫，不堪記述，最近漢口封閉烟館之令，在國民視之，蓋不啻空谷足音矣。

抑禁烟雖為消極的善政，然自民族健康及國民經濟言之，關係實至重大。政府誠能於漢口封閉烟館之後，更進一步對全國各地之種運販吸澈底禁止，則不特國家民族受其賜，即政府本身之地位與信用，亦將隨之而有顯著的進步也。（谷冰）

菲島接受獨立案

在五月一日，美杜威將軍在馬尼拉灣戰勝西班牙艦隊的二十六週紀念日，菲議會批准接受美國的菲島獨立案，這件事很有意義。不久遠東就要誕生第二個共和國家，那是尤其值得我們的共鳴。

可是獨立獲得，和獨立的保持，完全是兩件事。菲列濱共和國誕生的前夕，就有海蟒怪物，窺伺在旁，這不能不令人與生不逢辰之感！

但是我們子細考慮一下，菲島完全獨立須在十年以後，美國在菲的海軍根據地，暫時是不撤的，美國在菲巨額的投資，是仍舊要維持的，中立保障的條約，是今後正要談判的。饞嘴的大蟒，也得看個清楚，不要得意忘形，貿然吞下了炸彈！

英日商務談判

上週印日商約締成，本週英日商務的談判，却告失敗，所以印日商約在倫敦正式的簽字期，聯帶着展緩了。據聞英商長侖希曼將要照會松平，聲明談判如不能獲得諒解，英帝國不得已將要聯合對於日貨輸入，採用額定的制度。這種聲明，雖類乎是一種虛聲恫嚇，但是英日商戰的緊張程度，却借此可以看出了。

奧頒布新憲

夾處德義之間的奧國，現在因新憲的頒布，明白地宣布法西斯化了。但是德奧義三個法西斯國家，各有各的心事，並沒有打成一個集團的可能。從奧國方面講，這樣一來，對德可算是用的「以毒攻毒」的妙計，免得人民去做希忒拉的信徒，對義藉此可以得到更親近的機會，以邀墨索里尼的青睞。至於哈勃斯堡王朝復辟的希望，並不因此更見光明，因為這件事對歐洲和平的關係太大，誰也不敢冒昧從事。（厭樵）

「幣戰」

陳岱孫

自英美諸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去年六月間之倫敦經濟會議復宣告失敗，繼以美國收買黃金貶抑幣價政策之實施，國際經濟競爭更形緊張。而所謂「幣戰」者遂常見於報章喧傳於衆口。雖關係各國仍力加否認，希圖避免，而彎弓盤馬之跡終不可掩，而此新時代之新戰術固有一觸即發之勢。

所謂「幣戰」者，即各國競貶其國幣之外滙價以遂其傾銷本國貨物于國外市場之策略。年來世界經濟蕭條，商業停滯，貨品之銷路一落千丈。歐美各國除採取滙兌制裁，輸入限額種種制度，以減少輸入數量外。復極力講求所以增加輸出之辦法，以救濟國內生產過剩之情形。貶抑國幣滙價以求暫時取得國外市場之優勢，以增加輸出之數量，固亦一時救急之政略。然此種辦法爲極端之國家經濟主義。國外之優勢係奪取自其他各國者。若其他各國不肯坐視國外市場之被奪，而採取同樣策略以爲抗拒，則勢將造成競貶幣價之局面，而所謂「幣戰」者乃入於短兵相接之階段。

苟于一九二九年經濟崩潰前，執歐美人士而告以操縱幣制，貶抑幣價，爲可增進一國之國際商業地位，鮮有不色然而駭者。蓋歐戰中貨幣跌價之經驗，尤以中歐德奧等國戰敗金融貨幣跌價之慘劇，曾與歐美人士以深刻不可驟忘之教訓。故一言貨幣跌價，則身歷之痛苦立現眼前。反感至大成見至深。「幣戰」一詞不但不見於言詞，即此種思想亦當認爲不可思議。而曾幾何時向之視爲不可思議者，乃爲國際經濟注視之焦點。雖時運推移，或可彌戰機於無形，而月來國際形勢之變幻，大有山雨欲來之概。將來情況固未可十分樂觀也。

今日國際貨幣政策之衝突，與「幣戰」一觸即發之局面，伏源於法國一九二六年之法郎貶價穩定政策，促進於英國之放棄金本位，而形成於美國數月來新貨幣政策之實施。法國戰後幣制改革之經過與本題無涉，可勿具論。所可述者，一九二六法郎價穩定之政策，與法國國際經濟上之意外收穫，使法國於極短期間握歐陸金融之霸權，使其他各國恍然有悟於操縱貨幣之足爲國際經濟競爭之工具，而國幣外滙價之貶跌，在某種情形之下，不但不足爲病，而反收繁榮與富國之結果。

歐戰後，歐洲各國貨幣之主要問題，厥爲恢復金本位及穩定幣價。當時大多數政府因缺乏此種經驗，皆於穩定之前努力提高國幣價格。甚者如英，瑞，挪，丹，諸國乃致力於恢復戰前之價。然有少數國家，如法國等，因戰後幣價跌落

過甚，不得不採取貶價政策，穩定其幣價於較低之率。法之穩定幣價政策，實行於一九二六年。其暫定之幣價為一金鎊等於一百二十四法郎。以當時英美及法之物價為標準，則此匯率為太低。蓋據此匯率，則法之物價低於世界者約百分之二十。無論法國此種貶價穩定政策果為一有意識之略策與否，然事實上之結果，乃為法國造成在國際經濟上一種優勢。蓋幣價貶跌，既使法國物價低於世界物價，則法之出口將因而加增，入口因而減少，而造成一貿易有利之均衡。果也，自一九二六年之後，法之國際貿易日趨有利，法蘭西銀行之黃金準備驟然增加，不三數年法之金融界有左右歐陸抗衡英美之勢。雖此種結果未必全為貨幣政策所造成，而貨幣政策影響之深且大，固無疑義也。法之優勢與其導因，已早引起關懷國際經濟問題者之注意。然在一九二九年前，世界經濟尚在繁榮時期，金本位之迷信尚深入人心，法國之策略尚不至引起若何之反感與報復。然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爆發後，操縱貨幣政策之影響，漸為各國人士目光所注視，而法國之經驗乃為衆目之的。向之努力提高幣價者，至是乃恍然於前此之失計，而皇皇然求所以自救之策矣。

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之影響於金融者，自以迫使多數使金國家放棄金本位，因而發生幣價之下跌，為最顯著。英國以其商業及金融中心之地位，在用金國中有舉足輕重之勢。故自國際貨幣政策衝突之觀點論，一九三一年十月英國之決定放棄金本位，為一極可紀念之事實。英國為戰後努力恢復戰前幣價之國家。雖專家久認英鎊價值之過高，且申言其弊害之烈，而一般人民及政府中人尚不甚了解幣價操縱之重要。在放棄金本位之前月，首相麥多納於議會中，尚聲明政府將極力維持金本位，且徵引德國一九二十二年幣價狂跌之經驗，以為前車之鑒。至是年九十月之間，乃知金本位之不可終保，時勢所迫，不能不毅然變計，一改前此之論調，而主張放棄金本位矣。故事實上英國之放棄金本位，係被迫出此，非有前定計劃，更無以此為經濟侵略工具之野心。然後此事實之演進，使英人漸感英鎊跌價有復蘇英國貿易之功用。蓋金鎊跌價，使英國物價低於世界，出口貨因而增加，進口貨因之減少。以國際貿易立國之英國，對此新獲之優勢，自不能忽視。及至今日，苟執英國人士而勸以恢復英鎊匯價，鮮有不掩耳不欲聞者。以視歐戰初了時一般人民對於貨幣之心理，大相逕庭矣。英既放棄金本位，丹瑞挪日澳加等等國繼之，而放棄金本位國家之幣價無不下跌者。於是法比等國前此因貶價穩定所取得之優勢，一旦而失。國際貨幣政策之衝突，至此乃漸呈尖銳化矣。

美之放棄金本位與英異。英為時勢所迫，不得不放棄。而美之放棄為自動而有意識者。美為世界之債權者，其國際收付均衡無不利之危險。而黃金準備豐富，短時間之外流，亦不至發生若何嚴重之影響，則金本位之放棄之為經濟策略者為無疑。美既放棄金本位，美元之匯率即隨之而跌。英法二國乃漸感不安。於是在倫敦經濟會議席上，法國乃提議穩

定英美法三國幣價，阻止英鎊美元之再跌，爲會議諸欵之一決問題。英依違兩可，美堅絕反對，而經濟會議遂以失敗。當時國際空氣，曾一度緊張，一若「幣戰」之正面衝突即將爆發者。所幸當時美元滙價尚未大跌，而英之對法復先此已有諒解，以「貨幣平準基金」維持英法之滙價，使無劇烈之變動。且美國貨幣政策之究竟如何，亦尚在醞釀中。故當時之衝突尚非十分嚴重。至一九三三年秋冬之交，美元下跌之情形漸劇，益以十月間美國政府利用紐約之聯邦準備銀行向國外市場以高價購買黃金以貶抑美元價值，於是情形乃形嚴重。雖美政府宣稱買金貶價之政策不注重於外滙之下跌，而以提高國內物價爲目的。然而事實上之結果乃適得其反。此政策實行後，國內物價之提高者甚微，而美元之外滙率乃跌破$4.86之關。蓋滙率感應本較物價爲靈速，況貶價之政策，乃以國際滙兌爲工具，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間美元滙價之狂跌，無足疑訝矣。美元既跌，英法過去之優勢驟失，美之貨價浸浸而與英法爭席，故本年十二月間國際貨幣情形復呈緊張之象。苟美國之購金政策繼續推行，或竟變本加厲，則「幣戰」之實現必不可或免。幸而購金政策尚不十分積極，而本年一月末羅斯福復實行美元暫時穩定政策，削小美元金量爲原價百分之五十九，解黃金出口之禁。雖貶價政策仍屬實行，而美元繼續下跌之趨勢因以暫止。緊張形勢乃爲稍弛。然而「幣戰」之可能性，並不因之消弭也。

以現狀言，今日世界貨幣之情形，已成一壁壘森嚴之局面。(一)以法爲中心之金本位集團，因種種關係殊不願放棄金本位制。然若國際經濟形勢因維持金本位而使之不利，則或將被迫而採取自衛手段。此則法國在國際會議中所不惜屢屢聲明，多方恫嚇者。法之藏金，在世界各國中居第二位。英美放棄金本位前，法國嘗以吸收英美國黃金而爲世所集矢。及美放棄金本位，繼以購金政策，不數星期之間法金流入美者五千餘萬。法人神經銳敏，苟藏金外流之勢不止，則不必俟漏巵大著之後，法必有以自處矣。(二)英鎊系統集團，爲今日世界貨幣界之另一大勢力。此集團包括英丹瑞挪荷等國，及澳印新紐蘭等等之英屬殖民地，而以英爲其樞紐。英國貨幣政策之更改，可直接影響及于此集團全部之幣制。在今日世界經濟蕭條狀況之下，英國利金鎊之跌價，以爲推銷英貨之助。且同時于適當時期成立新金本位之展望，不但爲「英格蘭銀行」之目的，亦爲英政府中人所歡迎。一年來英法貨幣暫時穩定之諒解，未始非導機于此，則英亦不欲法放棄金本位者至明。然英之是否放棄與法之諒解，而取單獨之行動，與法之能否終久保持其金本位，不但英法個別政府不能自主，即英法合力通謀，恐亦不足以應付外界之壓力。(三)美金之地位爲今日貨幣問題中之第三勢力。雖其形式無所謂集團者，而因美之經濟地位，與其金融組織之能力，美元之將來對於今後國際間貨幣問題乃有舉足輕重之勢。英法之能否保持其現在之局面，國際「幣戰」之終否發

生，舉以美國此後數月之行動爲斷。蓋前此之經歷，不過造成此三面對峙之壁壘。而此後之變化，將決定正面衝突是否終於發生。

樂觀者或謂自本年二月一日以後國際貨幣衝突已見緩和，「幣戰」之恐慌或已成爲過去。蓋以自二月一日以後美國已于某種限制下暫時恢復金本位制。美元法價之明定，已立時阻止其下跌之趨勢。英法疑慮既漸稍釋，世界幣制之恢復當以是爲其端倪。吾人絕不否認美政府近來之政策爲適當途徑之第一步。然即謂一切風霾從茲消散，則未免過於樂觀。大概此後局面之進展，一面視英法兩國是否滿意於現在幣價比率之下所產生之影響，再則視美之有否新策略之實施。

自去年十月美金狂跌，以至今日，爲期不過四五月，其實際影響於英法美之貿易者，殊不易言。然若以現在三國幣價之比率爲根據，則法之物價已較英美爲高。此現狀之延長，是否於法爲有利，法人知之甚明。法之努力維持金本位，自有其政治上之苦衷。苟現狀之維持爲害不烈，或尚可忍痛承受。否則二害取其輕，法或終于被迫而放棄金本位。至英國自放棄金本位以後，對於前此4.86之高滙率發生一神秘之反感，以爲英美間適當之滙率，應在486 之下。去年英美幾度之協商，皆集中於適宜滙率之討論，當時一般英人意見，俱以鎊價不宜超過於四元五角美元爲原則。自去年十月後美國一意孤行，使滙價突破五元美元之關。今若協商舊議重提，英將何以處此已成之事實，此則耐人尋味矣。

英法美能否於現在之下成立協定，固爲一耐人尋味之問題。然「幣戰」之終否發生，當視此後數月美國政策之有否新的進展。羅斯福之貶抑美元值價也，以提高國內物價爲標榜。則此後美國物價之升沈，當有大影響於貨幣政策。一九三三年五月美國會通過之議案，與羅斯福以貶低幣價至百分之五十之全權，而本年一月之命令只貶低爲百分之五十九，則羅斯福固未嘗充分利用其法律上所付與之權力也。美國會中原有所謂貨幣膨脹一派，其所主張較諸政府之計劃更爲極端。百分之五十九之貶價，固爲此派所不滿。而因種種關係，不得不暫取觀望態度，以俟時機。苟此數月間美國物價漸漸騰漲，則現在之幣價可以維持，膨脹亦無從鼓煽。然過去二月間，美國物價雖有增高傾向，其增高並不甚顯著。而最近紐約情報且有驟跌之傳聞。羅斯福政府既視貨幣爲提高物價之工具，若物價仍頑强不長，美政府或將迫而放棄二月來暫時穩定幣價之辦法，或再度貶低美元價格至於原價百分五十之限制。如此，則美國國內物價或尚未提高，而美元滙率將復下跌。在現在幣制下，吾人尚不敢必英法等國之肯甘於退讓，若美元法價繼續貶低，英法自不肯坐視，而必講求所以自衛之方策，則久久期待之「幣戰」或將終於一發而不可收復矣。究之今日之局面，已成爲國際經濟關係之重要關頭。此兩敗俱傷之衝突之能否避免，一視乎各國政府此後政策之推移矣。

日本聲明與世界反響（二）

記者

上月十七日日外務省之非正式聲明發表，已引起世界之極大反響。除上週所記外，本週又續有發展。日本鑒於反響之嚴重，又於二十八日聲明「十七日聲明」正式不存在。意似取消，又似修正，而又不似取消或修正，極盡模糊影響之能事。美國於二十九日對日致送備忘錄，聲明美國在國際條約上之立場，辭義極為嚴正。英國方面以為此事已告一段落，而美國方面則似視為問題之方開始也。

一、日本謂十七日聲明不存在

日本對美文書說明

東京二十八日新聯電，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於二十六日會訪晤日外相廣田，索取前外務省所發表之對華政策聲明之英文譯文，廣田乃與外務省首腦部協議結果，因該項聲明之內容，為使美國免致發生誤解，乃作製下記說明之文書，於當日午後六時派遣外務省事務官携帶赴美大使館，遞交格羅氏。該文書內容如下：（一）日本以東亞和平基礎，擔負在東亞維持和平完全責任，蓋前次之聲明，總之不過為期將日政府之政策闡明於世界。（二）中國如達成統一與繁榮，則日政府對於中國之獨立，決無意干與，惟中國之統一，應依中國自身之覺醒與努力，始能達成，非依外國之利己的榨取（三）日政府決無意圖干涉在中國之第三國權益，如第三國以中國人利益為主眼，與中國從事於通商貿易，則日政府對該第三國之活動，決予歡迎。（四）日政府對中國之機會均等門戶解放之主義，乃至現存條約，決無予以違反之意圖。（五）日政府不問其是何形式或作何巧辯，凡第三國對於東亞和平與秩序，如出以攪亂的行動時，則決斷然予以反對。（六）他國乃至國際聯盟，以榨取中國為目的，運用其政策之時代已過。（七）至對於滿洲國，今要望列強承認該國之公正自由行動，日政府對於滿洲，決無具有領土野心。（八）總之，日政府要與其他之亞洲各國，尤其是與中國，分擔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

日取消十七日聲明

東京二十八日路透電，日本現取銷四月十七日對華政策聲明中所處之立場。日本之出此，是否因此驚人之聲明，引起全世界之反動之故，今猶未悉。廣田現以為四月十七日之聲明，並未正式存在。此項聲明乃由外務省發表，而具非正式性質。廣田已以此通告外交界，並聲明日本關於遠東之政策可概括於四月二十日外務省發言人所發之第二次聲明，該聲明稱「吾人願中國之統一與繁榮，蓋知日本在輿地上所處地位，設中國統一而繁榮，則日本可獲貿易增加之利益也。惟中國之統一與繁榮，必由中國之覺悟與中國自己之努力得之」云云。聞日政府依此意旨，於星期四晚以書面答覆駐日英美大使，至於四月二十日外務省發言人第二次聲明中所稱，非其他列强自私的開拓所能得之，要知其他列强或國際運用其勢力，略取中國以自利之時代，今已過去矣之數言，未列入星期四晚書面答覆中，殆已不復概括日本政策云。

廣田英使晤談內容

東京二十八日電通社電，廣田於二十五日與駐日英大使林德賽會見時，曾互約俟英外長西門向英議會報告晤談內容時，始同時在東京公布，因之日方遂定於三十日公布，以資釋却英美及其他各國對於日方對華聲明之誤解。其晤談內容如次：(甲)英使質問：㊀日本對於九國公約適用問題之見解如何？㊁日本是否仍支持中國之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主義？㊂日本是否有阻礙各國對華通商之意？㊃日本認爲對華供給武器足擾亂東亞和平，不識究何所指？(乙)廣田答覆：㊀日外務省方面之談話，係屬非公式的，殊未料其即引起英政府之注意，惟日本現固仍支持九國公約，且毫無違反該約之意。㊁關於門戶開放問題亦然，蓋日本實屬希望中國門戶開放最切之國家也。㊂決無阻撓他國對華之公正的通商交易之意。㊃關於對華武器供給，殊難認定爲誰係擾亂東亞秩序者，且此事亦只有問諸對華供給武器者之良心而已。惟日本對此，實難採取旁觀態度云。

二、美國對日之嚴正表示

美國對日發出文告

華盛頓一日路透電，國務總理郝爾今日發表正式文告，謂駐日美大使葛雜奉國務院之訓令，於四月二十九日往見日外相廣田，並提出一文，其要旨如下：日政府近曾表示其對於日本與他國在華權利之態度，此種表示，出自負責方面，故不能忽略視之。而使美政府遵守美日兩國政府間關係中之坦然習慣者，有重行說明美國對於所涉及權益問題的地位之必要。美國對華關係亦猶美國對日及對他國關係，受一般公認的國際公法原則及美國所簽條約規定之支配。美國對華有若干權益與義務，且於中國或日本或中日兩國及若干他國締結關於遠東權益與義務之多邊條約義務，又參加世界各國幾皆加入之一個大的多邊條約，此項條約須用載明的與承認的或簽約國所議定的手續，始可合法修正之，或廢止之，美政府在其國際交際與關係中，欲適當顧慮他國之權利與義務，及合法利益，而不企望他國政府對於美國之權利與義務及合法利益不加以適當之顧慮。美國人民與美國政府之意以爲，任何一國苟未得有關係的他國之同意，不能動作，希圖在牽涉其他主權國的權利與義務及合法利益之時局中，任意武斷。美政府已置美國於善隣政策及此政策之實施中，將繼續自己並會同他國政府尋致其最好努力於此政策云。

日外務省之態度

東京一日新聯電，關於四月十七日之日外務省聲明，日政府因美政府之質問，於二十六日曾派事務官携帶該項聲明之說明文書，赴美大使館遞交葛雜，葛雜乃於當日赴外務省，訪晤廣田，提出美政府對該項聲明表示見解之備忘錄，並稱美國內亦同時發表該備忘錄之內容。日外務省以爲此乃美政府之諒解，作一方的表明，故認爲無何等加以批評之必要。

東京三日新聯電，日外務省之對華聲明問題，因依外相廣田於一日對中外闡明日本之方針結果，問題乃告一段落。惟鑑於詳細檢討三十日美國務總理郝爾所發之聲明，其中尚有未釋明之處，日外務省當局對此，頗予以甚深的考慮。此際是否再發出正式聲明，或以何種有效形式，使其得以諒解日本之立場與方針，現正由外務首腦部，就此事作愼重協議中。目下對下記意見，頗爲有力，即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所發之對華聲明，乃成爲世界輿論中心。日外務省當局以此事曾經駐日英美大使向英美兩政府傳達日政府之見解，努力一掃其誤解，同時並就日本確固的對華方針，有所表明。又一日亦曾向英美傳達廣田與林德賽、葛雜二氏會見之內容，結果英美兩國政府對此亦得諒解，於是問題乃告一段落。美政府對廣田之說明，於二十六日曾訓令葛雜，令其向日政府提出備忘錄。該項備忘錄，不過陳述美政府之一方的見解，並無要求日政府作答。日政府以爲對美方以下記

一言答之則足矣：「關於遵守中國友好的諸條約，固不待言，惟不過由其地理環境言之，日本與中國有重大關係云」。又對美方之見解，日本認爲無意外之處，故無一一加以反駁必要。日本無論如何，決依照既定方針，作爲東亞之安定力，與中國擔當維持東亞和平。一面有與美國作深切諒解必要，將本問題圓滿解決，乃在此一九三五年非常時之前最有意義。今後廣田將採何種步驟，極堪注目。

波拉贊成對日照會

華盛頓一日路透電，參議員波拉，批評國務總理郝爾之言論，謂渠與郝爾完全同意，此番言論，目前可爲關於中國門戶開放的美國政策之充分說明，將來容有他種發展，視日本有何行動而定，故希望日本可以美國發此言論之精神接受之，而尊重美國權利云。駐美日大駐齋藤，與中國公使施博士，皆未作批評云。

最初表示遠東政策

華盛頓一日新聯電，與日本對華聲明問題關聯，三十日美國務總理郝爾所發之聲明，此地美官方雖認爲並無與美國從來之友好的對日政策抵觸。惟該項聲明乃係羅斯福政府最初之表示對遠東政策，故極予以重視。又關於該項聲明之意義，美官方大體具有下記見解，該項聲明不僅包括對日本之美國政策乃含有對中國菲律濱『滿洲國』等之政策。該項聲明中雖未言及『滿洲國』然可解爲對條約之諸原則再予以確言，即成爲前國務總理斯蒂生所發各種通牒之根底，乃表堅持遵守條約義務。又菲島如完全獲得獨立成一獨立國時，無其地位如何之論議，亦以此次郝爾之聲明爲基調，基於條約上之權利而行。美政府由外交的手段，對中國亦通告美政府有主張充分遵守條約之決意。

三、西門之演說及其反響

英外相西門於四月三十日在下院演說對日問題，謂因日本對十七日聲明之聲明不存在，問題已告結束，同時演說中有「日本有爲他國所公認而爲他國所未享有之特殊利益」，引起各方面之反響，中國與美國皆不能承認此語之價值也。

西門報告對日態度

倫敦三十日路透電，今日西門在下院發表，關於四月十七日東京所發表宣言之言論時，下院議席皆滿，旁聽席亦爲一般顯要外交家及留心時局者所佔滿。英國人士對於遠東問題之大注意，可由此見之。外相首先聲稱，四月二十五日駐日英大使向日外相廣田作友好的詢問，告以在華如等權利及原則，九國公約已以極明白詞句擔保之，而日本亦爲簽訂此約者之一，英政府必須繼續享受各簽字國所共有之在華權利。不過協定所限制之權利，如銀行團協定者，或日本所有之特殊權利爲他國所承認者均除外。日方聲明中所表示之對華憂慮，不能適用于英國。英國政策既以避免擬及中國和平與完整之危險爲目的，故英政府不能承認日本有權單獨決定任何特殊舉動，如技術上與金融上襄助，可釀成此種危險云云。西門續稱，按照九國公約第一條與第七條日本有權請其他簽字國注意中國境內危及日本安全之任何行爲，此種權利已以保障給予日本，故英政府以爲日本之宣言，非志在侵略他國在華之共同權利，或破壞日本自己的條約義務。今觀日外務省廣田之答覆，可見英政府假定之不誤。日外相曾確告英大使，日本願遵守九國公約之條文，日英兩國政府政策相同。日外相結語，聲明日本繼續對於中國門戶開放之維持，予以極大之注意云。西門繼答復問話，謂日外相廣田之聲明，尚屬明瞭，英政將即此而止。英政府決計就最大之範圍，並以國際合作之精神襄之進步云。

英報紛論西門報告

倫敦五月一日電，今晨各報對西門昨日在下院發表之宣言，論調不一。「晨郵報」稱，外長不但對英國即對其他有關係列強，有顯明的勞

議。「每日前鋒報」指陳，廣田對華之要求，並未取消，且亦未修正。「新聞紀事報」更進一步，注重遠東和平之第一要素，在需要一强盛的中國。該報敦促西方列强，强烈贊助中國政府。倫敦五月一日哈瓦斯電，關於日本對華政策，經英國駐日大使林德萊向日外務省提出質詢，又經西門在下院宣佈英國態度後，倫敦報紙大半認爲滿意，惟輿論對於此事，猶有不安之象。每日電聞報載稱，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所發表之非正式宣言，縈繞於其四周者爲一神秘莫測之謎，日昨西門之宣言亦未能廓清此謎也。非徒未能廓清，且因日本無形撤回其宣言　，而東京政府所允許發表之正式解釋，又無形延緩，於是而此謎亦且愈益奥秘，令人墮入五里雲霧中矣。且撤回云者，並非糾正之謂，而其官方非正式之所聲言者，亦不能謂爲無所存在也，此所以一部份人心猶感多少不安也。新聞紀事報之言曰，日政府所給予之保證，吾人自有加以接受之必要，但如各國不乘此猶預期間，商定一種共同政策，藉使此種危險贅耗，不致再度發生，即令二次發生，而可予以迅速有效之答覆，則直等於不堪敎論耳。每日民聲報載稱，日本所給予之保證，世人雖欲加以信任，其如該國政府兩年以來言行殊不相符何云云。倫敦一日哈瓦斯電，關於日本對華政策，經英國駐東京大使林德萊向日政府提出質問，並經西門對下院宣言以後，倫敦報紙紛紛評論，泰晤士報以爲列强於此次危險避免之後，必能獲得一種敎訓。其言曰：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與日本駐美大使齋藤駐德大使永井，前後發表之宣言，足以表示日政府之意見，但未足爲正式政策之意義。自日本對英國質問提出答復之後，英政府寧願將此案宣告結束，其最小結果，可以使人滿意者，則日本政策一般趨勢，已爲世界輿論所了然是也。就日本外務省發表對華政策之宣言後，各方發生激烈惡感，日政府當知世界輿論，對於該國在中國東北區域所爲，已覺難於容受。今更欲在中國本部有所舉動，自不見容於世界。因中國政府在其本部之利益，較之東北將受害更烈，即列强在中國本部之利益，亦莫不如是。該報繼稱，英國所當爲者，乃以一切可能方法，獎勵和平保障安全，並謀經濟之發展，中國市場如能發展，則不惟中國國內受其益，即日本經際上之困難，亦可減少，而西方各國之繁榮，亦因以增進也。總之，日本政策與列强政策，再度表示相同之後，如能由此恢復信用，並使遠東各國將其預防外來威脅之力量，轉移於建設之途，則此次所受紛擾，亦未始無益矣云云。

中美兩國之不滿

當局對西門在下院所稱，日本有爲他國所公認而爲他國所未享之特殊利益　，認爲意義欠明瞭，故訓電郭泰祺公使　，向英方要求予以解釋。紐約一日路透電，紐約通報今日社論，對於西門昨在下院所發爲他國所公認而爲他國所未有之日本特殊權益一句，表示不滿，謂美國並未承認日本特殊權益。一九二二年美國務總理許士與駐美日大使埴原，曾換文取銷不幸言及此種特殊權益之藍辛石井協定，日本今後恐將覺美國爲不能坐視日本進行其新政策之唯一國家云。

英下院之兩點質問

倫敦二日哈瓦斯電，下午下院中有議員二人，以日本對華政策問題，詰問政府，一爲自由黨議員曼德，一爲保守黨議員史密斯，曼德問政府，對於日本駐日內瓦領事橫山發表之宣言，是否着重。史密斯則問政府目下日本政府是否已向英國表示，不願使軍械運往中國。西門答覆曼德，謂橫山之宣言，不過爲對報界發表之談話。對史密斯則答稱，政府尙未接得任何消息，足以證明日本政府係與史氏之解釋相符云。

四、中國方面之應付

汪外長談外交情勢

南京四月二十七日電，二十七日晨十時，汪精衛氏於政務殷繁中，在官邸接見記者，縱談外交情勢，略謂日本所發表之非正式聲明，政府

已加嚴切注意，曾兩度由外部發表聲明書，闡明我國立場。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國格，斷不容任何國家稍加損害，或以任何藉口而加以干預，政府無論如何，不能受列國間之共同束縛勢力，亦不能忍受任何單獨束縛勢力。故凡中國政府對日聲明所需要之說明　，咸盡情披露於外部之兩次聲明書中。政府覺除此嚴正之聲明而外，暫無需取何更強硬措置之必要。各國輿論對遠東事，久置淡漠，茲因日本聲明，復形熱烈，但各國政策中，除英國外，其餘猶未置喙。中國外交，正如普法戰後之法國，歐洲大戰後之德國，須歷盡艱難困苦之境。華北外交，自來稟承中央辦理，如各省之設有外交視察專員者然。遇有交涉，胥由專員請示外部辦理，故與外部直接辦理無異。平政務委員會職權，則高於外交視察專員，但黃(郛)在平時所辦對日交涉各事，咸隨時向中央請示及報告。外傳不向部報告，實非眞相。黃氏經敦挽後，辭意已打消，短時期內必可仍回北平　。日方對通車通郵事，通車較緊於通郵，但迄尙未有何決定。最後復稱，談判非甚順利，短期內可結束云。

西南政務會又發電

香港二十七日電，西南政務會二十七日用常委名義，致電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對日外務省聲明書，作嚴重表示，謂該書用意，不僅威脅中國，而在破壞遠東國際條約保證之秩序，應聲明兩點：（一）該書內容，不特侮辱中國獨立，蔑視國際條約信義，（二）其用意實施一種對華之門羅主義。末希望國聯及九國簽字國，負起條約之義務與職權，不使任何一國有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之行爲。

五、有吉將攜歸新方針歟

有吉歸日途中談話

長崎二十七日電通社電，駐華日使有吉明，已於昨日下午二時，由當地乘列車東上，該公使在車中向記者談話云：『予因自廣田外相就職後，尙未曾一度晤面，故此次特乘報告各事之便，歸國面謁　，在報告畢後，自當作種種接洽，中國對日感情，似已逐漸緩和，故本人認爲當不至依外務省之非公式聲明，而使中日感情復遭阻害。中國一部人士中，雖或有謀利用此事以遂其他策畫者，亦未可知。但我方聲明之眞意，若獲明瞭，當克使中國對日感情，速返常態也。又廣田外相之對華工作，雖有謂將遭華方一部人士之嫉視者，然其予中日兩國之利益，殊非淺鮮，故可謂爲維持東亞和平上之一大佳事。現中日間懸案，多未解決，且無論誰當交涉之衝，亦殊難望使之迎刃而解。惟各方情勢，確已逐漸好轉。而日清輪船公司長江沿岸航路經營之良好化，亦足視爲中日關係好轉之一證云。

東京二十八日新聯電，日本駐華公使有吉，在車中對出迎記者發表談話如下：『中國對日本在東亞之根本精神，最近似已諒解，觀中日關係較去年尤爲好轉。原產地表記條例問題，（按即領事對貨物簽證問題）現已圓滿解決故料中日懸案亦可望逐漸解決。惟對其具體的交涉內容，現尙非發表之時。本人此次歸國，並無特別可告之事。惟南昌會議，日本方面頗視爲問題，但此不過黃郛南下與蔣，汪等會見，乃例行之事。又依停戰協定，對解決華北懸案，目下亦在進行中。通車者乃換乘火車之謂。至於通郵，則係與『滿洲國』連絡，因其不承認『滿洲國』，由東三省之郵件，不過被徵收不足稅。日外務省之發表對華政策，頗起衝動。觀立法院方面，如孫科等對日表示强硬意見。願無論何等機關，均有反對派，例如行政院與立法院關係，宛如內閣與議會關係，對汪等在行政院所行之事，常予以爲難。中國國內現有歐美信賴派，但一面亦有悉知東亞大勢，以自己獨得之見地，謀得以遂行國策者。因此種空氣漸見濃厚，於是必能諒解日本之在東亞立場。廣東之排日，總之係與南京政府爲難　。又國聯之對華技術援助，現已實行者，並無一件。觀外國之對華援助，乃任意進行，如稍一失誤，則將成爲誘致中國之國際共管，對於合法的一切開發　，乃依國別進

行，此亦非得已。至於軍械輸入問題，觀蔣現在江西，統有四十萬雄兵，此諒亦爲國民政府之死活問題。傳稱軍械由外國輸入，確有根據，但亦不必神經過敏。總之，因鑑於中日關係，現雙方頗有理解，希望使其具體化，促進中日直接交涉』云。

日新方針直接交涉

東京二十九日電通社電，日外相廣田，擬以駐華公使有吉明氏之報告及重要建議爲基礎，而與陸軍及其他各方面協議，以期克於三星期後，即命有吉携帶關於對華新政策之訓令回任。據最近華方對日態度觀察，大體如下，(一)關於華北懸案，刻正改持作個別的解決之態度。(二)對於日方就其在東亞所負特殊責任之根本主張，依目前中國政府對於日方對華政策聲明之聲明，即不難知其在實際上已相諒解。(三)惟華方所最疑懼者，在日方是否將更進而採取侵略中國領土或獨占中國市場之政策，因之，廣田擬乘此機，懇切說明日方對華政策之眞意所在，且確信中國若能充分信賴日本，當就東亞共同問題與日本合作。故各方面均認爲廣田之新對華策逐漸實現時，中日關係即可恢復常態，而使東亞全局之前途，轉入於光明之境。東京三十日路透電，聞日外相廣田外次重光葵與有吉會商對華政策，已獲完全同意。其中要點，爲作徐步穩健的工作以增進中日兩國間之關係，國聯或第三國如參預中日間之問題，應予拒絕，因日本無意侵犯中國之獨立，而日本且願中國之統一也。並決議第三方面之一切計劃，但足妨阻中日關係恢復常態者，應予反對。中日間各種爭案之解決，應由中日直接談判以成之，此節適用於兩國間政治經濟文化關係之釐定云。東京五月一日新聯電，日本駐華公使有吉，于二十八日返抵東京，即於當日午後三時，赴外務省與外相廣田次官重光會見，以有吉之報告爲中心，就對華政策有所協議，會談約達二小時之久。對下記各點，因三者間意旨已完全趣於一致，故今後擬依此方針，發揮中日提携之眞髓，以確立中日外交之復歸常道基礎，然後對解決中日懸案一路邁進：(一)凡中日間之諸問題，依兩國直接交涉以解決之，不許國聯或第三國容喙。(二)日本對中國之獨立，決無侵略之意圖，此與從來無何等變更，乃不動之宗旨，由衷心切望中國之統一。(三)對阻害中日關係復歸常道之一切手段，決斷然予以排擊。(四)爲解決中日兩國之懸案以及調整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關係，惟有依中日之直接交涉，捨此無別法。

須磨晤汪傳達意見

南京三日新聯電，南京日總領事須磨根據日外務省訓令，特於二日訪晤汪兼外長，傳達前對華聲明之日政府立場，及日使有吉歸朝後日政府所決定之態度。又須磨氏力說下記兩點：(一)日政府爲確保東亞和平，擬急速進行解決中日兩國間之諸懸案，(二)解決中日兩國間懸案，須依中日之直接交涉，不許第三國加入。

南京方面之感覺

南京三日電，最近盛傳中日懸案，將分兩種步驟解決，一就地解決，二雙方當局直接交涉，記者詢外部負責人，據稱中日問題純屬地方性質者，未始不可由地方當局解決，但日方必須接受我方不割讓領土不損害主權之原則，至直接交涉，亦屬解決中日懸案之一法。以上係就原則而言，但目下事實上，政府並無任何決定。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八）

陳振先

（七〇）飯島之說與史記天官書

交食周期，不但見於漢書律曆志，且見於史記天官書。此層飯島教授亦知之，惟對於此事似乎發生誤解耳。教授於其所著之「書經詩經之天文曆法」一文（陳嘯仙譯載在「科學」第十三卷第一期頁一八——四四）中結尾處論詩經「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一段公案，中有云：

日本大正三年平山清次博士又作精密之研究，謂爲紀元前七七六年羅馬曆（朱利亞曆）九月六日有日蝕，其日之干支適當辛卯，再考其地域，則在中國北邊，周都不能見云。

振先按平山博士所言頗與余數年前所推得之結果相近；讀者可參看國聞周報十卷十四期拙著頁三至頁四。十四期拙著發表時，余尙未見飯島此文也。

若以此日蝕與春秋之日蝕連絡研究之，此當朱利亞曆日一四三八二三八，下去春秋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之日蝕凡三九五一二日，正當日食之顯著週期三薩羅斯之二倍（即實隔六週期）。春秋中尙有屬於此系統之日食二個：即由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之食推後六個薩羅士週期而至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之食；再由此推後三個沙羅士週期而至定公五年三月辛亥之食是也。

振先按，春秋所記日食之隔三沙羅士週期者，除飯島所言之外，尙有桓三年八月壬辰至僖五年九月戊申，更由此至宣八年十月甲子；又文十五年六月辛丑至襄十五年七月丁巳（但後者食偏北，纔見食亦微）；又成十六年六月丙寅至昭二十一年七月壬午；又成十七年十一月丁巳至昭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又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至定十二年十月丙寅；又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至定十五年八月庚辰（後者食在南方）；又昭七年四月甲辰至哀十四年五月庚申。其隔六個薩羅士週期者，除飯島所言之外，尙有隱三年二月己巳至文十五年六月辛丑；又文元年二月癸亥至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此外隔一週二週四週五週七週八週者亦色色俱備。參差至此，不似是後人逆推者；此層亦請飯島教授注意。

紀元前七七六年（即梁虞勵所謂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

食者）之日食，若知紀元前六六八年（魯莊公二十六年）五五九年（襄公十四年）五〇五年（定公五年）三食中之任何一食，則易據薩羅斯二百二十三個月交食週期以算出矣。其在周都，是否可見，可視作此時未曾深加注意者。予以為詩經之日食與春秋之日食為以同法推定者，其詩之後段，又明言其有月食週期之智識；詩文云：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史記天官書述月食週期之後，有云：

「故月食常也；日食為不臧。」

兩相參考，益足證明（其實是反證）前者（飯島似指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數語言）之推定矣。

飯島氏似以「常」字作「出現有恒律，有定時」解，而以太史公所述之交食週期及其按語為證佐；吾頗服其細心妙手，讀書特具眼光。而惜乎其於日月食之事理與太史公所述之交食週期似未十分了解也。玆將今本史記天官書此段照錄於左：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日蝕國君（當之），月蝕將相當之。

以上乃係史公所述漢人所知之交食週期中日月食（不分開計）次數（但同月有日月食及前月月食後月日食者，似不分開說）及其相隔月數；惟事關天學，且文中之字間有脫漏及上下顛倒之處，遂令後世學者茫然不知所謂耳。夫所謂交食週期者有兩意義：一指一周期中所有之日月食及其各各見食之狀態，（通常從地球立足點言，故各周之出入較小。若從某一地點言，則各期頗多出入與缺漏，即古人所謂當食而不食者）與其相隔之月數及日數。一指一周滿後則第二周第三周以至若干周止，各日月食又自頭至尾差不多照樣重演一回；但一周一周的重演下去，各日月食將漸向北移或漸向南移；初時由無而有，由小而大；其後則由大而小，由有而無；比如某年某月望月食，由此向後推一周期，則凡望在夜間的地方是夜當見有差不多同樣的月食；若某年某月朔日食，由此向後推一周期（若指一定地點及二百二十三個月周期言，則向後推三周期較有把握；然天運參伍錯綜，因節令有分至之不同，合朔有晨午夕之不同，交點有北上交與南下交之不同，即使合朔在晝，見食大小，甚至見食與否，亦無十分的把握，須用頗繁複的算法而後能知之，此則非外行者所能辦矣）則是日地球上有差不多同樣的日食，惟同一地點能否前後兩次皆見食，及見食大小是否相近，則視乎所用為何種周期及其他情形而異矣。上錄史記天官書之文，首六句指上述

第一種意義言，即指一周期中日月食次數（但同月兼有日月食及前月月食後月日食者，似祇算一個）及其相隔之月數；第七句謂周而復始者乃指第二種意義言。

吾今乃可以一論上述飯島教授之說矣。飯島氏於上文先言日食周期。及其引史文以解詩經「彼月而食則維其常」等數語時，則又拘牽於史文「月食始日」四字，望文生義，謂史文指「月蝕週期」。此等望文生義的解釋，殊不可靠。吾不知飯島氏是否誤認日食週期與月食週期爲判然二物。在氏於天學研究有素，諒不至是；然氏既知月食週期亦即日食週期矣，是作天官書之太史公既有月食週期之知識，自亦有日食週期之知識，何以謂其知月食爲天運之常而獨不知日食爲天運之常乎？且史公於下文明言「日蝕國君（當之），月蝕將相當之。」是史公之意(但史公的見解不一定就能代表作「十月」篇之詩人的見解）不過謂月食應在將相，尚是尋常之災；惟日食應在元首，乃眞大事耳。

且飯島教授果以爲史記天官書所言者爲何種交食週期乎？吾請敬告教授曰：史公所言者非單指月食的週期言，更非指Chaldeans 人的Saros薩羅斯交食週期言，乃指漢太初以前中國人所自行發明的一百三十五個月日月食合計的週期言。此等事非可以空言武斷，請舉七事，以證吾說，即以就正於新城飯島兩先生及國內外學者。

一、史記天官書此段末三句，照尋常文理，應讀作「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但一百一十三個月並非日月食週期。因九個半「交食年」（太陽由黃白道二交切點之一東行復回至此點之期間爲一「交食年」）得3292·89029日，而一百一十三個月得3336·95647日，已超過九個半交食年四十四日，出食限久矣，斷無是交食週期之理，其證一。

二，天官書此段言：「月食始日，五月者六（謂隔五個月而後有食者一連六次）六月者五（謂隔六個月而後食者一連五次）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即此已達一百二十一個月之數；故下句不得有「百一十三月而復始」之文，顯是原文錯誤。此層司馬貞史記索隱亦曾言之。其證二。

三，若將天官書此段末三句讀作「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句)，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姑無論「而五月者」句不成文理；且五百一十三個月得15149·191736日，超過四十三個半交食年之15077·971348日者七十一日有奇，已出食限更久，更無作日月食週期之理。其證三。

四，史記天官書所述隔五月而食者一連六次，隔六月而食者一連五次，隔五月而食者又一連六次云云，並非如飯島所言

指「月食週期」言。因月食（指月球全部或一部投入地球黑影錐言。若月體入地球外邊淡影，人不之覺，不在此處所言月食範圍之內）有終年不食者，如民四·民十一·民十五·民十八·民二十二等年是；有一年祇食一次者，如民七民八等年是；至少亦相隔六個月。若隔五個月而月食，則民國以來尚未一見其例。緣太陽由黃白道兩交點之一行至其他交點，平均需時一七三·三一日，而五個月平均祇得一四七·六五二九四日，相差二十五日有奇；就令中分此數，每頭亦去交將十三日，約等於月食之大極限也。故一連六次隔五個月而月食，三十個月內而月食六次，乃屬必無之事。飯島謂「史記天官書述月食週期」，蓋未之思耳。史記天官書非單指月食言，其證四。

五、以上猶是消極的反面的證據耳；茲請言正面的證據。天官書所言「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者復六……」等語，一不是指由月食數至月食言；（因月食最快亦相距六個月，無一連幾次隔五月而一食者）二不是指由日食數至日食言；（因日食斷無一連五六次隔五月而一食之理；其中必間以連月日食。若謂同一地點不能見比月而食，則又變爲隔六月而一食。一連五六次皆隔五月而日食一次，爲事勢之所不能）三不是指由月食數至日食言，亦不是由日食數至月食言；（因此等不是隔半個月便是隔五個半月；斷無隔五個整月或六個整月之理；一連五六次如此，更不消說）而是指交食節令（即Newcomb氏之所謂eclipse scasons）之相隔月數言。交食節令，一年共有兩次，每次爲期約一個月，即太陽由任一黃白交切點之西十餘度行至此點之東十餘度之期間是也。在每一交食時節中，或有一次日食一次月食；或有兩次日食，中間夾一月食；然至少亦食一次，而此食必是日食。

關於天官書此段所論交食，俱從全球觀點立言。古人雖不知有地球，然其推算交食季節時，雖有時不得見之日月食亦算在內，所謂「依術當食而不食」者是也；此則與從全球觀點立言相近。

且天官書此段計算月數，由本月望至下月朔，爲時雖僅半月，因月名已易，亦作一整月計；惟由本月朔至同月望，則因月名未易，故略而不計。依上文所述之意義，余以爲天官書此段首句「月食始日」句乃「日食月始」之誤，謂遇交食時節最後之食爲日食時，即以此日食所在之月朔爲起算點。蓋必從此等日食起算，然後下文第一句「五月者六」一語乃屬可能；若從月食起計，則距下次日食五個半月，以月次計，須向下數六個月始遇交食，「五月者一」且不可能，遑論「五月者六」乎？故知天官書所言乃從交食時節最末後之日食

起計，不容有他種解法也。例如民國四年陰曆乙卯歲七月甲戌朔日食(此條所引日月食實例，不問中國見與不見；下仿此)下去十二月十六日丙辰望月食，爲期雖五個半月；然以月次計，仍作相隔五個月。又從下年丙辰歲正月庚午朔日食(交食時節之末一食)下至六月十六日癸丑望月食，(交食時節頭一個食)仍算相隔五個月。又從七月戊辰朔日食(交食時節之末一食)下至十二月丙申朔日食(交食時節之首食)，恰相隔五個月。又從下年丁巳歲正月乙丑朔日食(交食時節之末一食)下至五月壬辰朔日食(交食時節之首食)連閏二月恰經五個月。又從六月壬戌朔日食(交食時節之末食)下至十一月庚寅朔日食(交食節頭一食)亦恰經五個月。以上五次皆從日食起計爲近年交食時節相隔五個月一連五次之實例，即史文之「五月者五」是也。此下從十二月十五日甲辰望月食(交食時節最末尾之月食)下至民國八年已未歲五月辛巳朔之日食，(交食時節祇此一食)則是一連三次交食時節相隔六個月之實例，若照史記天官書的說法，便是「六月者三」；惟此處所宜注意者，即凡從月食起計者不得祇隔五個月，安得如史文所述之「五月者六」乎？飯島教授依今本史記「月食始日」四字字面立論，對於下句「五月者六」四字不求甚解，安得不走入歧途？天官書「月食始日」句應作「日食月始」。其證五。

六，天官書此段尾處「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等字句，似是「而五月者五，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之誤，初寫時誤將「一三五」月之「五」上下顛倒，誤作「五一三」月，寫作「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後人又見「而五月者五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等字句有兩「五」字相連，以此兩「五」字中之一爲衍文而删去之，或又加一「凡」字於「五」字之上，而成今本「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之文。今本若讀「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爲一句，則上文「而五月者」四字不能成句，更談不到文理。若將「凡五」二字屬上句，而成「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之文；姑無論如此重要數目，「百」字上不列數字，恐非太史公原稿；且上文「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數句都不用「凡」，何獨至於第五句而忽「凡」之？且依如此讀法，末句無「凡」字，無害於文氣，亦足爲余『原文無「凡」字』之說之傍證。司馬貞史記索隱以漢志證史文之有「傳寫錯謬」，亦可見先儒對此之意見矣。其證六。

七，添字解書與易字解書，除是有充分的理由與證據，是不可行的。上述的理由與證據已經夠充足的了。茲再舉一正面的證據 Positive evidence 以證天官書確是指一百三十五個月

間各交食時節的相隔月數：

從宣統三年辛亥歲九月乙丑朔之日環食，（此處所述日月食，但指地球見食言，不問中國見食與否）向後數一百三十五個月而至民國十一年壬戌歲八月壬辰朔之日全食，為期一百三十五個月，頭尾共包日月食共四十四次；除去首或尾一個不應計外，此交食週期實有日月食共四十三次；其中日食二十六次，月食十七次。再從民國十一年壬戌歲八月壬辰朔之日全食向後推一百三十五個月而至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歲七月己未朔之日環食，為期一百三十五個月；除去最末之日食應歸入下期算外，此交食週期實有日月食共四十二次；其中日食廿六次，月食十六次。此兩交食週期之日月食次數幾完全相同；日月食之種類亦大致相近。如日全食與日環食本性質相近，因日月之遠近略異而前之全食者後或變為環食，前之環食者後或變為全食；又前之甚大偏食後或升而為全食或環食，前之全食或環食後或降而為偏食；又前之甚小偏食者後或完全不見；前之完全不見者後或開始偏食；致日月食之次數微有增減，種類亦微有變遷。因日月食與交點之關係，每週比上週東移半周又半度，而且天運複雜，各週之情形略有不同；各週日月食之微有參差，不能完全相同，其故在此；然讀者若將後表底欄第二週之日月食與頂欄第一週之日月食各各相比，則其相似之處甚顯然，而不啻替太史公「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一語作活註解矣。

一三五月交食週期中各交食時節相隔月數表

第一交食週期	第二交食週期
宣統三年辛亥歲九月乙丑朔日環食	民國十一年壬戌歲八月壬辰朔日全食
前後兩交食時節相隔五個月	相隔五個月
民國元年壬子歲二月戊申望月偏食	民國十二年癸亥歲正月乙亥望月偏食
三月癸亥朔日全環食	二月己丑朔日環食
相隔五個月	相隔五個月
八月乙巳望月偏食	七月辛未望月偏食
九月己未朔日全食	八月丁亥朔日全食
相隔五個月	相隔五個月
民國二年癸丑歲二月壬寅望月全食	民國十三年甲子歲正月己巳望月全食
三月戊午朔日偏食	二月癸未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相隔五個月
八月乙酉朔日偏食	七月壬子朔日偏食
八月己亥望月全食	七月丙寅望月全食
九月甲寅朔日偏食	八月辛巳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相隔五個月
民國三年甲寅歲二月壬午朔日環食	民國十四年乙丑歲正月戊申朔日全食
以上相隔五個月者一連五次。	以上相隔五個月者一連五次。
二月丁酉望月偏食	正月甲子望月偏食
連閏隔六個月	連閏隔六個月
七月己卯朔日全食	六月丙午朔日環食
七月癸巳望月偏食	六月庚申望月偏食

相隔六個月
民國四年乙卯歲正月丙子朔日環食
相隔六個月，以上共一連三次。
七月甲戌朔日環食
相隔五個月
十二月丙辰望月偏食
民國五年丙辰歲正月庚午朔日全食
相隔五個月
六月癸丑望月偏食
七月戊辰朔日環食
相隔五個月
十二月丙申朔日偏食
十二月庚戌望月全食
民國六年丁巳歲正月乙丑朔日偏食
連閏隔五個月
五月壬辰朔日偏食
五月戊申望月全食
六月壬戌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十一月庚寅朔日環食
以上相隔五個月者一連五次。
十一月甲辰望月全食
相隔六個月
民國七年戊午歲五月丁亥朔日全食
五月壬寅望月偏食
相隔六個月

相隔六個月
十二月癸卯朔日全食
相隔六個月
民國十五年丙寅歲六月庚子朔日環食
相隔六個月，以上共一連四次。
（無月食）
十二月戊戌朔日環食
相隔五個月
民國十六年丁卯歲五月庚辰望月全食
六月甲午朔日全食
相隔五個月
（無日食）
十一月丁丑望月全食
十二月壬辰朔日偏食
連閏隔五個月
民國十七年戊辰歲四月己未朔日全食
四月甲戌望月全食
五月己丑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十月丙辰朔日偏食
以上相隔五個月者一連四次。
十月辛未望月全食
相隔六個月
民國十八年己巳歲四月甲寅朔日全食
（無月食）
相隔六個月，以上共一連二次。

十一月甲申朔日環食
相隔六個月，以上共一連三次。
（無月食）
民國八年己未歲五月辛巳朔日全食
連閏隔五個月
九月甲子望月偏食
十月戊寅朔日環食
相隔五個月
民國九年庚申歲三月辛酉望月全食
四月丙子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無日食）
九月戊午望月全食
十月壬申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民國十年辛酉歲三月辛丑朔日環食
以上相隔五個月者一連四次。
三月乙卯望月全食
相隔六個月
九月丁酉朔日全食
九月癸丑望月偏食
相隔六個月
民國十一年壬戌歲三月乙未朔日環食
連閏隔六個月
八月壬辰朔日全食
以上相隔六個月者一連三次。

十月庚戌朔日環食
相隔五個月
民國十九年庚午歲三月癸巳望月偏食
四月己酉朔日環全食
連閏隔五個月
八月辛卯望月偏食
九月乙巳朔日全食
相隔五個月
民國二十年辛未歲二月戊子望月全食
三月癸卯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八月庚午朔日偏食
八月乙酉望月全食
九月己亥朔日偏食
相隔五個月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歲二月丁卯朔日環食
以上相隔五個月者一連五次。
二月壬午望月偏食
相隔六個月
八月乙丑朔日全食
八月己卯望月偏食
相隔六個月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歲二月辛酉朔日環食
連閏隔六個月
七月乙未朔日環食
以上相隔六個月者一連三次。

連閏一百三十五個月，大率差一個月始到十二年；故第二週有食之月比上週提早一月。

附註

閱右表頂欄，知第一個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中各交食時節間相隔五個月者五次，隔六個月者三次，隔五個月者五次，隔六個月者三次，隔五個月者四次，隔六個月者三次。用太史公史記天官書的句語，便是：

從日食之月始：五月者五(次)，六月者三(次)，五月復五(次)，六月復三(次)，五月者四(次)，六月復三(次)。(共相隔二十三次，爲月一百二十四)歷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

用同樣的句語，則右表底欄第二次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之交食時節相隔月數如左文：

從日食之月始：五月者五(次)，六月者四(次)，五月者四(次)，六月者二(次)，五月者五(次)，六月者三(次)。(共相隔二十三次，爲月一百二十四)歷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

再看史記天官書之文：

從日食之月始：(首句乃余修正之文，亦理所當然)五月者六(次)，六月者五(次)，五月復六(次)，六月者一(次)，五月者五(次)。(共相隔二十三次，爲月一百二十一)歷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末句亦余修正之文，亦是理所當然)

觀今本史記天官書原文，知原述一交食週期中各交食時節間相隔五六個月者共二十一次，與上表前後兩個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之實在次數完全相同。即相隔之總月數亦僅差三個月，蓋由於隔五個月者稍多隔六個月者稍少之故。讀者若將前表上下兩欄日月食各各比較，當知前後週之日月食雖大致相近，仍不能無多少之差。況太史公所指之週期，與前表兩週期較，又非若連續兩週期之比；而漢初對於交食之知識，又未可以今時知識律之；故天官書此段所言與天象之密近，毋寧令吾人驚歎古人觀察之精細。至太史公所言者是否指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言，則前述證據已會替自己說話，而無俟余之贅一辭矣。

先儒之疑天官書此段有訛誤者，爲作史記索隱之唐司馬貞。其論此段云：

「始日」，謂曆始起之日也。依此文計，唯有一百二十一月，與原數(似指「五百一十三月」言)甚爲懸校。既無太初曆術，不可得而推定。今以漢志三統曆法計，則五月者七，六月者一，又五月者一，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耳。或術家各異，或傳寫

錯謬，故此不同；無以明知也。

司馬氏蓋曾精心研討欲圖解答史文之究何所指者；惟其用漢書三統曆法所推之數，（但不知今本有無誤字）則推得各交食時節間相隔共僅十五次（實應二十三次），為月僅八十一（實應一百二十四月），去實數遠甚，遠不及太史公所言之準確，頗屬奇事。故司馬貞對於史文之是否錯誤，不敢遽加定論。然此事司馬氏已開其端，余上文之所考定，亦不過竟先儒未竟之功耳。

既證明史記天官書之所言，乃指吾國天文曆算家所自行發明之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不是什麼西來的「薩羅士」二百二十三個月交食週期）與漢志所言之「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月)」同；吾今乃可以評論飯島教授之說矣。飯島氏見春秋所書魯定公五年之日食，後於襄公十四年之日食恰三個薩羅士週期；而襄十四年之食又後於莊公二十六年之食恰六個薩羅士週期；而莊二十六年之食又後於梁虞劆等所推定之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之日食恰六個沙羅士週期；因一口咬定詩經春秋所記之日食乃後人用薩羅士二百二十三個月交食週期所逆推而得者，並非古時實錄。又一口咬定此薩羅士週期的知識乃於西紀元前約三百年或其後始由西方傳入中國者，故詩經春秋之編纂，至早亦在西紀元前約三百年即戰國末期云云。此說若確，是詩經春秋多有後人偽作，而戰國以後文化頗多來自西方。此兩大爭點皆基於薩羅士週期知識之曾經中國先秦學者普遍利用之一假設，有如人欲建築兩座層樓傑閣，以此為基。國人間或震於其圖案之新穎，規模之宏偉，頗有附和其說者；庸詎知此所謂薩羅士二百二十三個月週期的知識，在我國古籍上完全無稽；而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的知識，一見於史記天官書，再見於前漢書律曆志，又皆條理畢具，證據確鑿；譬彼柏舟，堅緻牢實，顛撲不磨。以此例彼，益足見薩羅士週期說為無稽之談；而「詩經春秋後作，中國文化西來」諸說，其根據乃不過如是。

飯島氏援引「周幽王六年」魯莊公二十六年襄公十四年定公五年諸日食為其「逆推」說之依據，乃全按每次上推三個薩羅士週期或其倍數為逆推的定則。今姑勿論飯島氏引史記天官書以證(?)此說，謂「兩相參考，益足證明(?)前者（詩小雅十月篇十月辛卯朔日食）之推定」乃飯島氏錯認對頭為好幫手。姑為討論之便，暫依飯島之說，假定紀元前約三百年時薩羅氏週期的知識由希臘傳入中國，飯島氏逆推春秋詩經日食之說亦不能成立，何也？凡日食之食近黃白道北上交者，從北極附近最初次見小偏食起，至南極附近末次見小偏食止；或食近南下交者，從南極附近最初次見小偏食起，至

北極附近最末次見小偏食止；自頭至尾，全球大率不過見日食六十餘週而止。若在我國而論，所能見食者　，自初次見食，以至末次見食，相隔約十過二十餘薩羅士週期。凡用交食週期粗推日食者，多是從見食甚大曾歷數期而多有驗的日食，向上溯或向下推。此等日食，總是在當地所能見的日食過統中近中部的日食；故上溯或下推範圍，率不過十餘週而止、過遠則無效。其因食在夜間，或雖合朔在晝，而因赤白道傾斜之故，雖緯度相同之地，而因合朔有早午晚之分，仍有見與不見者，尙不能免焉。今春秋魯隱公三年之日食，下至紀元前二八八年，已歷薩羅士週期二十四週，紀元前二八八年時已出食限久矣，案得見有日食？更憑何日食而上推至魯隱公三年？甚矣用沙羅士週期上推春秋日食說之不能通也。故謂魯隱公時人用沙羅士周期下推戰國末期紀元前二八八年日食而致誤，則尙有些少情理之可言。若謂紀元前二八八年時之人憑沙羅士週期上推魯隱公三年之日食，則紀元前二八八年時，魯隱三年之日食系統早絕，當時已不復見此系統的日食，扳龍髯而莫及，溯秋水而無從，（其實差不多等於上溯天河）吾不知此所謂紀元前三百年之西學門徒憑何綫索而夢想得魯隱公三年二月（應作三月）己巳之日食也。不但此也」（春秋所記日食三十餘條），除兩次既朔而食以是由設置月食週期說」節等論之。二十三，四，二十五。（未完）

晝，及昭十七年之食年月日或有誤外，餘無差一日或食在夜間者。使由數百年後憑交食週期逆推春秋日食，則因月行有盈縮之故，此等錯誤必不能免。今春秋無是，亦足爲春秋日食乃當時實錄之有力證據。

今更依飯島所言之日食系統言：由魯定公五年之食，下推九個沙羅士週期而至紀元前三四三年朱利亞曆五月二十四日己亥朔（朱利亞積日一五九六二八六），再推下三個沙羅士週期而至紀元前二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乙卯朔（朱利亞積日數爲一六一六〇四二），再推下三週期而至紀元前二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朱利亞日數爲一六三五七九八）辛未朔，此即飯島氏所謂西法傳入中國之西紀元前三百年前後之日食週期也，而皆合朔在日出前數小時，何能有日食？更何能憑所見之日食以逆推定公五年之食，更上推「周幽王六年」之食乎？詩經春秋所記日食由於逆推說之不可信者又其一。

總之飯島敎授因見春秋所記之日食與Chaldeans人所發明之薩羅士日月食周期相符；又不悟此乃當然之理，以爲必是由於用薩羅士週期逆推；又知沙羅士週期發見於西方；又不肯信中國人亦會發明交食週期；故有中國天文曆法傳自西方，詩經春秋由於後作之說；而不自知其說之根據脆薄至於如此也。關於最後一點，吾將於下期本文「中國人就不會發明日

廣西之民團及其意義(續)

王恒

(五)民團與行政組織之改革

以上是說明辦民團，與政治權力本體的改革 ，即是辦民團之第一目的，是要將國家整個的權力，移植于能生產，能自衛的農民身上 。 換言之，即是不要將他——政權——常常拿在軍閥，官僚，買辦，地主或稱爲所謂黨員者的手中。此外尙有行政的機構，亦不可不力加改造。而且這個『權力行使』的改造，是與上述的『權力本體』的改造，有密切的相互之關係。第四集團軍白(崇禧)副總司令，在軍校的紀念週(二三，一，八，)曾說過下面的一段話：

中國政治之所以不能改善『……一面固由於教育不普及，封建思想，未能剷除。而另一方面，也因爲當局祇顧上層，而不顧下層組織的關係。如中央政府，由政治委員會，以至五院十部 ， 居然有幾十個機關。在各省也有省府，民，財，建，教，以及商農各廳。眞是疊床架屋，崇墉櫛比。而下層的組織，則只有一個縣府。在縣府以下的情況如何，則一槪置諸不理。於是任由一般老朽昏庸，無知無識的區，鄉長，陳陳相因，有名無實的橫梗着。于是上級政府所有的公文，只能够到縣，而縣府亦不得不以『等因奉此，合行轉達，』八個字的官樣文章，作爲敷衍了事了。在從前，我曾經說過，舉凡政治的組織，總應當像寶塔的豎立一樣， 下層的基本愈堅， 則上層的建設才能够永久。如祇單是上中層龐大，則上重下輕，成爲寶塔的倒置之形勢，則未有不崩潰倒塌的。所以行政的組織不良，必然無從接近民衆，下層的基本不固， 必無從豎立民主之勢力。政治的組織如此， 則黨的內容，當然也是一樣。所以一直由中央黨部，以至區黨部，區分部，也都只是一種名義上的東西。黨員與民衆，仍是毫無關係。無怪乎十數年來，都還是，政府自政府，黨自黨，而民衆自民衆了。……』

所以我常說，中國多數革命人物，只想奪取政權，總不想于政權奪取到手之後，用一種實際的作法， 將權力移到下級人民身上。 至多也不過是，將自己的徒子徒孫，直接間接的，布置在所謂省黨部，市黨部，縣黨部，區黨部，區分部，以爲個人的鷹犬爪牙。這樣一來，人民不但不能取得政權，反使貪官，汚吏，土豪，劣紳，剝削人民，更加有力，更加多得機會。近年的農村崩潰，除世界經濟原因而外，這班人是加了很大的助力的。這樣黨的活動，與軍閥，官僚土劣並行不悖，還那裏會分權到民衆。他們之不肯分權民衆，正猶之豺虎不能分肉到羣羊一般。到了政局一旦動搖，則又有人昌言歸政于人民。試問一盤散沙的人民，又用甚麼方法，來接受政權？所以鬧來鬧去，政權總是在少數人的手上。一到強敵侵入，則數省的河山，數千萬的同胞，眼巴巴的看着他淪于異族。此等組織，若不

痛加改革，則整個的中國，非亡於這個革命的政府不可。

廣西辦民團，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要將數千年倒立的金字塔，再將他倒轉一下。現在已將省政府，歸併四廳，合署辦公。裁減職員，發號施令，皆由主席一人代表。將上層組織，極力縮小，同時即將下層組織擴大，而最重要的就是最下層的村公所組織，這已經在第一章第五節說過了，此處不再重複。

四、政府行動與社會輿論之關係

最後，在中國現勢之下，有一事應當注意，且應視為重大問題的，就是關于實際救國的行動，與指導救國的理論，有甚麼方法可以使他發生密接之關係。——無論為贊成的關係，反對的關係。

在我的意思，談到救國的理論，總不能不求之於在客觀上可視為輿論者。輿論的界說，雖不易確立，——在中國尤甚——然而果真就事實上隨時檢査，例于上海出版的東方雜誌，新中華，華年週刊，天津出版的國聞週報（大公報的論文，多轉載于此報中）作者的見聞狹隘，雖只常看這幾種，然以為總不能不認他是輿論的代表，因為他們有下列幾個特點：

一、定期出版，按照出版法而發行的。

二、至少在形式上與任何政治機關任何要人無直接關係。

三、發行的數量很大。

依據上述三個理由，我將他們來代表中國輿論，似不為過。此外據我所看到各報所登的廣告，在現行其他刊物當中，所標出來的作家，也依然是這些署名的人物。

再就這幾種刊物檢査其內容，（以民國二十二年的為限）東方雜誌是注重國際的政治經濟理論的，涉及本國政治經濟者，亦間有之。如千家駒先生之批評近兩年度財政，（三十卷四號）陳醉雲先生之復興中國農村政策，（三十卷十三號）朱偰先生之敘述農村沒落（三十卷二十二號）等篇，雖針對本國社會現象下批評，然都不肯提出任何政治上的主張。

再看新中華，比較多涉及政治經濟問題 。如魏頌唐先生之論財政，（一卷三期）周憲文先生之論穀賤，（同期）千家駒先生之論農村經濟，（一卷八期）董汝舟先生之論農民離村，（一卷九期）都很與中國政治經濟有關係。尤其是劉夢飛先生論中國現階段，（一卷十七期前後）更與中國政治經濟現狀，關係密切。至於比較的更令我感到激刺的是任伯明先生的中國農村救濟的根本問題一篇，（一卷十四期），因為他在結論上，提出了政治的主張。——雖然不甚具體。

再看國聞週報，是注全力於事實之記載，而又于記載中，寓批評之精神的。政之先生，是記載兼批評的聖手。前溪先生，對於中國經濟實體極有研究。很敬伯先生之論財政，可謂鍼鍼見血。尤其是盛祖康先生之論南京政府之經濟基礎，令人感受極大之刺激。但是也少見提及經濟政治上之積極的主張。

華年週刊雖是一小刊物，而辦得極有精神，發行也很廣。自生活停刊後，他應當更加普遍。平常似乎不大肯談政治。但是作局部的小批評，則毫不客氣。最近三卷二期刊了吳耀宗先生的『中國危機與國際形勢』一文，是演稿的縮寫。結果卻說了國民要自己預備『政治勢力』，還是很可注意的。

以上所舉四種刊物，當然不能包括全國的輿論。然至少總可以代表一大部分的輿論。惟其中有兩個共通點，是很值得注意的。即一面對于政府的行動，多帶消極反對的色彩，另一面，又不便作政治經濟上的積極主張。我想在今日這樣一個垂亡的中國，社會的輿論，對于政府的行動，始終持這樣的一種態度，民族的前途，是如何的危險？似乎每一個國民，都應當有深刻的認識。

中國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爲農民——愈到內地，成分愈大——農村日日破產，外國剩餘無用的農產品，到反要利用中國無關稅牆壁，日日向中國傾銷。輿論只是消極反對，反對又有何益？我以爲積極的救國，應當用一種輿論，對于中國農民死活的要求，以此爲中心而切實的結合起來，使他的內容，爲政治經濟行動的具體化。其目的有二。即(一)在于使中國共產黨，不能在農村發生。(二)規定一種普遍的農村自衞自信的計劃，以求脫離帝國主義之經濟支配。用這個具體化的計劃造成輿論，以爲政府行動之張本。中央不能行，則求之地方。這就是中國政治經濟的言行合一的推進。本乎此動機而將他展開，『廣西的民團及其意義』，庶幾近之。

中國社會經濟的現階段，誠不易用簡單的條件，爲絕對的把握，誠如新中華一卷二十三期陶直夫先生所云：依我一個人的見解——或者也是多數人的見解——即令所謂現階段無從把握，而救國的改革大計依然不能不樹立起來。因爲現階段之是否能把握，只是學術之精粗問題，而改革的大計之有無，則是民族的存亡問題 。這一點似乎有許多作家都已經看出來了，不過至今還是很少人提出具體的方案來。

今日的中國，在國際政治上說，依然是一獨立國，所以在形式上——法律的——依然有他自動的餘地。然而就世界經濟來說，則任何學者，皆視爲帝國主義之公共的附庸。這，已經是一般公認的。更除去外延，專就國內來看，中央權力既不能完全統制地方，而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又不能用一種有効之法律——憲法—— 規定彼此權力行使之正常關係。(現在所謂議憲，似乎已經很少人注意。) 因之國民與國民間之經濟關係，只有搾克與被搾克，榨取與被榨取，攘奪與被攘奪，而不能實行依法之統制。終於中國的腐舊農業之一線新生機，亦必立於外部帝國主義的資本伸展力，與內部封建殘餘的支配力的協同夾攻之下， 與中國民族以俱亡。 最近日本早大教授靑柳篤恒氏在六十八卷四號的外交時報上，刋一文，題曰『支那財政之窮乏與日支關係』 ，就已經代我們下了這個可怕的判决案。

於是便有人，以爲欲行經濟統制，必先之以政治統一。依我個人的見解，這到不是『應當統一』，與不應當統一』的問題，而是『統一之可能與否』的問題。我所要求于論壇諸公之注意的有兩點，即(一)交通有如今日中國之不便，(二)東南與西北，沿海與內地，又西北奥區 ， 經濟力之相差，如此其遠，又何能驟求澈底之統一。更從社會大勢之變遷來看，民治思潮發展之迅速，實遠過于交通經濟之發展者十倍。在此極端矛盾的現象之下，而輕言統一 ，我以爲是很錯誤的。錯誤的最大原因，就是一二個政治上得勢的英雄，雖然熱心統一，而無奈終不合于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社會勢力之實際要求條件？所以現在的輿論界 ，似乎已經有了一種新態度 ，將四五年前的無分析以及非經濟邏輯的『統一論』，漸漸拋棄了。(關於這一點，可以參看新中華二卷一號程瑞霖先生的『中國政治之過去與今後』一文)

我的見解， 以爲在這種重重失敗 ，以至趨于旦夕可亡的中國現勢之下，非在國內又民族的本身，找出一種新的『動力』(耶納洛甚) 來不可。這新動力應當以占百之八十之農民爲本位。在農民的本身上，能發展自衞力以救弱。能發展生產力以救貧。自己教育自己以救愚。自己組織自己，

以變革前此如一盤散沙之漫無紀律與系統。這一種關于實際經營之理論，就是民團救國論。

形成中國今日之險象，其重要淵源，恐任何人不能不認定是來自資本帝國主義。一般學者中，眞能解釋帝國主義的，自然要推馬克思。眞能紹述馬克思的論旨而見諸實行的，恐怕不能不推列寧。這似乎已是公認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最後一章，說明體系殖民地與非體系殖民地，其中的分析與斷案，即不啻代今日之半殖民地的中國，切實指陳其利害。列寧所著『十九世紀俄羅斯之農業問題』(日譯列寧選集二/二一六三葉)便指摘俄國當時學者，專講農業技術之日常生活方面，而忘却了政治經濟的方面，所以不能改決農民問題。現在中國言論界，似乎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年來不少關于農村救濟之論著，如救治水災，減輕賦稅，指斥高利貸，乃至積極的築渠，農村放欵(有效的如華洋義賑會)乃至前年的定縣實驗，現在的鄒縣的村治學院，甚至涉及財政，涉及(棉麥)借欵，涉及一般國民經濟，及政府財政的批評。題目雖有許多不是技術的。然理論的精神上，總脫離不了列寧所謂『技術』的窠臼。而未能把捉中國政治經濟的全部面，而提出切要的辦法。

廣西在中國國民經濟上，只可稱爲帝國主義榨取之末梢。(即可有可無之意)其僻地如猺山及左古江，亦可視爲中國民族經濟進化史上之末梢。(于中央財政無重大關係。)而在梧州，則去帝國主義之香港，不過一衣帶水，充滿了資本主義之現象。故就一整個的廣西國民經濟，而捕其所謂現階段，是顯然的不可能。然革命的權力之統一，與對于人民之眞能令行禁止，則恐爲任何一省所不及。當局少數領袖，頗具所謂普羅勒達利亞之無產者精神。以此精神，與一千二百萬的農民同盟，即今日廣西所以建立民團政治之根本思想。

總而言之，每一個社會，無論直接間接，只要有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二者的經濟關係存在以上，則任何農村都不僅是化分問題，乃是一個[illegible]的破壞，破壞到底的，只有時間遲早而勢在必然的命運。這是列寧代我們肯定下來的眞理，(見日譯列寧選集二/二二四九葉。)也是近數十年來經驗而不變的事實教訓。我們中國，除了農村，便可以說再不會有國家與國民之存在，所以這是大家應該起來從思想上去一致努力的。

所以我的最大希望，是造成一種能照顧全中國經濟現狀，和實際行動的體系理論。然後再將這種理論，使他輿論化，並且眞正的民衆化，去指導，或監督政府之主要的行動。能見諸中央固好，即不得已，而能見諸地方，也不至使我們對前途絕望。

本來，健全的社會科學理論，是應該根據精密的統計的。然而若說沒有統計，便不應該有健全的理論，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知道，各國資本主義的政府，便不願意爲勞動者，造成精密的統計。更無法爲我們半殖民地造有利於我們的統計。換過來，我們一味盲從一些不有理的統計，來作理論的根據，也很危險。(記得劉夢飛先生，對於民十六武漢政府的統計，就表示不相信，不過，却不是帝國主義的。)倒不如先依大量的觀察，以社會哲學的眼光，抓住題目的核心，下相對有効的斷案，這本是我們東方民族哲學的本能。——直覺——這樣先確立一切政治理論的前提，一俟行政有了頭緒，再本乎行政家忠實的心理，造成精確的統計，自然可以得到更確實的理論。所以我們現在所應該要求的，第一步還是要理論與政府的行動，有實際的關係。——不論贊成與反對——然後經濟統計，才有進步，才有實用。在今日所謂關於統計的理論，只可說是在帝國主義指揮的精神之下而行的。(例如南京最近調查戶口，委託於郵局代辦，郵務長，便是一班客卿。)所以這種統計資料，只可作爲參考，不能恃爲我們所要求的健全理論之根據。總之，我以爲盲從統計的貌似規律之作品，或許不如具有眞正民族意識的浪漫作品，或者更有些眞的價值。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日于邕寧

英國的報紙

——原文載四月分美國外交季刊——

騰霞譯述

倫敦有九種晨報每日出版約一千萬份報紙，平均計算起來，英國男婦老幼每四人有一份報紙。三種晚報的銷售總數約爲一百七十五萬份；但僅限於倫敦區域。各地方報紙約有十二種，在各地方都居領袖地位。說到倫敦，並不專指英格蘭，且包括蘇格蘭同威爾斯。英國人口雖然不多，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倫敦的人口，即占英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政治，社會，財政，工業及文化上，倫敦的確要算是首都。

倫敦在英國地理上的地位更是優越。英國四分之三的人口，都住在離倫敦不到五小時火車路程之內。八小時就可到格拉斯哥或愛丁堡。就是僅在倫敦刊行的報紙，在英格蘭大部分的地方，吃早飯的時候都可接到；在曼徹斯特及愛丁堡印有副版(duplicate)的報紙，更能通行英國各島。

此種集中頗有使倫敦報紙處於無上權威的地位。但是情形並不如此簡單。任何影響社會輿論的威權，必須依賴社會在某種條件對於這種影響發生反應的因素。在英國這種因素複雜微妙，是以報紙絕不是阿諛逢迎的，他對於社會心理的力量是受有修正或限制。這不能與美國報直接比擬的。

美國自成立國家即有報紙。報紙發表言論的自由，自採用人權宣言憲法上有保障，自彼時以來——即在大戰期中，從未施行正式檢察。換言之，美國報紙的成長恰似美國的進步，發展上比較沒受什麼阻碍。

英國則相反，報紙的出現，在舊而安定的社會中是一個新的因素。印刷的發明對於當時英王好像是孕育着向既存社會秩序挑戰可能的東西。限制報紙的印刷，檢查他們的出品；英國報紙在十七世紀中審愼的向前發展，在最初的時候就受官方的不信任與懷疑，這樣積延了幾近二百年。英國的報紙自由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中間方才成立。後此，一般批評雖然很受毀謗法律的嚴格限制，政治批評却很安全。

後七十年來，英國報紙繼續是爲少數文人寫的。我們只要試察維多利亞時代任何參觀過美國的英國作家，都認一八四〇年，一八五〇年同一八六〇年美國的報紙是一種討厭的東西。英國報紙進化爲直接達到大衆的工具只是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年間的事。這種過程蓋由於一八七〇年間的英國教育法案產生了一般能讀能寫的成人社會。

對於這種新社會需要創造新的報紙。據說英國報紙會美國化了，一部分因爲一八九〇年後的十年中，有若干美人到英國對於半便士報紙的近代化，很有力量。

在這種新的競爭中，像故去的阿斯特 (W. W. Astor) 在他的 Pall Mall Gazzete 中所說，『紳士們爲紳士們』所寫的老報紙，大部分都消

逝了。有的乾脆關門，少數賣給新派報紙，現在他們的名目永久存在於銷行很廣的報紙上，很少數遺留到今日。各郡縣中舊派報紙的存在還較倫敦多些。但在另一方面，各郡縣的舊派報紙日就式微，惟有『曼哲斯德衛報』是個例外。

現時英國報紙很顯明的分作兩種：一種是爲多數人看的，一種是爲少數人看的。如果對於『影響』這種名詞有種標準的定義，那麼分別他們的相對影響倒是一種容易工作。『通俗的』(Popnlar)同『嚴肅的』(Serious)報紙，在不同時間，用不同的方法，向不同的方面能夠製造社會輿論。但是報紙本身同讀者很難同意這種力量的運用或成功究竟到什麼程度。

倫敦晨報之中，有三種認爲是『嚴肅的』，有六種是『通俗的』。前一類中有『泰晤士報』(Times)，『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同『晨報』(Marning Post)，三種報紙合計約有七十萬讀者。(『泰晤士報』每日銷二十萬份，『每日電訊報』每日銷三十萬份，『晨報』每日銷十五萬份)。六種『通俗的』報紙包括『每日郵報』(Daily Mail)，『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同『每日前鋒報』(Daily Herald)，這三種每日各銷約二百萬份，『新聞記事報』(News Chronicle)每日銷一百五十萬份；尚有兩種畫報Sketch同Mirror 行銷都很多，但是都不努力亦未成功支配政治 。(所有晨報都賣一便士一份，只有『泰晤士報』賣兩便士)。三種晚報之中，『晚報』(Evening Mews)每日約銷八十萬份：『星報』(Star)約銷六十多萬份；『正報』(Standard)不公布銷行數字，大約有五十萬份。

所有晨報都行銷全國，雖然兩種銷路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很可反映英國全國的趨勢，九種報紙中有七種在名義上對於政治大致都是保守的，『每日前鋒報』是工黨的，『新聞記事報』是自由黨的。十二種地方報紙中，六種是保守黨的，二種是自由黨的，四種是獨立的。地方報紙，沒有明屬於工黨的。『曼哲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 名義上是自由黨機關報，事實上對於工黨常表同情；雖然銷路不多，但在英國却與倫敦報紙占有同等地位。

普通的說來，倫敦三種『嚴肅的』報紙的社論較他們的新聞影響輿論更深刻；而四種銷路很大的『通俗的』報紙則賴新聞的精密選擇同編輯方式的變換。『嚴肅的』報紙每日社論要占兩三欄，『通俗的』報紙的社論沒有一個超過一欄的。

美國報紙事實上常將「新聞」同「觀察」區分的很嚴格，認爲是種理想，在英國很少聽見這種理想。論敦報紙編輯「觀察」的方法，在美國編輯眼中看來，一定認爲是太過於社論化了。『泰晤士報』同『每日郵報』尤其是這樣。

論及選擇新聞的技術，編輯方法，排列形式，英國同美國也大有區別。倫敦新聞編輯常抱這種觀點，他的報紙是給各地方人民讀的。對於完全地方性的新聞都删除了。曼哲斯特對於倫敦地方政治沒有興趣，倫敦暗殺案如果與自敍漢沒有特別關係，自敍漢的人也不會注意。

但是倫敦新聞記者尤須記着，除過該報愛好的筆調，一般讀者不願看太嚴重的新聞。美國經理編輯的理想常常是這樣的，任何新聞特出事實，要用簡鍊的辭句包容在提綱的第一段中•，然後加以解釋叙述。『第一印象』可用這種技術輸入讀者，實是一種質樸的編輯方法。第一段或提綱絜領的標題沒有許多地位能插入偏見。自然也可以作到，但限於篇幅及編輯

的忽忙，却不適宜如此。

英國的訪員同副編輯比較不受這種習慣的束縛。標題不一定要用特別大字或特別排列。新聞紀事可以不用提綱。再者英國趨勢反對寫地方新聞的人在文章後面署名。以免讀者指實關於某種新聞前後報告的不一致。

自然『嚴肅的』報紙的新聞與社論關於國內外政治所占的地位，較『通俗的』報紙所占的地位多。『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晨報』，同『曼徹斯特衛報』，顯明的每日對於世界大事都有有系統的論載。『通俗的』報紙步他種報紙之後，除通訊社電訊外，在世界重要都市皆有特派員採訪新聞；銷路廣的報紙，各地訪員亦愈多。就全體上講，倫敦報紙登載的外國新聞較紐約報紙少，但是除過編輯政策外，至少在技術上有兩種理由解釋這個。大英帝國屬地遍佈世界，使倫敦報紙需要在各自由領同殖民地派遣大批通信員；再者倫敦報紙，與許多地方報紙競爭很烈，減少國外新聞的載，結果可以減少採訪國外新聞的費用。

這却是一種稀罕的事，倫敦三種『嚴肅的』報紙同『曼徹斯特衛報』的所有者，對於政治比較沒有『報紙大王』(Press lords)叅茲邁爾(Rothermere)同畢維布洛克(Beaverbrook) 那樣活動。這四種報紙幕後的人物，社會上知道較少，所以他們的讀者不大將這些報紙同他們的主人聯貫起來。

普通公認，『泰晤士報』總是占英國報紙的第一位。『泰晤士報』英人通俗稱之為霹靂(Thunderer由於其主筆Edward Stiling 所著的強有力之論說得名），差不多認為是政府的喉舌；該報成為英人的組織。由他的『困事欄』(Agony Column) 到証券市場表格，由法律報告到氣候報告，許多萬英人都認為是上帝賜給英國的。誠然，『泰晤士報』的主人(Major J. J. Astor，他是 Lord Astor的弟，是已經故去的在美國生的W. W. Astor的兒子；同 John Walter 十九世紀時泰晤士報的主人）。承認此事，自己有種約束，須經在英國有職業的同最高官吏地位者五人所組的顧問委員會批准，方能出賣他們的財產。

『泰晤士報』同其他嚴肅報紙一樣，保存傳統，將封面刊登分類廣告；將他的重要新聞版同社論版彼此對着排列。該報嚴格的分門化，因此，年復一年，同樣的新聞老登在原來的地位。在他的重要新聞版登載國外同帝國各處自己幹練的特派員打來的電訊。他的標題，自有史以來，只有兩步超過一欄寬，——由這種事實可以看到他們普通編輯新聞方法的一斑。編輯人員對於編輯有很大的伸縮範圍；雖然訪員的報告沒有偏見，可是常讀『泰晤士報』的人，差不多可以看到該報的柏林通訊對於希特拉主義的優點，顯然懷疑，華盛頓通訊對於『新措施』的利益亦持懷疑。

『泰晤士報』的社論方針總是擁護當前的英國政府，這種事實充分使一般人認為『泰晤士報』的論調同英國內閣的意見沒有分別。關於外交政策問題更常是如此。對於內政稍有變更，尤其在近年來，『泰晤士報』漸漸認為協力政府對於賦稅，貨幣同財政問題的政策過於陳腐。

對於特殊的國際問題，實際上全英國報紙有時論調完全一致。全倫敦報紙都贊同裁軍，恢復國際貿易，與美國敦睦邦交，剷除關稅壁壘，反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希特拉主義。惟有在考察各家報紙提議達到理想目的之方法時，讀者即認識各報的『自以為是』(orthodoxy is my doxy, my Lord, heterodoxy is the other fellows doxy)。例如『晨報』認為英國愈提高關稅，世界各國削減其關稅愈速。『曼徹斯特衛報』相信英國維

持自由貿易，方能產生理想效果。

關於特殊問題，『泰晤士報』發表的觀點，常爲英國內閣所採納。例如對於裁軍問題，『泰晤士報』差不多與其他各報一致，感覺各國極需裁軍，但是認定英國所作已超過其應當作的 。所以英國內閣因爲裁軍的原故，認爲需要增加英國的軍備 ，『泰晤士報』同其他保守派報紙定然讚美。

『泰晤士報』的言論能有權威的原故，因爲一般公認他是英國全國的輿論。所以，如果英國首相，或是大教主，或是其他要人因爲某種理由要寫封信給報紙，他一定先送給『泰晤士報』。

從政治上講，較『泰晤士報』還右是『晨報』(Morning Post)。該報大部分的股東是諾然布蘭公爵(Duke of Norchumberland他三年前方十八歲承襲他父親的爵位) Sir Percy E. Bates同 Captain the Hon A. P. Howard。『晨報』一百六十年來，確守他的固定信念，現在是極端保守黨的機關報，有時稍覺偏於空論。雖然他的新聞寫的很漂亮，編得很醒目，却不能與『泰晤士報』並駕齊驅。該報能獲得一般人的信仰，大致由於他勇往直前的社論方針。

『晨報』比較不大感覺像旁的報紙爲民主組織或原則說話的需要。該報的主張總是保守的。我們可以猜想該報熱烈反對協力政府的印度政策，感覺強大的英國海軍是和平的最好保障；贊同關稅愈高愈好；憎惡社會主義及國際主義；對於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對於德國希特拉主義則不然，雖然『晨報』也反對猶太人）表示贊同；觀察歐洲大陸的局勢，該報很主張與法國維持密切關係。

倫敦第三個穩健報紙爲『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重要股東是 Lord Camrose 他原來叫做 Sir William Berry，一九二九年方受爵位。他同他的兄弟Sir Gomer Berry在『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同『財政泰晤士報』(Financial Times)都有很多的投資。許多地方報紙同叫作 Amalgamated Press大的印刷雜誌書報的企業也有很多股份 。據說他對於『每日電訊報』的發展同方針極爲注意。 但是他不愛出風頭，社會很少知道幕後的情形， 究竟誰在操縱， 一般都認『每日電訊報』是獨立的，而不是某特別富豪的機關報。

『每日電訊報』的名譽建築在他的印刷精美，文筆漂亮，及消息正確可靠，不失爲一個中等階級的報紙。自數年前Lord Camrose 同他兄弟將這個報紙由Lord Burnham (這個報是他父親創辦的) 買來， 逐漸擴充並鞏固了，將定價由二便士減爲一便士後，銷路幾乎增加了三倍。他的保守較之『晨報』溫和，他的意見不像『泰晤士報』十足的代表英國政府。最近『每日電訊報』在新聞同社論方面都主張擴充海軍，但對英國政府的裁軍政策依然擁護。該報也同樣贊成政府的印度政策，關稅政策及多數內政問題。類似『泰晤士報』，對於英國孤立政策及以全副精神參加歐陸事件，同樣的採取中庸辦法。該報與全倫敦報紙幷無二致，不傾向任何種的法西斯主義，更不贊同替代現今英國議會制度的任何運動。

討論到四種『通俗的』報紙，那完全是另一派了。在這一派報紙中，電影明星普通要比政治家占的地位重要，電影消息 ， 婦人們的桑間濮上行爲，一切惹人注意的社會新聞，却都用大字標題。

許多人所以購買這種報紙，因爲這些報紙給予長年讀者大宗獎金，新

有這幾家報紙都自由的給讀者一種傷害同疾病保險，不另取費，『每日快報』更公開的如此。十二年前英國銷路最大的報紙要算『每日郵報』(Daily Mail)，每日曾賣到一百萬份。當時『每日郵報』的保險計劃範圍較小。當該報提供一種火的引誘時，旁的報紙立即效顰。雖然有兩個報紙不能照辦，其餘三個報紙終於步每日郵報的後塵，實際給予讀者對於人事的偶然如雙生子同患扁桃線炎一種自由保險。現在這三種報紙都銷到兩百萬份，有四種報在曼徹斯特印有副版(Duplicate editions)，『每日快報』在格拉斯哥(Glasgow)也印有副版。

這一類報紙中有兩個報在財政上彼此很有關係。但在實際目的上講，Lord Rathermere(從前名叫 Harold Harmswarth，是故去的 Lord Northcliffe的兄弟)統治『每日郵報』，Lord Beaverbrook (就是生在坎拿大的 Max Aitken)統治『每日快報』。Lord Rothermere 並在倫敦刊行『晚報』(Evening News) 同『星期日報』(Sunday Dispatch)；若干地方報同許多雜誌。『每日快報』的晚刊同星期刊為『晚間正報』(Evening Standard)同『星期快報』(Sunday Enpress)。

『每日郵報』是這派報紙的先鋒，創立於一八九〇年。可是很奇怪的，現在該報仍確守舊日傳統，第一版刊登廣告，這種辦法在通俗報紙中算是碩果僅存了。除過這種特點，該報的排印極端時髦，全版中滿是熱鬧的標題同漂亮的照片。該報名義上是保守的，而且確實有點開倒車，可是有時他的主張前後並不一致。有時主張親法，有時主張孤立。今日他的社論可以指責政府不能厲行節約，減輕賦稅，明日他可以高呼要以任何代價保持印度，或則以巨大經費鞏固英國國防。最近該報正鼓吹擴大空軍呢。該報的政治主張由他的口號可以見之。例如『對法親善』，『忠君為國』。

『每日郵報』勢力很大。該報指揮要人的財政能力；容易瞭解的論証技術；同一般中下階級讀者對他的注意，凡此都足使這個報成為有力量的報紙。當第一次麥克唐納組織政府時，該報大胆的預言財政的崩潰，他的讀者並不恐懼。但一九二四年該報宣布金諾維夫信件確屬事實，許多讀者反而恐慌。

『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也是保守的並且特別是具有Beaverbrook個人保守主義的牌號。該報的主人翁是一個有魔力的人，有時很惡作劇，有時却又很嚴肅。他的信念是大英帝國的自足；為達到這種目的，該報對於歐洲糾紛極力不主張參加，嚴厲的批評羅迦納條約，指責英國關稅政策的軟弱。很奇怪的是該報與工黨的『每日前鋒報』却有一種合作，就是『每日快報』極力主張提高英國工資標準同擴張的財政及工業政策。從某方面看來，Beaverbrook 是英國今日最有能力的出版家。你可以嘲笑他；但是你可知道他已經聘請一位澳大利亞最有天才的漫畫家 David Low 為他作事。他的報紙確能比別人編輯得漂亮。『每日快報』同『每日郵報』一樣、是很動人的，但是該報很喜歡迎合讀者，不願使讀者感覺不快。

『每日前鋒報』(Daily Herald)是 Odham Press的財產，但是該報是工黨的機關報，他的社論方針秉承工會委員會 (Trade Union Council)的命令。該報原來規模不大， 後來利用 Odham印刷公司的資本，厲行近代化，也採用自由保險計畫，與前述幾家『通俗的』大報相競爭；他今日在英國的銷路算最大了。『每日郵報』代表極端的保守主義，『每日前鋒報』的新聞反映紅色的——至少是粉紅色的——社會主義。該報社論主張國際

主義，自由貿易，實行裁軍，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希特拉主義，對於蘇俄同美國講求親善。工黨在英國有七百萬選民，也就都是每日先鋒報的讀者，所以該報的力量也不小。

『新聞記事報』(News Chronicle)是自由黨的機關報，歸以製哩：著名加德巴利(Cadbury)酮格家族(Quaker family)所有。該報對於自由黨的關係同『每日前鋒報』對於工黨一樣。該報也主張國際主義，但是不主張社會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同共產主義。雖然該報很熱烈的擁護裁軍，可是最近該報强烈主張嚴格解釋英國在羅迦納條約下的義務，很感覺有點狼狽；惟該報仍不失為一個左派的報紙。

前面已經講過倫敦的三種晚報都是由發刊晨報的報館出版，『每日郵報』出版『晚報』，『每日快報』出版『晚間正報』，還有一種是『新聞記事報』出版的『星報』(Star)。各種晚報的政治主張都恪遵各該晨報的方針。發行星期刊的報紙情形相同。有幾種星期刊的報紙是獨立的，惟有Lord Astor經營的『觀察報』(Observer)負的有特別使命。該報對於政治雖然獨立，卻是保守，在某種程度追隨『泰晤士報』，擁護當前的政府。

在地方報紙中，『曼徹斯特衛報』，實屬庸中佼佼，在英國同國際上都有力量。該報歸已故去的C. P. Scot後人管有，這個報大概是英國開明的進步思想的主要機關報。該報的聲價同泰晤士報在日報中的地位很相彷彿。該報的言論，開明，自由，溫和而有理性，無論贊成或反對該報的人都詳細的閱讀。

地方報紙中持保守主義者愛丁堡有『蘇格蘭人報』(Scotsman)『白敏漢郵報』(Birmingham Post)，同里茲(Leeds)『水星報』(Mercury)及『約克郡郵報』(Yorkshire Post)。利物浦報(Liverpool Post)是頭等的自由報紙。其他獨立報紙值得指出的有格拉斯哥的 Daily Record and Herold同利物浦的『迴聲報』(Echo)。這些報的銷路及勢力不能與倫敦報同日而語，但是他們在地方上的地位很優越，可以代表地方的勢力。

此外英國還有幾百種周報，有的在小的城鎮發行，有的在倫敦各處(這些地方五十年或百年以前都是獨立的村落)出版，他們仍然維持地方的銷路。像美國的鄉村周刊一樣，大都登載些個人同地方事情，與美國周刊不同之處，就是他們的社論很少討論國家或國際大勢，所以不大能反映社會的輿論。這更可以解釋倫敦日報在英國權威了。

去的是？

陳昌裕

劍兒已掛，馬兒已上，只這愛人兒無處放。
那邊是——萬里長途陽關道，
這邊是——一排高牆竹林巷。
欲去也？捨不得紅綃帳；
不去也？何以對中軍將。
她雖說『努力中原，聽君凱歌高唱。』
無奈何，這馬兒不肯前向。

一個民族的自殺

——述一個英國學者的預言——

胡適

去年八月太平洋國際協會在加拿大的班府（Banff）開第五次大會之後，許多英國代表和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各國的代表都往東去，準備赴九月中在陀朗陀（Toronto）開「全不列顛聯邦關係討論會」（(British Commonwealth Relations Conference)我同到美國境內，有一天在紐約報紙上看見一段驚人的報告，說，在陀朗陀的討論會席上，有一位學者曾說：在將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加拿大的西邊一省——英屬哥侖比亞——將要做第二個比利時。我很注意這段記載，所以我十月初回到溫哥華候船回國時，在旅館中會見曾出席班府與陀朗陀兩會議的一位紐西蘭代表，我就問他那位預言家是誰。他回答，是英國現代國際關係史的專家學者陀音貝先生（Arnold J. Toynbee），這更使我注意了，因為陀音貝先生是倫敦大學的國際史的研究教授，是英國國際關係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主任，他每年主編的「世界大事年鑑」是世界公認為最正確公平的記載。這樣一位權威作者是不會輕易造出聳人聽聞的謠言的。

過了幾個月，太平洋國際學會改組的「太平洋大事」季刊（Pacific Affairs）的三月號出來了，第一篇大文就是陀音貝先生的論文，題為「下一次的大戰，在歐洲呢，在亞洲呢？」這篇文章的大意是說日本和美國的戰爭是可能的；說日美戰爭時，美國的海軍一時不易在太平洋西邊作戰，但空軍戰爭有許多此時還不會夢見的可能，也許美國可以用阿拉斯加（Alaska)作空軍根據，用空軍攻日本；也許日本要先佔據阿拉斯加海岸。所以那夾在阿拉斯加與美國本部之間的英屬哥侖比亞，大有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比利時的可能。

陀音貝先生說：人們總想日本不至於瘋狂到向美國挑戰，他們總想：「中國和西伯利亞都是日本口袋中的東西，隨時可以取得，日本何必要向那些英語國家挑戰呢？」其實這樣的瘋狂不是沒有歷史的先例的。最近的先例就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德國。德國當時若在西線專取守勢，也許可以用全力打敗了俄國，也許可以在那年秋葉未凋時把巴爾幹各國和土耳其都放在她的口袋裏了。德國為什麼偏要發瘋，把法國，英國，美國次第都拖進漩渦裏來呢？這個德國的先例，很可以說明暴力和常識是不並立的。即使人人承認日本向英語國家挑戰是瘋狂的行為，這也不能擔保日本的軍人不走這條瘋狂的路。

「況且，在某種情形之下自殺，本來是日本民族的遺風。如果這種情形一旦發生了，整個日本民族毅然走上『切腹』的路，也不是絕不可能的事。」

陀音貝先生說：也許日本現在的統治者，眞感覺目前的絕大難關無法度過，只有全國自殺的一條生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的事件的背景是日本農民的經濟破產： 日本軍人對農民說：只要征服了滿洲， 他們就有救濟了。殊不知這是絕不可能的迷夢。日本農村移民到了滿洲，第一受不了那邊的氣候，第二不能同那兩千八百萬的中國人競爭。所以滿洲的征服至多不過能添出一二十萬穿長袍和軍服的飯碗罷了；對那好幾百萬的急待尋出路的過剩人口， 還是毫無辦法。 所以滿洲的征服不是一本戲劇的終場，後面也許還有許多幕呢——也許後來的幾幕要用更多的脚色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演做出來。「一隻老虎一嘗到了血腥，就同一個酒狂嘗到了酒味一樣，也要發瘋的亂跳了。」 如果太平洋西岸的一塊瘦骨頭不中吃，隔水可望見的肥肉更要引起這隻老虎的饞涎來了。

至於美國呢，陀音貝先生也承認美國的海軍不能在距離根據地那麽遠的海洋裏活動，但他不信美國會忍受日本的挑戰而不回手。他說，美國人民的心理是走直線的，在一個時候只能專注一件事；但他們每做一件事，總會用全力去幹：而且他們專注的目標也會忽然變換的 。 平時你刺她一針，她好像不覺得；你戳她一刀，她也好像不會叫痛；可是你把刀子在她肉裏打個旋，她忽然回過身來把你撕成幾塊 。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德國軍人對待美國的歷史就是這樣的。今日的日本軍人也許會照鈔這篇老文章。「他們相信美國人民今日正用全力應付經濟恐慌引起的內部問題，無暇顧到國外的事，所以他們也許趁此機會得步進步，在那個美洲巨怪的厚皮上刺戳，刺進了一層，更進一層，總有一天戳到了那個巨怪的嫩肉上，他會怒跳起來的。我們可以想像日美關係上一大串可能的事件，起初全世界必定很詫異美國人民好像全不感覺日本的挑釁，到後來全世界必定又很詫異美國人民好像不看見別的，只看見日本的挑釁了。」

至於這場日美戰爭的結果，陀音貝先生毫不遲疑的說：「這一戰是一場『辟尼克戰爭』(Punic War即是紀元前三世紀至前二世紀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扮羅馬的是美國，扮迦太基的是日本 ， 結局當然是迦太基的毀滅。」

陀音貝先生是一個歷史家，他愛用史事作比例。（前四年我們談中國中世史，他勸我用東羅馬帝國的歷史作比較。）他說：如果古今歷史可以等例齊觀，那麼，日本的毀滅還算不得終局 ， 只可算是一篇新歷史的開端。迦太基的敗滅引起了羅馬帝國的大擴展。在日美戰爭的過程中，太平洋的英語國家（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都會加入戰團，變成美國的「衛星」；中國與蘇俄當然不但都是戰爭的目標 ， 並且要變成一個主要的戰區。戰事終了之後，美國不能就完全退出這些地方，正如羅馬當日不能退出西班牙與非洲北岸一樣。所以這場日美戰爭的終局也許可以看見美國變成太平洋列國的霸主。這些國家佔全世界有人烟的土地的三分之二，這就離武力統一全世界不遠了。

以上摘譯陀音貝先生的預言，是他在幾個月之前說的。四月十七日東京外務省發表了一篇談話式的聲明，震動了全世界。遠東的暴行，自從去年熱河失守以後，久已變成了一個局部的中日問題，現在又忽然第二次世界化了。這個問題今回驟然變成全世界的問題，不是靠施肇基顏惠慶的辭令，也不是靠德拉蒙拉西曼的政治手腕，乃是全靠日本軍閥和軍閥卵翼之下的政客的無忌憚的向世界挑戰。在這一隻鐵手套擲下之後，第一個犧牲者當然是我們自己。但我們在準備受最大最慘的摧毀的時刻，終不能不相信我們的强鄰果然大踏步的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我們最慚愧的是，我們不配做這切腹武士的「介錯人」（日本武士切腹，每托其至友於腹破腸出後斫其頭，名爲介錯人），只配做一個同歸於盡的殉葬者而已。

（錄四月二十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關於娜拉出走

高磊

鋦冰先生提出了「娜拉走後究竟怎樣」的問題，在目前「娜拉出走問題」荒的中國社會裏，自然會惹起人們研究的興趣。的確，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特別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裏，更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可是任何一種社會的病態（包括風氣思想制度等等），在其滋長或成熟到割治或蛻化的過程中，總不是短短時間或全然運用强烈手段所能到達澈底成功之領域的。這其間自然需要一些勇敢冒險奮鬥嘗試等因素；同時犧牲忍耐審愼精密等因素；也不容一筆抹煞。就是因爲這些需要的因素，許多複雜問題便緣之而發生，要想找到一個比較適中的解答，實在感到很多困難。偏於守舊罷，則有開倒車之譏；過度趨新罷，跑到時代的前頭，又不免有違悖社會進化的原則之誚。

凡是在化學實驗室裏作過「中和」試驗的人們，都曉得「中和點」之難找，也都曉得在試驗過程中所需要的種種人爲因素之不可或少。過於冒險反不如忍耐些之易於成功。火車轉灣的處所，假若拐一個硬角度不是來得更便當嗎？然而事實上却不許絲毫苟且！社會的改革或轉變，人爲的力量固屬重要，而自然法則也不能忽視。這種比擬，也許有人會指爲不倫，但，我覺得尙不足當！說到這裏，我要鄭重聲明一下，就是：娜拉反抗的魄力，革命的精神，和卓越的獨立人格，無論在動機上，在原則上，我不但不敢非難，而且同情敬重之不暇。只是就整個社會着眼，在手段和方式上，稍有疑問。我寫這篇東西的動機即在於此。

當然，現今中國社會裏，處境像娜拉那樣的女人，不知有幾千百萬；可是像娜拉那樣眞正覺悟（凡動機不正如爲物質的追求，快樂的享受，厭故喜新等等，而妄欲學步娜拉的人，都不是眞正覺悟者，所以不在本文討論之列，特註）的女人，究竟有多少？能有勇氣像娜拉那樣毅然決然離開傀儡家庭的女人，又有多少？進而便是走後究竟怎樣了！

我以爲討論走後，不如研究走前，因爲找到走前的癥結所在，設法使牠化消於無形，則可不計走後。不然，社會依舊是這樣社會，娜拉有第一次出走，就難保不有第二次，甚至三次四次，娜拉既然這麼多，海謨爾也同樣這麼多，縱使走後的個人問題可以美滿解決，就社會立場，恐怕也不是治本的辦法罷！

第一我要問：娜拉爲什麼出走？自然是爲了丈夫的强暴，傲慢，壓迫和蔑視等等，不堪忍受，所以果决地離開傀儡家庭，去尋求個人的殘年幸福。但是社會上是不是只有一個或極少數海謨爾？若然，則娜拉之去留，成爲個人問題，殊無討論必要。而事實上，在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思想籠罩的社會當中，儘多是海謨爾，也儘多是娜拉，請問一個甚至十百個娜拉離開了傀儡家庭，踏入美滿境地，而那整千整萬娜拉將何以善其後？同時，這無數海謨爾能不能立刻拋開因襲思想，轉換態度，成爲儘多娜拉的理想丈夫？這裏我既不講男女間的道德問題和經濟問題；也不講條件問題和制度問題，只是就事實來說，從整個社會着眼，總以爲手段和方式應當加以考慮。

第二我要問：娜拉出走的原動力究竟是什麼？是海謨爾嗎？不錯，我

不敢否認，海議爾是絕不能辭其咎的。但，海議爾從那兒獲得這原動力呢？是自已造作的嗎？不，不，是社會操其總樞啊！底確，幾千年來的傳統思想，家庭制度，不都是重男輕女嗎？在兩性的相互關係上，不都是主從嗎？其為海議爾者，不都是從了解人事起，就認定女人是低下一等嗎？甚至其為娜拉者，從出嫁那天起，不都是盼望多生男孩嗎？在打發女兒出嫁的時候，不都是叮嚀至再：孝敬公婆，順從夫婿，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嗎？這種錯誤是社會在暗裏主宰，海議爾也不免是一個傀儡！只不過在形式上是一個行為的傳達者而已。就罪過的成分說，海議爾實際負担的也應當輕些，而娜拉不追究社會，整個兒放在海議爾的肩上，據情論理，寧得謂公？

第三我要問：改造社會的責任，女人是不是要擔起一部？這恐怕不容推諉罷！若然，則現階段社會的病態——專就男女關係講，女人處置傀儡家庭的方式，像娜拉那樣決然出走，能不能就算盡了責任？我以為最大限度，也不過博得一些客觀的有勇氣有節操有骨頭等等的讚詞而已，其於問題的本身究有何補？嚴苛一點說，這無異於見難思避，遇險退縮，略高於自殺，差强乎墮落，而其放棄責任則一！何以呢？我們且看看社會裏罪惡之多，需要改革之切，除了在問題本身上想法奮鬥以外，還有其他澈底的途徑嗎？單就經濟說罷，許多人因為支撑不住出於自殺，我們不是詛咒為怯懦嗎？許多人感到苦痛出而奮鬥，我們不是頌揚為志士嗎？可是經濟惡魔普遍於全世界，我們又將安往而避其兇鋒呢？即使有，也可能趨而避，這不是自尋清福，放棄責任而何？對於問題本身，既不能有多少補救，同時又將因此而失去許多戰士，誠足可惜！我舉這個例子，好像瓜大不經，而主要意思是側重在責任上，並不是即以此而方彼。所以娜拉的出走，雖然有她相當理由，也有她足以博得同情之處；但就大體說，總嫌有些自私，有些忽視責任，有些得不償失。

綜合以上三點，我以為為娜拉者，應洞察傀儡家庭的病源所在，把握其根本，徐圖澈底解決之策。也不必顧慮到道德經濟等問題，只是在責任上想想，這裏自然需要些犧牲和忍耐，但當作為社會為自己為後生而暫時吃點苦罷！假使萬不可耐，那只好出走，不過——還請考慮一下，權衡一下反問一下，不要有私心，不要有意氣，決定之後，不要有悔意。社會固然需要一些驚勇的娜拉，作革命的先驅，來殺一以警衆，惟怕其太多，和我們的國恥國難殊途同歸，弄得人們麻木不仁！

同時，為海議耳者，尤其應當從速覺悟，反省，把因襲來的錯誤觀念痛快革除，把家庭獨裁的招牌自動打倒，把改造兩性關係的責任多多負担。否則，縱使娜拉出走是小事，而反動的罪惡永不容赦！從一而終的婚姻制度，已隨時代而消逝了。

總之，娜拉的出走問題，討論其走後究竟怎樣，不如研究其走前應該怎樣。所以我的意見是：大家(覺悟的兩性都在內)應當共同努力，用新的社會力量，制裁舊的社會惡魔。沉着些，犧牲些，忍耐些，必要時，也不妨冒險嘗試，但須輕於治標，重於治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特別是女子教育，都是解决本問題的無上良劑。若舍此而他求，無異棄本而逐末，質之大雅，以為何如？

最後我希望——

尚在夢境的娜拉，快些健全自己，充實自己，預作萬不得已時的護身之符！

計畫離開傀儡家庭的娜拉，請考慮，衡量，反問，不要有什麼缺憾再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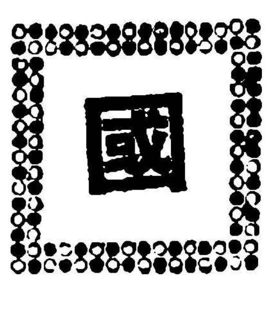
已經出走的娜拉，不要後悔，珍重前程！

四月二十一日寫於金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四月廿七日起至二十三年五月三日止

（硯農）





贛閩剿匪軍之發展

剿共軍事日來有積極進展，匪勢日現窮迫，茲將各路戰況紀次：

克復廣昌匪受重創

南昌行營二十八日通電云，綜合贛南方面近日情報：（甲）僞一三九各軍團及僞五軍團十三師，自先後竄集南豐廣昌邊境後，十九日以來，經我三路軍各部，在盱江東西兩岸，節節痛擊，傷亡甚鉅。二十二日以後，匪乃齊向廣昌方面南竄，預築堅固碉寨座，希圖頑抗。二十七日晨，經我三路軍由東西兩全線進攻，將匪陣地逐段攻破，斃匪遍野，殘匪紛紛潰竄：我軍即於二十八日晨佔領廣昌城。刻正清掃戰場，分途追勦中。是役總計匪方前方傷亡在四千以上，獲槍二千餘枝，輕重機槍約數十挺，俘匪旅長以下約十餘名，先後向我前方各師投誠。僞團長以下亦達七八百名，僞二師師長已在苦竹杭被我空軍炸斃。匪經此鉅創，精神物質，均大受打擊，內部極形渙散。（乙）我六路軍亦於二十六日擊潰僞獨立師等匪部數千，佔領龍岡。上述兩路深入贛南匪巢，不難計日肅清，南昌行營第一廳儉（二十八日）酉戰二印。

閩軍克上杭舊縣鎮

厦門三十日電，漳總部接前方二十八日捷電，八十三師克上杭屬舊縣鎮。僞二十四師周廷屏五千餘，佈舊縣正面九曲峽。我以主力間道抄襲，二十五晨由白沙進擊，未刻佔扁頭山東加山，該處爲上杭最高峯。二十五夜架橋，二十六拂曉李旅强迫渡河，遂完全佔領舊縣。匪向南陽逃，仍令李旅追擊，至雙溪田再戰，匪不支，向嶺頭竄。二十七晨追至通賢，另一部向方溪兜剿，計是役斃匪營長一，傷亡七百餘人，我傷亡百餘，獲文件甚多。除分隊追剿外，餘集結舊縣，構築封鎖工事。按舊縣在新泉西南。又港電稱二十四日克連城，三師大部抵新泉附近後方築路中，龍巖至古田汎公路再三週可完成。古田距新泉尚有七十里，龍巖設東路總部行營，蔣鼎文駐巖督師。

搜剿豫鄂皖之殘匪

漢口一日電，總部一日佈告，謂調得力部隊搜剿豫鄂皖三省殘匪。人民應協助軍隊密報潛匪所在，軍情不得洩漏，爲匪偵者軍法從事。何成濬奉蔣令，再赴鄂北布置勦匪軍事。即出發襄樊，一日電徐源泉囑由沙赴襄會商。

匪竄詔安攻鎢門嶺

香港二十七日電，軍訊，探報共匪紛由石城各地調僞軍三萬集瑞金雩都會昌，一部犯羅塘，一部暗渡安遠襲盤古隘，主力由會昌出擊欲反攻鎢門，李揚敬已嚴防。又二十八日電，共匪竄擾詔安，該縣電粵請援，陳濟棠令張瑞貴派隊往援。二十七日張電總部，二十六日派張鏡澄團赴援，二十七日已將匪擊潰。又香港二十九日電，總部二十八日接軍電，贛共匪集大隊向鎢門反攻，二十七日雙方發生空前激戰。葉劍英親臨指揮，我空軍連日飛前方轟炸，匪死傷極重，黃任寰師嚴旅，亦向鎢門右面襲擊。二十八晚續接電，匪反攻不得逞，已次第將匪擊潰，現據探報，匪將再傾全力反攻。

川軍正猛攻通江

漢口三日電，川電，五路范師克劉坪，右翼克得勝山，楊旅克鎮龍關左之湧泉寺，俟鎮龍關攻下，即可收復通江，又據劉湘二日電平云，五路范師已攻佔劉坪，右翼迫近得勝山，楊向文旅業克黃忠堡，並進佔鎮龍關左後方之湧泉寺，匪方重要物件，均向德漢城搬運。查德漢爲通江舊城遺址，在崇山峻嶺中：除令李其相羅澤洲田頌堯楊森各部由左右翼抄襲馬家坪牛坪等要隘，以期迅速克復通江，完成三期剿匪計劃外，特聞。

蔣令增加工人工時

蔣廿七日自南昌電令豫鄂皖贛閩五省主席及黨部云：查消滅工潮，安定社會，爲現時豫鄂皖贛閩五匪患省區，最爲切要之圖。而歷次工潮發生，每以要求增資爲主因，是消滅工潮，自以減輕工人經濟上之痛苦爲有效辦法。查各工廠工會，恒向工人徵收會費或其他費用，使工人血汗所得之收入，頻遭無謂之剝削。雖工會法第十七條規定，工會得向工人徵收入會費特別基金經常會費臨時募集金或股金等項，但此係平時之規定。在豫鄂皖贛閩五省剿匪期間特殊情勢之下，爲免妨害剿匪工作計，自不能不予以變通，以適應當前之環境。雖有工會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在豫鄂皖贛閩五省剿匪期間之內，應暫行停止其效力，嗣後各工廠工會，不准再向工人徵收會費及其他一切費用，須知減輕工人之支出，即無異增加工人之收入，對於此節，應切實查禁，並將辦理情形呈報查核。再查八小時工作，雖爲各國之通例，但其立法之主旨，在遏止生產過剩。我國生產事業，本已落後，不患不過剩，而虞不足，以不足之國家，而爲過剩之遏止，其爲非計，寧待細述。況豫鄂皖贛閩五省，頻年感受匪亂影響，生產衰落，較前尤甚，自非努力加速生產，不易恢復元氣。查修正工廠法第八條，成年工人每日實在工作期間，雖亦以八小時爲準，但有因地方情形或工作性質必須延長時間者，得延至十小時之規定。則在上述五省特殊情形之下，自應適用此項規定，以保進生產之增加。嗣後各工廠工人，除童工外，其每日工作時間應以十小時爲標準。期使他國工人五日完成之工作，我國工人只需四日即可完成。日計不足，月計歲計則有餘，一人增加之力不顯，合數省工人增加之力，則至爲偉大。如此急起直追，其有裨於國力之充，與地方元氣之恢復者，實非淺尠。仰轉飭一體遵照，惟須查照六日電，切實注意，不准廠主有虐待工人情事，倘有虐待情形，得由該地工人據實陳報省區地方長官，轉呈本行營，秉公處置，斷不有所偏袒。務令勞資兩方，各得其平，共安生業，以期同挽經濟之困難。除分電及另令外，特先電飭遵照。並仰抄錄電文，一體張貼各工會各工廠門首，一體懍遵爲要，蔣中正二十六日印。

大公報記者視察談

關於江西剿匪消息，鄂湘所傳，且多與眞相不符，遑言遠道傳聞。記者十八日自漢來贛，歷訪軍政要人，詢問軍情。二十二日並往撫州南城黎川訪問蔣委員長及北路顧總司令祝同，更得晤前後方各將領，於剿匪情況，獲眞切之認識。綜合各方說明，大抵從前剿匪之所以勞而少效者，不外下列原因。(一)由官兵對剿匪無正確之認識，以犧牲爲不値。故去春熱河戰起，前方將士，紛請北上抗日，謂如此殉國，較有意義。(二)官兵剿匪動爲匪之遊擊戰術所乘，而匪區民衆組織，尤處處予官軍以防不勝防之苦痛。甚至官軍入境問道，匪方輒僞裝農夫，充當嚮導　，及至與匪接近，立即逃往對方，詳報我軍情況。其後官兵被俘，出而審訊俘虜者，使是前此僞充農人佯作嚮導之人物，因是官軍之畏匪心理甚爲濃厚。(三)匪方組織嚴密，官軍則聯絡不甚確實，勝敗往往不相接應。且因官軍從前進退不一，時多抽調，占領一地之後，民衆間有向官方報告匪情者，一旦官軍撤退，匪人復至，對於前此接近官軍之土著，殘殺極烈。民衆以官軍對地方太無保障，相戒不敢與之接近。於是官軍所到，悉成敵國，前方每有接觸，後方匪化民衆，同時必出而阻斷交通，擾亂軍心，此爲軍心不固之一大原因。顧自去夏蔣介石氏在廬山將各軍官長分班調廬　，予以兩星期之特殊訓練。關於精神方面　，闡明非剿匪不能抗日　，與夫勦匪即是抗日之理由，使官長對勦匪有正確之認識，知犧牲爲有意義，此其一。關於技能方面，除練習爬山外，教以游擊及夜襲之法，取匪軍之長而自用之，使官長恢復自信力，認打匪爲有把握，一洗其畏匪之心理，此其二。關於戰略政略方面，常用奇兵以破匪方截擊包抄之策。而官兵所到之處，建築公路，修造碉堡，辦理賑濟，優待降俘。既將交通從新組織，運用自如，反客爲主，不復受匪區交通之障礙　。而穩紮穩打之結果，得地必守，有民必撫，使民衆感覺安全有保障，對官軍能信賴。同時軍紀風紀，較前進

步，使民衆愛戴官軍，將匪區之土地與人心，一同收復，此其三。廬山受訓之後，官長心理轉變，意志齊一，聯絡密切，接應靈活，不待最高長官之命令，已能取充分之聯絡，與從前之散漫情形完全不同。所謂封鎖匪區之工作，效率益以增進，此其四。匪區各地，既有武裝民衆，又有組織的民衆。無論男女，分予工作，咸受部勒。有如穿鼻之牛，套韁之馬，束縛馳驟，無由自拔。官軍近亦採取其法，對於民衆，組織訓練，無所不至，而方法則較爲和平。同時匪區封鎖已久，物資缺乏，苛捐猛政，名目繁多，昔之麻醉民衆，欺騙民衆者，到此圖窮匕見，信仰全失。於是匪中官兵，三三五五，携械來歸者有之。匪區民衆，大股逃出者有之。如二十一•二日，官軍距廣昌尚有十數里，而該地難民逃來就撫者已有三四千衆。蓋曠日持久，匪區物質上確不能支，此其五。以上五點，爲近來剿匪轉趨勝利之眞因。至現在剿匪佈置，分東西南北四路，北路人數最多，約四十師，總司令爲顧祝同，總指揮爲陳誠，顧駐撫州，陳在南豐。西路約十數師，何鍵主之，劉建緒任總指揮。東路在閩，蔣鼎文主之，亦約十數師，南路兵最少，陳濟棠主之。四路中以北路負責最重，分兩路進展，一向廣昌，一由永豐向寧都。廣昌之線，去縣城僅十里，此路與閩北建寧，爲匪軍主力所在，認其地爲生命線，防守甚力。連日均有激戰，匪軍轉取攻勢，犧牲極重。據當局觀察，不日可下，（按廣昌已於二十八日克復）。該處本與福建之建寧成平行勢，廣昌收復則東路軍攻建寧當易得手，寧都爲匪軍根本重地，我軍已過龍岡墟，收復勢不在遠。刻贛省匪區，僅有石城•廣昌•寧都•興國•雩都•會昌•瑞金七縣；閩省尚有長汀建寧等五縣。東路軍亦係以建寧長汀兩路爲進攻目標，閩北已進至泰寧，閩南則下連城，至西路已無大股匪軍，祇須努力肅清，並嚴防匪部突圍西竄湘川而已。南路匪本無多，責任不重，祇求其能如計跟進，切實包圍，逾此無何期待也。據負責各當局向余表示，剿匪有絕對的把握，進行則仍極審愼，蓋匪軍實力，不能單以兵數計算，必須如下式，（赤匪十武裝民衆十組織的民衆）×（匪化區域×匪化期間——匪勢猶存），因此對於匪勢依然不容輕視，始終以穩紮穩打不輕猛進爲要義。而政治之改良，交通之修治，人心之撫循，要在軍事行動之上，此正蔣委員長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眞諦。至匪軍方面，誠然大勢已去，然欲其放棄數年根據地，似尚有待。蓋匪中本有兩派，一主固守瑞金興國等地，一主突圍向湘黔川鄂邊區另造基礎，就目前觀察，似以固守派占勢力。聞匪方近亦多建碉堡，惟不能勝空軍大砲之轟炸，據其內幕，一以表現反攻爲防，一以安固軍心，使免解體。要之，經濟困難，物質空竭，壯丁日少，人心漸去，匪軍之崩潰，自身殆有其必然性，此余多方考察研詢之結論也。

澳洲副揆藍山來華

南京二十九日電，澳洲聯邦副總揆藍山，偕顧問雷數德，情報員寇道，私人秘書施丹迪，助理秘書費克遜，及新聞界代表穆來卡特雷，一行七人，于二十九日晨七時乘京滬快車附掛花車抵京。外部派交際科長林桐實等到下關京站歡迎，駐京英總領波郎特，副領士浦來士，亦到站迎接。藍車抵站後，歡迎人員，先後登車，由英總領分別介紹，並報告我政府所定招待日程後，藍氏與往迎者稍談，即相偕下車步行出站，藍及隨員分乘外部所備汽車，赴我政府特爲備妥之惠龍飯店休息。午後一時，赴華僑招待所，出席首都新聞界歡宴，午後四時，英總領陪藍赴鐵部一號官舍，謁汪外長，與汪談約半小時辭出。晚七時京市長石瑛又在市府宴藍及其隨員，並邀汪及教部長王世杰司法部長羅文幹交通部長朱家驊及駐京英領等作陪，九時盡歡而散。三十日上午覲林主席，午在英領署午宴，下午謁陵，晚赴汪宴會，當晚十一時北上赴平。

藍山談話

據藍山語京記者，澳洲位於遠東，與中國毗連，此次來華觀光，僅爲聯絡中澳交誼，並無特殊使命。抵華後，承貴國政府以賓禮相待，至爲感謝。旋記者詢其澳洲聯邦政府最近是否將派商務代表分駐遠東各國，據答確有此種計劃，至將來派遣之人員及駐在地方，均待政府詳細考慮決定，本人認爲滬市爲遠東主要市場，似有派員聯絡之必要。記者又詢其來華後所得印象，據謂到華僅數日，對各種情形，尚須詳細考察，現無意見發表。末謂在京約留二三日，即赴平然後返滬，轉往日本考察云。

擴充中行整理公債

中行資本增至一億

南京三十日電，中央銀行資本，原爲四千萬，現財部已擬具擴充計劃，增爲一萬萬，經行政院通過。據財部人稱，今後擬擴展國際匯兌業務，將於倫敦紐約巴黎各大都市設分行或經理處，已於二月間發行之一萬萬關稅庫券中，撥出三千萬充資金，餘三千萬或關稅收入項下，每年提出一千萬，三年補足。

整理公債在商討中

南京三十日電，自政府決定於美棉麥借款中，提撥一千六百萬 爲整理金融 及改革幣制用途後，財部對內外債即着手稍事整理，曾一度由行政院召集有關係機關會議，商整理辦法。現待孔祥熙與蔣商洽決定後，即交財政整理會研究進行。又政界息，財部最近所擬之整理內外債方案，大致內債如九六公債，外債如湖廣債票，均在整理之列。俾公債市場，稍得回復舊觀，同時上月以來，日方對無擔保各債，要求予以整理，當局已加慎重考量。孔祥熙赴贛晤蔣，此事亦爲商討問題之一。





日政局不安與右傾

西園入京覲見日皇

東京二十七日新聯社電，在興津坐漁莊之西園寺公，定五月二日午前乘由興津開行之火車來京，將在駿河台私邸居住兩星期。因際此政局不安，公爵之來京，頗爲各方面所注視。據稱公爵來京，係爲覲見日皇，並謁皇太子暨皇后皇太后請安，因公爵將在京逗留兩星期，首相以次各閣僚必將陸續晉謁。現政界頗呈活氣，際此政界不安，公爵之來京，頗堪注目。一日電通社電，西園寺本早九時半，由興津車站偕同秘書原田出發，至下午二時十九分，於軍警嚴重警戒中，抵新橋驛後，即乘汽車逕赴駿河台本宅。該公爵擬先事休養兩三日，然後入宮覲見日皇。

政民兩黨進行聯携

東京二十七日電通社電，民政黨方面，於昨日就聯携問題，開緊急首腦部會議。於町田川崎諸氏出席之協議後，僉主關於米穀對策之協同調査，可予變更政策協定，並由雙方首腦部選任此項協定委員，而民政黨方面名額則定爲七名乃至十名。其調査項目，亦定爲確立米穀對策，思想對策與教育制度之改革，並行政財政及稅制之根本的整理等三項 。散會後，復於下午開緊急幹部會，由幹事長大麻報告首腦部會議經過情形，經正式決定後，即由大麻往訪政友會之幹事長若宮。

日國社黨宣言成立

東京二十九日新聯社電，以國家社會主義爲標榜之新政黨成立大會，於今晨十一時在芝協調會館舉行，出席者約計五百人。開始討論，確立黨名爲勤勞黨，公舉松谷與二郎爲中央執行委員長，選任委員一百二十名。暨下列宣言，均經滿場一致可決。黨綱立腳村政策。此外復有議案四件。㈠基於國體本義，以期實現君民一致之理想國家。㈡將停滯之資本主義機構，作合理的改廢，以期改善國民生活 。㈢基於愛國精神，振興國民道德，以期克服社會惡化。㈣確立世界和平基礎，爲人種平等而奮鬥，謀東洋民族之團結。㈤以社會改造爲目標 ，信奉國家社會主義。

新對滿政策之一般

東京二十七日新聯電 ，陸相林氏由國防上見地，擬樹立恆久國策。昨日午後三時半於閣議散會後，即在首相官邸與拓相永井會見，首由林氏以國防上之見地，說明日軍部對滿經濟建設之經過暨將來之方針。拓相對此即就拓務省尙在考究中之關於滿洲經濟建設方針，及滿洲行政上與軍部有關係之諸問題，予以詳細報告，並作種種意見之交換，會談約一時

半而辭去。結果擬定下記各項：㈠在滿洲治安未恢復之現狀，對於經濟建設無論如何須由日滿共同防衛見地，以滿鐵爲根幹，謀實現兩國之共存共榮，應須以此爲樹立方針之根本原則。㈡又該項計畫中當然包括結成日滿經濟集團，但關於其實行，須先謀促進與兩國國防上有重大關係之產業之發展。㈢在經濟建設上使滿鐵機能得完全發揮 ，爲此則對從來滿鐵之組織，將不免不作多少變革，惟此非如從來所誤傳之所謂滿鐵解體，乃係行將傍系會社之一部解放獨立，並實行整理滿鐵之間接經營暨傍系會社。㈣至其統一，因鑑於滿洲現狀，使其爲日滿互相扶助之機關，擬以此爲將來之研究原則。又現存之滿鐵監督權，雖由政府（拓務省）委任於關東軍經營，但實際上對於認爲無何等障害，故暫照現狀進行。㈤關於滿鐵附屬地之行政權移於政府（關東廳）管轄一項，在原則上可予承認，於是使拓務省雖僅教育之行政權，亦優先的將其收回，此項須迅速着手準備調查。㈥此外對於未解決之重要諸問題，俟今後陸軍與拓務兩省之研究結果，然後再行協議。又永井與林氏會見後，即訪晤首相，報告與林氏會見之經過情形，以求首相之諒解。

奧法西斯之幕揭開

通過新憲解散國會

維也納三十日哈瓦斯電，聯邦衆議院本日開會爲歷史上大可紀念之一日，到場議員共七十六人，其中基督教社會黨六十五人，愛國同盟黨七人，農民黨二人，大德國人黨二人，其他社會民主黨議員則均已取消。德國黨員於開幕時宣言，此次開會違反憲法，應認爲無效 。議長韓克則謂：「衆院係依命令召集，完全合法，」反對之兩議員乃離席而去。至是議長乃以新憲法提付表決，結果在場議員七十四人，一致投票贊成。議長乃稱奧國受天之祐，旋即閉會。新憲法已於今日正式公布，內容一百八十二條，共分十二章云。又電奧國新憲法經衆院通過後 ，又由參院加以核准。討論之際農黨代表發表宣言：承認政府行動與憲法相符合，但同時又請政府與親德份子互相合作，政府旋即宣告參院會期終結。歡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奧國，已成陳跡，自由之新奧國萬歲，參院即在此呼聲中，自動解散。

新憲法內容大綱

維也納二十九日哈瓦斯電，奧國新憲法明日將由國會批准，其內容共分十二章如下：(一)奧大利聯邦之定義，(二)公民權利之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有宗教及信仰之自由，奧國與教皇所訂教務條約，成爲憲法之一部。(三)劃分聯邦政府與省政府之權限。(四)立法權之組織，遇大總統會選時 ，由聯邦衆院提出候選人三名，由全國市長組織之總統選舉會票決之，聯邦衆院有決定宣戰之權。(五)聯邦上院所否決之法律，如政府認爲應徵求人民公意者，得舉行公民投票表決之，聯邦上院批准條約，大總統由市長選舉，任期七年，可再當選。(六)各省立法權由省議會行使之，但省議會之決定，須由聯邦總理予以批准。(七)省行政之規定，各省選省長一人，由總統任命之。(八)市鎮行政之規定。(九)維也納行政組織，其市長由總統任命之，另設市民會議。(十)內閣與大總統之權限，大總統爲經濟利益並維持公共秩序，得頒布代法律命令。(十一)(十二)規定審計院聯邦邦會高法院之職權，此其大綱也。聖日耳曼條約對奧和約第三部之第五條成爲憲法之一部份。

更憲前之嚴重情勢

維也納廿九日電，奧國自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施行法西斯政變後，內政不安，數越月來引起若干議論。頃間規定於五月一日起，變更憲法，採取法西斯主義章制宣告解散國會，爲政變之完成。道爾夫斯本日在上奧地利林茲地方向羣衆五萬人演說，解釋新憲法。爲預防危害計，警察戒備極嚴，爲從來所未有。因反對變更憲法者，依然頗衆。凡有擾亂和平之潛能者數千人，皆被暫繫獄中。道氏所在發言之大街，不許公共通過。沿街房屋數百所，日前已由警察詳加檢查，農人入城聽講，可免費乘車，但到時須受檢查。並派便衣警察二百名至林茲，暗中保護道氏。此外有秘密偵探百名，分佈各旅館，凡樓窗與屋面，可瞭及總理演說之地點者，皆有警察駐守。演壇四週佈有携械之輔助兵二百名，惟總理於歡迎中抵時，側街實有烟幕彈兩枚爆炸，並有一枚炸彈在公安局長宅爆發，但皆未有死傷。

史達倫堡升任副揆

維也納一日路透電，奧總理道爾夫斯現正竭力實施新憲法，奧法西斯主義內衛團領袖史達倫堡親王今日已被任為副揆，前副揆費少佐已被任為全國保安部長，此職與英內閣陸軍部相同。衆認此次史達倫堡之被任副揆，係奧國轉成法西斯國家之自然的結果。據官方宣佈，今日午夜米克拉斯總統將簽定奧國與教廷間之協約，此舉貫澈奧國與教皇間之關係，在最近數月內已有進展云。又電，今日有著名社會黨人員在威爾華特地方附近舉行秘密會議，被軍用機駕駛員察覺，乃以無線電報告當局，旋有大批警察馳往逮捕，諸人中有自稱為捷克國會議員一人云。

法捷談判圓滿成功

中歐合作意見一致

捷克首都二十六日電，法外長巴多與捷外長貝尼斯氏今日舉行首次會議，歷一小時又十五分鐘之久，法駐捷大使諾爾氏亦在座。會畢法外長向報界聲稱：渠此番在波蘭遊歷三日，現在精神甚感疲倦，但心尚安。貝尼斯氏言法外長為人忠誠。又云，此次會商，使法捷兩國之友誼關係，與兩國間之政策調和，實受益非淺。蘇俄駐捷代表亞力山德洛斯基氏在兩外長會畢時到臨，外長貝尼斯在送別巴多氏後，即接見俄使。俄代表之使命，係與捷外長討議承認蘇聯，以及俄之加入國聯各問題。又二十七日哈瓦斯電，法外長巴多在法使館延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謂渠與捷外長貝尼斯會談結果，意見完全一致，所謂一致並非徒託空言。即如對於中歐各國合作問題，吾人以為中歐方面不當樹立敵對集團，最近巴爾幹半島四國所訂立之協商公約，對於小協約各國之基本原則，並不抵觸。至於國聯係屬必要機關，為和平利益計，當使其威權益臻鞏固云。

兩外長之演說

捷克京城二十六日哈瓦斯電，法外長巴多今晨由波蘭行抵此間，覲見馬沙里克總統，馬氏設宴為之洗塵，捷政府要人皆被邀列席。晚間外長貝尼斯宴請巴氏，宴畢貝氏發表演說：謂法外長正式訪問捷克，實以巴氏此行為嚆矢，渠無任歡迎。捷克共和國成立時，歐戰尚未終結，其第一屆政府，係在法國境內組織者。故捷克與法國，感情深摯，永久不減。至於法國對捷克，從未行使威權，故捷國亦無屈處附庸之感。兩國對於國聯，始終聯繫，其關係不可動搖，而對於自由權利及自身安全，亦決以最大毅力加以維護。兩國友誼及其同盟，含有建設性質，最近兩國當道交換見地，對於中歐及一切國際問題，意見又皆歸於一致：實堪欣幸。渠今以小協約各國名義發言，正如羅馬尼亞外長迪杜勒斯柯或猶哥斯拉夫國政府代表，有時亦以同樣名義發言也。貝氏結論謂，渠對於前途，甚有希望，甚願協力從事和平工作，以求歐洲一般繁榮之恢復。法國之於吾人，不僅為友邦及同盟國而已，且為吾人之良好楷模云云。巴多答復，謂渠此來，受熱誠款待，具見捷法兩國友誼之深厚，渠至為欣幸。巴氏繼謂，捷克民族優點極多，憑其堅忍耐勞之天性，得在數年之內，速成國家生存之輪廓，其國政治家亦為締造和平，不惜盡瘁，即如年屆耄耋之總統馬沙里克及外長貝尼斯威望夙著，足當國際政治家之稱。巴多繼又謂法捷兩國抱同一理想，兩國民族友誼敦厚，毫無隔閡，任何霸權思想，皆所反對。其所承認者，但為正義及理智，除此以外，不認其他勢力之存在。兩國人民皆願各民族熙熙攘攘，安居樂業，並始終信任國聯為文明最良工具之一。巴氏結論，頌揚小協約各國之行動謂其純以鞏固和平為目標，同時對於各友邦之安全亦予顧及。

東歐戰雲德為關鍵

俄慮德侵波羅的海

莫斯科二十六日合衆社電，蘇俄外交委員李維諾夫頃已將俄德交換之文件公佈，由此項事件中證明蘇俄曾要求德國成立一條約，保障波羅的海諸國之獨立，德國拒絕此項請求，李氏遂將文件公佈。李氏并稱：「東歐之戰爭或將成為世界混亂之先聲」云。又莫斯科二十七日路透電，德國拒絕現議訂之波羅的海協定，已增重此間之憂慮，衆信德國之謀侵略

海，將為德國目前政策最急之目的，而西進以圖開拓，猶居其次，李維諾夫答覆德大使那多奈稱，德國拒絕蘇俄政府之提議，殊堪扼腕。蓋蘇俄之提議，志在鞏固東歐與德國之和平也。李氏又稱，東歐和平之破壞，將成世界新戰爭之嚆矢，今否認波羅的諸國受有威脅，無異忽視國際危局云。按德國拒絕蘇俄之提議，其理由為去年十二月俄政府曾向波蘭提議同樣協定，而此協定衆皆目為志在侵德。自德國覆文發表後，立陶宛已向拉特維亞與愛索尼亞兩國提議，簽定防守盟約，以拒他國侵略云。

德政府正集中權力

柏林三十日路透電，普魯士內長高林今晨提出辭呈，聞將由德意志內長佛立克繼任。聞高氏辭職之故，係因彼本人為德意志航空部長，普魯士邦內長職務，實碍及彼對德國航空事業之注意，故擺脫兼職，俾得致力於德國空軍及國防之事務。高林辭職後，興登堡總統即設一新部，名德意志科學教育訓練部，以羅斯德博士為部長。聞此種變更為趨向國社黨改革德意志計劃，圖謀集中權力之又一步驟云。

德擬停付外債之反響

英法一致完全反對

柏林二十七日電，本日英法兩國大使通知德政府，稱兩國對延緩匯付道威斯及楊氏借款之任何提議，均視為嚴重問題。換言之，即雖有德國中央銀行行長薩赫志確言，德國不能每年獲有必需之二千三百萬鎊，用以償債，而英法仍期望賠款之照付是也。同時德國外債債權人頃正在德中央銀行集議，討論匯付問題，自技術上言之，此項考慮雖不包括道威斯及楊氏債券在內，但債權人之決議無疑將自動的影響及之。債權人會計分為二分科委員會，明日將繼續開會討論，各代表似決心強硬反對完全延緩匯付。按德報近曾預料德國將完全停付道威斯與楊氏借款，謂德國將被逼通知其債權人，限制續付為不可倖免之事，雖特惠借款亦不能免。其原因為德國國家銀行之外幣準備金，日漸減少云。

德國態度堅決

柏林三十日哈瓦斯電，德國各債權國代表日前成立小組技術委員會二組，其一担任研究德國對於貨幣問題之立法，其一則研究關於債務償付可能性之種種數字，兩委員會繼續工作，大約將於本星期三始可提出報告書。目前債權國與德國中央銀行間之談判，聞已感受困難。交易所方面傳說談判進行如不能如中央銀行總裁薩赫特之意，則薩氏即擬辭職云。英法兩國主張根據道威斯及楊氏賠款計畫所發行之公債，當受優惠待遇，不與他種債務同等看待，薩氏則堅決反對。渠現仍望利用各債權國之利益衝突，以行施操縱。不過薩氏雖自謂無力償債，然各債權人仍向薩氏要求償付，此點各債權人業已同意云。

金融界所生影響

柏林二十七日路透電，英法兩政府之警告已引起金融界極大之驚感，第衆覺德國債權人會議，已在一種完全新空氣中開會，其為期似甚短，德國債權人覺道威斯與楊氏借款不能置於例外。蓋此舉將損害德國私家債權人，一大團私家債權人擬切實聲明，德國必須取切實步驟，造成海外更表同情之空氣，則德貨自可暢銷。蓋德國曾言，渠之無力償債，乃由輸出貿易受有妨礙也。自英政府警告發出後，今日倫敦証券交易所德債券價已轉堅，道威斯債券漲兩個半磅音，價七四，楊格債券漲至四七點五。持此兩種債券者，因德國上年未履行義務，大受損失。蓋自一九三四年初起，道威斯債券已由九五點七五楊債券已由六九之價，逐步低落，至現價也。又據倫敦電，德國國家銀行總裁薩赫志所發出詳述德國經濟不佳各種理由之廣播演詞，及今日德國長期與中期債權人在柏林之會議，已使倫敦市場中之德國公債，價格續跌。英政府之反對完全停付，並不出人意外。蓋英德貿易利於德國，德國存有不少英基金也。預料英國將與德國單獨成立取消匯兌限制之協定，或提出一種匯兌清算辦法，惟匯兌清算非官場與金融界所歡迎。倫敦輿論極不贊成允許德國規避其義務，衆認德國經濟情形之嚴重，乃鼓勵德國內貿易的政策之必有結果云。

德賠款之解決經過

在大戰損失之賠償，於一九二九年八月海牙會議時，大致已經商定，其原額規定為六十六萬萬鎊。但以後據專家審查，認此額太高，德國

無力償付，初道威斯計畫規定德國每年向各債權國償付若干款項，但賠款總額則未規定。故一九二九年楊氏計畫會議之召集，目的即在規定賠款總額。當時會經商定，德國每年平均應償付一萬萬鎊，以三十七年爲期，再後之二十二年，則數額將遞減，在前十年中，一部分款項得以「貨物」償付，以後則將停止以貨物償付。一九三〇年一月召集之第二次海牙會議通過楊氏計畫之原則，於是賠款問題臨時得一解決。一九三二年六月德國禁止以外國貨幣償債，因此國外長期債務，整個停付。德方於是年七月與持券人獲得妥協，應匯付利息百分之五十，迄一九三三年底爲止，惟道氏借款之完全償付則予以維持。頃間德國有完全停付之威脅，但英法兩國則視道楊二氏借款爲德政府直接的無條件的債務云。

西班牙政潮之起伏

急進黨組成新內閣

馬德里二十八日路透電，婁洛內閣於二十五日提出辭呈後所引起之政潮，已於今日告一結束。刻總統柴穆拉令前工商部長桑勃爾組織內閣，新內閣中急進派佔多數，包括前內閣人員多人，以羅美諾爲外長。又電桑勃爾奉命組閣，業已成功，午後六時新內閣正式成立。桑氏自任總理，重要部務如外交．內務．財政．陸軍四部，仍由羅美諾．阿降沙．麥拉戈．及希達爾戈四人蟬聯。新內閣中共有急進黨員八人，進步黨一人，農黨一人，超然派二人。在衆院議員四百五十七人中，新閣勢力僅佔一百四十八人，故其在國會中頗佔少數地位。與前婁洛內閣，如出一轍，有若干政黨未加入內閣，但已允許援助新政府。但此派議員數額，亦不過一百三十七人而已，新閣定於下星期一舉行國務會議，星期三第一次出席國會。

新閣壽命難期長久

馬德里二十九日哈瓦斯電，桑勃爾內閣定於星期三第一次出席衆院。西京各報評論新內閣成立，僉謂新閣實即婁洛內閣之變相，不過婁氏本身未加入而已。星期三衆院開會，關係特重，各報皆以此爲言云。又電今日西班牙全體報界一致承認新政府之生命，只可延長四十八小時之久。在議會之招待室中，已一律贊成此說，現在君主與社會兩黨均已一致簽名，要求政府於星期三日在國會發表政綱，屆時當有一番熱烈爭辯。觀政[illegible]斷然不變前內閣之政策，因此雖急進黨本身亦對現閣生命，抱持悲觀。公共意見相信，所謂解決內閣風潮，其實已置眞正政治糾紛於不顧，若欲清理政府，必須從根本上辦起云。

裁軍視線集於義美

倫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關於軍事問題之談話，暫時停頓，若干政府派保守黨及反對黨報紙，均表示可惜。「每日電訊報」謂：倫敦外交界對於一事，認爲頗有意義，即義外次蘇維治去後，美駐英大使屏漢對於法國與義大利談判之趨勢及結論，曾加以調查是也。美國官場對於歐洲裁軍問題之糾紛，突然注意，可見美國國務院態度，或有實踐之可能。

英擬採納義國計畫

倫敦三十日哈瓦斯電，以英國裁軍計畫爲基礎而進行之軍縮談判，業已失敗。政府現似出一種新方向考慮軍縮問題之解決，新方向爲何，即義大利主張之軍備限制計劃是也。英對於美國主張，素來反對，現則以爲依此計劃，或有成功之可能。內閣軍縮問題小組委員會，對墨索里尼所提之計劃，將從詳研究。星期三內閣會議時，將以研究結果提出報告，又電，本日下午內閣開會，討論外交情形時，決定於下星期六在下院辯論軍縮問題。政府此項決定之用意，在聆取國會議員之討論，以推測輿論對於軍縮問題之趨勢云。又電，海軍部本日定造九千噸新巡洋艦兩艘，又一九三二年份造艦程序中所規定之潛水艇一艘，本日已在卜根海港行下水禮，新潛水艇名「沙爾門號」排水量九百噸，發動力一五五〇匹馬力，長九十二公尺，廣七公尺二九。

美國暫守旁觀態度

華盛頓二十八日哈瓦斯電，羅總統與郝爾及裁軍會議美國代表台維斯會商歐洲裁軍問題歷二小時始畢，事後台氏聲稱渠仍望歐洲覓得解決政治困難之方，歐洲時局現確嚴重，五月間裁軍會議重行開會時，或因形勢嚴重，而較易覓得解決方法。羅總統希望各國表示誠意，繼續進行限制軍備之談判。倘總統認[illegible]某之重赴歐洲，有益於時局，則某亦不憚此行，而

準備隨時出發。現據總統之意見，以爲歐洲政治狀態之改善，當先由歐洲政治家從事於必要之工作，而後美國可追隨其後，以參加軍縮工作之活動也。羅又以爲，美國前曾建議訂結全世界普遍之公約，以禁絕一侵略行爲，與現有疆界之違犯，可見美國在外交上對於法國安全願望，已充分顧及矣。又電，羅總統召見裁軍會議前美國代表台維斯與之討論美國對軍縮問題應取之態度，若干時以來，若干方面敦勸總統對軍縮有所行動，而總統之意，仍以爲歐洲是否樂於完成軍縮，應由歐洲人自決之，以是決定美國對於舊大陸內部之爭執，仍不過問。五月二十三日軍縮會議委員會開會時，美國是否派員參加，現尚不得而知，美國現正向各國非正式試探意見，出席問題必俟確知歐洲各國意見之後始能決定。現已有多數要人及若干美國及外國團體，向羅斯福陳述軍縮會議失望情形，並告以美國如及時行動，或可挽救僵局。昨日自由主義甚有勢力之「國民」雜誌總主筆魏拉爾尙率同多人往見羅斯福，請其行動。不過美國一般民衆對於美國干預歐洲糾紛一層，非常反對，此爲吾人所不當忘者云。

蘇維治抵比京

比京二十六日哈瓦斯電，義外次蘇維治由倫抵此，與外長西姆斯舉行談話之後，又往謁國務總理勃洛克維爾。據公報聲稱，所談係屬關係各國之問題，又軍縮問題種種情形，亦經雙方討論，談話精神，至稱友好云。蘇氏又會謁見國王里阿博三世。

英日商約談判無望

英對日貨將絕限制

倫敦二日路透電，英商長倫西曼與駐英日大使松平間關於日貨競爭之談判，迄未產生任何諒解。倫氏雖努力欲獲直接談判之基礎，然卒無效果。故衆信倫氏明日將照會松平，如不能獲有諒解，則英將不得已而與殖民地會同採行保護自己利益之計劃。蘭開夏國會議員預料，英商相將於五月七日在下院宣布殖民地採取一種限額制度，以限制日貨之輸入，而海外自治地則可自行發起決定辦法，想自治地亦必同情於英國政策也。據日人方面言，所須討論之任何提議，應由英政府提出云。又倫敦二日新聯社電，印日新通商條約文件，已於本日到達倫敦，日大使館與英政府磋商簽字，俟日外務省之訓令到達後進行。惟日本法制局對該條文將予以審議，預料兩國正式簽字，尙須相當時日。

非人欣然接受獨立案

過渡期間保障中立

馬尼拉一日合衆社電，今日此間一面舉行美國杜威將軍在馬尼拉灣戰勝西班牙艦隊三十六周年紀念之際，菲列濱議會在奎松領導下，已批准美參議員泰丁斯與麥克多非所提之菲島獨立議案。今晨十一時菲參衆兩院開聯席會於衆院，奎松先將菲島獨立案誦讀一過，次宣讀菲議會接受獨立之議案，議會於十一點零七分歡呼接受獨立案。今後菲島即將起草「菲列濱共和國」憲法，憲法經羅斯福批准後，美國即起始將保有三十六年之主權，交同菲人。今日議會前有五千市人候訊，菲島總督慕菲，馬尼拉市長恩紹，駐菲美軍司令派克將軍，及其他高級官吏，均會到會，並有警察樂隊奏樂。奎松於向美國放送之無線電演說中，對美國履行解放菲人之預約，作讚譽之詞，並稱相信菲島將來能保持獨立。參議員奎松現已五十五歲，彼領導第十次菲島獨立請願團，新自美國歸來，彼之自由運動，在美國初不受歡迎，國內亦有歐斯門納等人反對，現彼已大功告成。憲法起草會將於十月一日以前開會，政府過渡期間爲十年，在此十年內，美國將放棄所有權力，及海陸軍根據地。菲列濱共和國於十年後即可正式成立，但自明年一月一日後，實際即成獨立。奎松有第一任總統希望。菲島政府將以美國爲模範，而不採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此外另有計劃，訂立一國際條約，保障菲島中立，菲島得到如瑞士，比利時及荷蘭所享之中立時，即將加入國聯云。

印度反對新憲運動

各政黨組統一戰線

孟買三十日哈瓦斯電，印度仇視英政府所擬印度憲法改革草案之人士，原擬召集全國大會，討論反對辦法，現聞此議已作罷論。若干人主張，由反對憲法案之各政黨，例如自由黨之類，舉行會議，俾決定舉行強

烈反抗運動，並往各處舉行競選。現和平反抗運動既已暫時停頓，上項運動即可由國民大會主持辦理，此項辦法一旦實施，則各政黨與國民大會合組統一陣線一層即較易實現。

罷工風潮形勢嚴重

孟買二十七日電，工潮今日驟趨惡劣，九萬工人中有七萬人罷工，因此五十一工廠中有四十一廠停業，示威者騷擾不已，因此今晨發生嚴重暴動，罷工者數百人因不願被逐，遂與二十餘警察徒手相搏，因此發生騷動。警官一人開槍一響，亂民四散。此外拉息斯地方亦報告發生罷工風潮，暴動者以石塊投擲警察，警察五人受重傷云。

美國復興運動停滯

華盛頓二十九日合衆社電，此間官方相信，羅斯福工業復興工作將至少有數星期之停滯，以使領袖人物認清目前情況。行政領袖現正亟於決定需要何項新立法，以為工業復興成功之保障。觀察家指出，政府已經發現為刺激繁榮之大批開支，必需早晚停止，工業復興努力之停滯，並不代表對「新政」之不滿，預算問題漸成可慮事件。按現時開支率估算，羅斯福將不能如彼之預計，於兩年內使預算平衡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四月廿七日起至二十三年五月三日止

（記者）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二十六日日外相廣田以修正之日外務省聲明書，送達美大使館，並聲明十七日之聲明書非正式存在。

△蔣電令豫鄂皖贛閩五省，增加工人工作時間為十小時，以裕生產。

△英法聯合通知德國，聲明反對任何關於停付外債之提議。

△孟買發生紡織業大罷工。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贛剿共軍克復廣昌。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澳洲副揆藍山抵京謁汪。

△孔祥熙在贛公畢，赴漢晤張學良。

四月三十日　星期一

△王正廷奉汪召入京，有所談商。

△財部否認，以義庚欵三千萬元，由財部發公債說。

△奧國通過新憲法，解散國會，實行法西斯蒂政制。

五月一日　星期二

△美政府發表對日質問全文，聲明條約上之權利義務，非任何一國所能武斷。

△美使詹森，及美銀專家羅傑士先後抵牯嶺謁蔣。

△行政院議決，余井塘兼蘇民政廳長。

△平粵航空開航。

△菲律賓議會，通過接受獨立法案。

△奧愛國同盟團首領史達倫堡任副揆。

五月二日　星期三

△宋子文飛抵蘭州，黃紹雄由蘭返陝。

△美使自贛抵京，謁汪談外交問題，及修改中美商約。

△須磨訪汪，傳達有吉歸國後，日本政府對華之態度。

五月三日

△內田抵京謁汪，希望整理對日借欵。

論評選輯

吾人之東亞和平觀

駐京日領須磨氏，向汪外長解釋四點 ，與日外務省十七日之談話聲明，顯有出入。我外交部發言人，前晚已再度聲明我國之立場 ，其詞嚴正，中外共見。吾人茲有不能已於言者，須磨氏談話，及昨日東京電所傳廣田外相談話，皆有中日有共同維持東亞和平責任之語，而自十七日以後日方對外一切詭辯，皆以東亞和平為言，尤其解釋，凡一切條約關係，皆可以東亞和平為口實而否認之。關於此基礎的一點，中國人義應有至誠至正之表示，以破日方之藉口，兼望其有真正之省悟也。

十七日之日本聲明，及駐美日使齋藤之數度談話，與所謂期望中日共同負責維持東亞和平者，根本不同。蓋共同負責者，平等負責之謂，而日本聲明之涵義，則直抹殺中國之獨立主權，共同負責之謂何？故所謂共同負責云者，特修辭上粉飾之語，日本真意，不若是也。吾人茲願喚起日本朝野作最後之反省！夫東亞和平之惟一危機，即在日本侵犯中國，同時維持東亞和平之惟一方法，即在日本尊重中國主權。此理至明，不需多論。蓋東亞和平之保持，實以中國之獨立強盛為前提，中國強盛，則所有以中國為中心之一切國際危機，自然消滅，而中國縱強，強不過日本，尤其海上軍權，中國毫無基礎，現狀推演，雖以一世紀之經營 ，亦必遠不及日本，日本為海權大國，中國則國權不能出海岸，此種狀態 ，今後勢將繼續，是以日本於中國之強盛，絲毫無畏忌之理由，同時可知中國奮鬥之目標，只在消極自保，此事實上中日可以永久相安之天然的關係也。中日既相安，國際傾軋，自不能行於東亞，於是東亞和平之局定矣。各國之於中國，以通商自由為惟一願望，然條約上雖機會均等，事實上則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則有勝有敗。關於此點，日本以地理接近之關係，天然占有利之地位，試設想果中日相安，和平鞏固，在遠東市場上，誰能及日本者！於是日本愈富愈強，歐美各國更無與日本在東亞作敵對關係者矣。以上所云，乃為兩國計，尤其為日本計，實最順理成章之坦途，抑為保持東亞和平之惟一永久的有效的方法也。日本捨此正路不由，乃無時無日，不垂涎中國大陸，九一八以來，竟用武力占我四省，觸犯三大公約，毀壞中日現行條約之正當關係，於是東亞和平，發生重大裂痕，此日本之責，非中國之咎。追塘沽協定，中國既屈於武力，事實上坐視日本占領我領土而不能問，此種狀態，當然是暫時，不是永久，因其與東亞和平之義 ，根本違背。日本果有堅明之政治家，早應就此反省有所善後，乃最近計不出此，反逞其侵略之慾，更食指大動，竟欲撼動中國國家在國際上之根本地位。此誠既貪而愚之表現，將得不可思議之報酬。何則？世界所餘之惟一有望的未開市場，只此中國大陸，除非各國皆為日本所戰敗，事實上甘於退出東亞舞台，則無論如何，當然不能坐視日本之侵并中國。何況維繫國際和平之工具，端賴條約，設條約皆可無效，國際和平，將一日不能保持。九一八以後，日本既已撕破九國公約，今將更進一步抹殺中國之獨立，則世界列強為其本身利益之計，其不能旁觀到底也明矣。日本之自斷也，為國

慮一九三五六之危機，甯知本無危機，實乃日本自造。今不於危機根源之滿洲問題，與中國謀可能的解決，反欲倒行逆施，以更促危機之擴大，是危脅東亞和平之責任，全在日本自身，心勞日拙，此之謂矣。夫中國之立場至簡，其決心亦至明。中國對日本從無加害之意，於其强大，亦向不妬視，誠以中日立國之需要，根本不同，日本須發展海外 ，中國則只求自足，故原則上，中日儘可永久相安。今之不安，日本侵略中國之故也。中日現狀，强弱懸殊，然中國亦當然有其最後決心。即對滿洲問題，絕不承認僞國，此後將永久向日本要求還我領土主權，同時當然盡最善努力，以自衛其國家之獨立。其於日本，自塘沽停戰後，務欲實際相安，然倘若日本侵害我獨立，當然與之拼存亡，決生死。中國並不希冀特殊之外援，然却深信日本呑併中國之任何企圖，絕不能爲世界所容許，凡此皆所謂不得已之最後立場，絕非自動的欲與日本作敵對者也。玆願警告日本，速棄貪念而求正軌！夫所謂共同負責維持東亞和平之語，任問中國何人，必無不贊成者，中國所求，亦正在是。然須其語爲正當之解釋，不含欺詐與威脅之成分。日本而眞正覺悟也，東亞和平，立刻安定，任何國際危機，皆不能影響東亞。反之，倘如最近之聲明，野心日露，貪慾日增，則日本伸手之日，即東亞大亂之時，歷史上自有負其責者，而中國不之負也！

（錄四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國民須有幾種基本觀念的改革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十七日的非正式聲明，得到全世界極强的反應。雖然最近日外務省方面，又有修正的談話，較之十七日聲明略爲緩和，但依然可認爲是二十一條以來最嚴重的一件事。本報已經有幾篇社評從政治及外交觀點論及此事，現在再對我一般國民講幾句話。

我覺得我國民應當在這時應當經過一次澈底的「改宗」。應當發現「國」的重要性。日本人會對國聯說中國不是現代的「國」。這話嚴格講起來是對的。中國最多可以說已達到西人所稱爲Nationality 者，而沒有得到 Statehood 。中國人根本不知道一個現代的國是怎樣的。

甚麼是一個國，或更進一步問， 國應該是怎樣， 本來都不簡單的問題。以後我們希望有機會能把怎樣做公民，怎樣看法律，怎樣看政府，以及個人與社會及國的關係，等項問題，隨時提出來同讀者討論。今天祇先從經濟的觀點，指出國人有幾種觀念非澈底改換一下，便永也不能明白甚麼是現代的國，甚至都不能明白爲甚麼不該作奸商，不該作漢奸！

第一，我們必須曉得，當談到國的時候，個人的利益是不能當做大前提的。這是一個基本的假設，不有這個假設，社會，尤其是國，便根本講不成。講政治學理的也有以利益爲前題的，英國邊沁一派的功利論者便可以做代表。但是他們所提出的利益也不是個人的利益，乃是大衆的利益。所以他們唯一的目標便在求得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個「最大多數」是必須時時顧到的，不然若人人以自己的利益爲前提，結果必鬧到無政府的混沌狀態，連自己的利益都須一齊犧牲。中國聖人雖然也敎人汎愛衆人，但大體上因爲中國永沒有脫離小規模的農業時期，所以一般人的倫理理想永是從個人出發，而以家族做最高階段的。我們認爲這種傳統的理想，幾乎非要上下翻掉一下不可。在現代社會之下，若打算實現最優的自我，非先忘掉自我，從大頭做起不可。若打算謀自己的利益，必須先以最大多數的利益爲前提。我們敢說在現代社會下，一個人的人格，和他所能享有的權利，都必是由于他先能與社會同證，然後再由那社會演繹出來的。就現代趨勢看，幾乎可以使我們相信，如果沒有治安的國（也許還須再向上推一步，推到整個的世界），便無家可齊， 如不懂做一個公民， 便無身可修，無心可正！這種基本倫理觀念，國民非嚴重考慮一下不可！

第二，我們必須曉得， 現代的經濟利益， 必須藉政治力量來維護不可，自從工業競爭達到相當激烈程度之後，歐美各國都以關稅爲保護與培

植本國工業的利器。近來更因工業發達的原故，工業的統制，全國經濟的統制，幾乎全須仰賴政治力量。試看共產的蘇俄，法西斯的德意，甚至資本主義的美國，沒有不是利用政治來解決經濟問題的。馬克思派以爲政治的結構須由經濟因子來規定，而有把政治地位放在經濟之下的意思，殊不知在實際上，欲想解決經濟問題，必先從政治方面入手的。可見政治力量之可寶貴，實出乎一般人的想像。

中國人因爲始終沒有過過嚴格的政治生活，更沒有享受過保護經濟利益的政治力量的好處，當然更夢想不到政治力量比經濟利益還有重要性，還有在先性。現在環境已經不同了，國人除去爲外人做買辦或推銷人外，若想自己組織一個比較大的企業，不久必被外人以優越的勢力壓倒。就以紗廠業來論，試問我們得來的教訓還淺嗎？就是日本最近的宣言，想壟斷全中國的發展，豈不也因他的國力强厚？所以我們在這時人人如仍有謀生活的決心，謀經濟發展的決心，我們必須先將這決心的大部放在樹立政治力量上方可！因爲這纔是一條順道，纔是一條捷徑。

第三，上面兩節已經證明若打算謀經濟利益的實現，必須以「國」做出發點，現在我們還要指出，利益問題還不是我們要成立一個强有力的國的唯一理由。國和政府，還不祇是工具，牠有牠內在的價值在！我們如果相信政府祇是一個實現利益的工具，那末政府若不能在一時達到這目的，我們便立刻會不愛護牠，會不寶貴牠，甚至會不惜將牠交給外人代辦。這是最大不過的錯誤！國是人民自由之表現的總集合體。人民要做人民自己的主人，國要做國的自己主人。 我們自己規定自己的前程， 決定自己的命運。自由同生命人格是不可須臾離的。自由是不能因經濟利益賣掉的。這一種觀念，是現代人必不可少的，如同以前做一個中國人起碼須講孝親，女子起碼須守貞節一樣！

中國以前根本就沒有「自由」這個字。所以嚴復譯密爾的「力勃提」一書時，還題名爲「羣己權界論」。一直到現在，一般中國人還沒有自由的觀念。前幾十年外國軍隊打到國內的時候，便家家掛起「大順民」的旗子。有智識有地位的人，爭着住在租界裏面，求洋大人的保護。去年日本軍隊進承德的時候，也是中國人迎進城去的。現在人們又拚命販賣日貨，購買日貨，甚至要到僞國去當華工，甚至要幫助敵人在華北做新活動了。並且最妙的是，做這些事的人，根本就沒有覺到牠的可恥。這實因爲我們絕對沒有自由觀念使然。華北民衆因爲屢次經過異族的侵略與壓迫，所以更馴順更麻木一些。現在當日人迫我愈急的時候，人民的國家觀念，自由觀念，非盡全力在最短時期內樹立起來不可！有言論責任的人，更應當把注意力轉到這一面來。

我們在本文內所提出的幾點，恐怕一定有許多人指爲淸談。但這幾點都是極平常的做現代國民的基礎觀念。沒有這些觀念，國的力量便永也培植不起的。在最低限度，我們大衆也先應該學習着發見上面所舉幾點，是西人做人最基礎最普通的條件，而我們若想樹立一個同樣的現代國家，也必須先拿這幾種精神，代替舊有的精神方可。

（錄四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英國與中日問題

英國對東亞的外交政策有兩大基礎，一爲印度帝國的支持，二爲遠東貿易的發展。反對英國帝國主義者也許會嫌這話說得太和平些。但我們要曉得英國的帝國主義本以貿易爲骨幹。即它的佔據印度也是爲了貿易，不過既佔而後，責任擴大，不能輕易放棄，更不能不有種種政治上的設施罷了。

因爲印度須保護，所以在十九世紀中，英國和阿富汗緬甸等國發生了好幾次的戰事，和中俄兩國發生了不斷的疆土上的衝突，更進而併吞了與印度接壤的許多小國。驟然看起來，好像英國也蠻橫極了，但它的蠻橫全

是保護印度一念所鑄成的大錯，而不是它的本性。

因爲遠東貿易須發展，所以英國第一不能容忍任何一國閉關自守，拒絕貿易往來；第二不能容忍任何一國在任何另一國家取得獨佔的勢力；第三希望中日等國俱能繁榮安定。我們如仔細研究英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這些確是基本的原則，雖則在實行上還免不了多少出軌的，違反初衷的行動。雅片之戰，在我們看起來，固然無理極了，但英人的初心確祇爲維持並發展廣東的貿易。十九及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有被瓜分的形勢，各國競取租借地以爲日後確保勢力範圍的根據，如德之租膠州灣以謀山東，俄之租旅大以謀滿洲，於是英國亦租威海九龍以維均勢；但英人所切望者仍爲中國全國的門戶開放，而不是列强的各據一隅。所以海。約翰所倡導的門戶開放主義事先卽獲英國的熱誠贊助。英人保守，對於我國的各種革命向不贊成。然其所以反對之故乃恐秩序紊亂，害及貿易，初不欲干涉我們的內政。英國確望遠東各國俱臻繁榮安定，因爲祇繁榮安定才能發展貿易。

英國過去聯日反俄的遠東外交是不難解釋的。帝俄對於中亞的領土野心極大，在在足以危害英人在印度的勢力，故英人不能不反俄。當時的日本則與英人保印經商的兩大利益俱無衝突的地方。日本和印度相隔甚遠，兩者並無關係。同時日本的對外貿易也沒有到了足以影響英國的對外貿易的程度，所以英日聯合以拒俄的外交是最自然不過的。

英國現在對日仍極友好，但親熱的程度已遠不及一九零一到一九二一的那個時期。俄無領土野心，故英無聯日制俄的必要。德國海軍已等於零，故英亦無聯日以禦德的必要。同時，日本的强盛，日本移民美澳兩洲的野心，以及近來日貨的傾銷，使英帝國的殖民地及英所不能不聯絡的美國俱對日本存畏懼猜忌之心，而沒有好感，於是英國對日也不能過於親熱。一九二一年英日同盟的不復繼續卽是英國顧全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兩自治地的一種表示。我們敢說，日本一日不能使美澳等國覺得它是一個可親的鄰國，日本便一日不能使英國再成它的摯友。我們承認英國的保守黨年來仍一致袒日，但這與其說是自由意志的表示，無寧視爲過去友誼的反照。

英國對華大體和美國沒有分別。它的主要的野心也在發展貿易。要發展貿易自不能不望中國繁榮安定，而在中國未臻强盛以前，尤不能不維持門戶開放主義。這是和美國相同的。不過英國在華的利益較美國的爲大爲雜，並且又有租借地一類東西，境界又相毗連，於是中美間所不常見的小衝突，乃常起於中英之間。

但英國是不會和美國同樣的反日袒華的。美國畏日，而英國則友日，英國固不願日本侵華，不願日本破壞門戶開放主義，但也不願因欲維持門戶而遽獲罪於日本。我們上次討論美國及中日問題時，曾謂美國不願因中國門戶關閉而同日本開仗。英國不但不願開仗，連傷日本感情也是不願的。截至今日，英國保守黨的報紙仍一致對日作諒解，向來親日反華的每日郵報且勸英國放棄中國市場，英國政府固是第一個對十七日的聲明書有表示者，但西門在國會中的答辭，則毫無主張，完全官話；對日照會則客氣萬分，與其說是反對日本的表示，毋寧說是替日本預留下場。譬如孩子淘氣，溺愛的祖母明知父母將有嚴罰，於是先將孩子輕輕地責備一頓。父母爲顧全老太太的面子起見，那好再將孩子嚴罰？西門是比保守黨還要保守的人物，本是宜於做老太太的。他又是律師出身，於是又告訴了我駐英公使關於四國銀行團協定的一套廢話。實則四國銀行團既早成陳事，那協定也早失效力。廢紙堆裏找出協定來幹什麼呢？其用心也不過在給中國輕輕一鞭，給日本小小面子，免得它見了照會發怒罷了。

但是，對於目前的問題，英國也不能不受美國態度的影響。如果美國積極的反對日本對華的獨佔政策，則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也必同樣的反對。在對日方面這些國家是一致的。如果它們反日，則英國也不能不反日。英國是不願因中日問題而與日本破裂的，但英國更不會因中日

問題而喪失自治地的好感的。以中國與日本比，英國寧願親日遠華；以日本與美加等比，則英國絕不能不遠日而親同文同種，且多數尚同屬一王的國家。華府會議時英國既可割斷英日聯盟的關係，則將來更不難易親日而為遠日，甚或反日。此中連鎖的關係，當此國家存亡危急之秋，是不能不知道的。

還有一層，我們也不能不知道。英國雖不願因門戶開關問題，而獲罪於日本，但英國究不甘完全放棄中國的市場。如果日人因要求一部分的關閉（路透華盛頓二十四日電，齋藤告美副國務卿，謂日人並不要求將門戶全部關閉）不成功，老羞成怒，竟進而用武，而我則持以決心，步步抵抗，寧亡不辱，則中國的市場將破壞無存。在那種情形之下，英國為貫澈它的貿易政策起見，也是不能坐視的。所以不特為保存國格起見，我不能屈辱；即為外交起見，我也不能無決心。

（錄四月二十九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俄國與中日問題

赤俄在立國的初年本是主張世界革命的。在那時候，資本主義的國家祇有一致敵視，而無絲毫和它相親的可能；只有被壓迫的國家，如德，如土，如我國，才能和它親近。世界革命的主張愈放棄，則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携手也愈可能。到了今日，俄國一心一意要實行計畫經濟，要發展輕重工業，要以成功的社會主義來証明資本主義的錯誤，更藉以促成資本主義的滅亡，故已絕口不談世界革命；談世界革命者且被視為異端邪說之徒，而受放逐的嚴刑。赤俄一不談世界革命，則它的外交關係也立和普通的國家一樣；它也聯甲禦乙，或聯乙禦甲，祇問利害，而不問經濟或政治制度的異同。

俄國在西歐向有一個大敵。遠的不說，自十九世紀以來，先有法國，繼有奥國，後有德國；革命之初法國又為大敵。然歐戰而後，法德更不相能，而德俄之間則有人口三千萬，軍力極為可觀的波蘭。波法交好，德法交惡，一時是不會變更的；所以在西陲方面，俄國的敵人，無論是波法，俱是不足畏的。

但俄國東陲的情形則適相反。日俄不對立，而中國無足輕重。俄固沒有抑日的意思，俄固願同日本和好，但絕不願以沿海洲或東部西伯利亞為友好的代價。所以俄國如一日疑日本有侵入西伯利亞的野心，則它便一日不能安枕，一日不能不畏日，也一日不能不有預防。而且俄之畏日和美之畏日更是不同。美雖畏日，但自知日無侵美的可能；故尚可力戒仇視的態度。日本侵入西伯利亞則不但可能，且甚易易。自日人據我東北以來，日俄接壤自二百公里（庫頁島）一增而到三千五百公里，日軍隨時隨處，可以直襲俄境。俄國對此遠東和平的擾亂者自不能如美國的泰然自若。

如果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尚有相當的武力，則第一，日本根本沒有和俄國面面相覷的可能，第二，日本即和俄國接壤，因恐我國襲其後方之故，也不敢存對俄作戰的雄心。不幸我國現在的實力微而又微，既不能抗日，又不能使俄國有重視我的友誼的必要。而且我國十餘年來對俄的態度亦甚使俄方灰心。聯俄容共本亦我所同意者，乃反共而後尚須繼以反俄，比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徒反共而不反俄者更進一步，一九二九更因輕敵之故，而有對俄的戰事。國人健忘，或早已忘了那年的痛事，但在對方總留下中國人勢利不講情誼的壞感想。及後九•一八事件發生，我方要求復交，但復交而後，則又絕對冷淡，連商務關係也不願有積極的發展。所以俄人現在既不重視我國的態度及行動，又不願自動的和我國發生進一步的關係。在這情形之下，要它對於中日問題為助我而助我是不可能的。

俄人對十七日日本外務省聲明的態度是這樣的：『日人固兇狠萬分，日人的目的如果眞能達到，則日人將成為東亞的主人，而我國在遠東的領土也將不保；但日人現既向列強挑戰，則不妨暫取觀望態度，先讓日本與

列强爭一短長，如果日人失敗，獨霸主義不能成立，則當然於我最為得計；如果日人有成功的希望，則我再聯合各國，共同反對。』倫敦泰晤士報里加訪員所得俄國官方消息，謂俄政府認日本的新行動足以使日人對俄的緊張情緒移向列强及國聯，蓋可為俄人抱着這種態度的明証之一。但俄人是決不能讓日人獨佔中國的。日人獨佔而後，英美祇丟了一個現在已有相當重要將來必更重要的市場，但俄人則將有一勢不可當的勁敵。現在日人僅佔東北，但俄人已在竭九牛二虎之力以防日人的侵襲。如果日人一旦獨佔中國的全國，則接壤的邊界將延長至八千公里以上。這又豈是一心一意要發展內部，改良經濟制度，而不想戰爭的蘇聯所能容受？所以俄人的袖手旁觀是不能長久的。如果英美等國請俄國協同行動，俄國一定會適中下懷樂於應允。如果各國俱採觀望，而日人則向中國進逼無已，則日俄間的戰機惟有更近而已。

在俄人衷心的深處當未有不望中國與之合作的。蓋因日俄戰爭如一旦發作，則日人必強中國助日攻俄，如中俄此時能有進一步的友誼，則日人利用華人的野心便將不易實現。不過俄人近年來多少覺得華人是難與的，所以要有進一步的友誼非從我方主動不可。現在一切軍事的，政治的聯合俱講不到，俄國也無投資的力量。現在我應努力的即是中俄商務關係的發展。這是增進友誼的唯一方法，而當局應睜開眼睛，奮其勇氣，努力進行的。

末了，我們也願再告日本人一下。你們近來常詆我們用所謂『以夷制夷』的政策。好像說破了以後你們便可離間列强與我國的感情，更可嚇倒我們的當局，使當局不敢再和友邦接近似的。這種空夢你們此後不必再做。國際的關係在平時即脫不了聯甲制乙的痕跡。現在我們正如强盜臨門的居戶，自不能不向鄰居喊救，更不能拒絕鄰居的表示公憤，或幫同喊警。你們一方這樣的欺凌中國，一方又不許中國和比較可親的鄰居往來，那眞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强橫無理之尤。本月二十一日你們外相廣田告俄使，如俄『滿』能直接發生外交關係，則定於俄國有利。你們也不是在想聯俄以制華麼？如果聯某國於中國為有利，中國必定要聯的，你們的恐嚇也是徒然。

◇　◇　◇　◇　◇　◇

揭穿日本之錯誤點

（錄五月一日天津益世報）

日外務省十七日之聲明，據最近日方觀點，謂問題已了，因該項聲明，在正式的意義上已不存在，而另以二十日之談話聲明為準。即所謂「歡迎中國統一與繁榮，但必須中國以自己之努力得之。」此外廣田對英大使有正式覆件，對美亦有書面聲明，日本新聞電，曾報告內容，而各有出入，其正文未經發表，據日方消息，將不發表，是以正確之內容為何，迄不得知。所知者，英方似已釋然，美政府則始終沉默，並不以日方之修改聲明，而視為問題之結束。

是以一言蔽之，本問題迄今尚在五里霧中，究竟某次談話是代表日本眞政策？究竟日本此後進行其政策是急是緩？其於中國也，究竟是誘是脅？抑誘脅兼用？其誘也，如何為滿足？其脅也，以何為止境？凡此皆在可解不可解，可測不可測之間，不惟中國作如是想，世界皆作如是觀。其所以然者，試觀此兩星期之經過，忽而使世界突感非常之危機，忽而又表現和緩之面目；而同時一方面再三宣稱十七日之談話聲明，實質上即廣田在議會宣布之方針，一方面則又稱十七日之聲明已不存在。吾儕認識漢字之中國人，苟將廣田在議會演詞，及十七日二十日兩次談話聲明，與其駐美大使齋藤前後數度談話，比較對照以讀之，固可發見其共同點，同時則不能不感覺其遣詞命意，皆有出入。是則其伸縮緩急之間，畢竟其最眞確之目的何在？畢竟日本最後欲中國如何？有不能僅以文字判斷者矣。

吾人茲不欲對於其前後談話聲明，作文字上無益之研究，而將單刀直入，揭穿日本之錯誤點，以促其反省！曰：日本最近一切表示中，有一點

在原則上應可得中國國民之共鳴者，爲所謂東亞人自決東亞事！此言也，惡意解釋，則爲日本欲獨吞東亞，然善意解釋，則東亞自保，黃人互助，豈非佳事！然而欲使中國人俱善意解釋，而共鳴其主張，則須更有一前提，即日本須不問歐美如何，其本身先有一確切不拔之政策。再具體言之，須日本自動的尊重中國之統一與獨立，不問歐美形勢如何，中日間得互尊互助以自決其問題，是也。夫日本之不悅中國也，謂其倚賴歐美。其實今日凡有自尊心之中國人，皆反對倚賴任何外援，然不幸日本之做法，乃隨時隨事，證明其施行對華政策之對象，不爲中國而爲歐美，尤爲對美。換言之，其對華控制之緩急，事實上時時看歐美，其在國際上辦得過之最大限度，即其對華政策之最大限度。是以在事實上使中國人得到一種結論曰：假若無歐美之勢力，假若東亞方面，無現在不完全之勢力均衡，則日本無疑的定將襲用其占領東北四省之手段，更進而謀吞併中國之全國！抑此非神經過敏之苛論也，苟回首二十年來之事，民四何以提二十一條，以在歐戰期間故；華府條約何以成立，以英美一致，日本國力不敵故。九一八以後，日本何以得占領四省，則因窺破歐美本無實力干涉之心；熱河戰後，何以不再占關內，則因顧慮國際有不能長此坐視之勢。是可知日本雖時時反對中國賴歐美，而其自身却時時以歐美形勢定政策也。夫中國多年來內政之紛亂，外交之粗疏，我國民固已痛切感知；在九一八以後，尤其塘沽協定以後，其感到創鉅痛深，以爲中國今後必須自身切實負責，不可再誤三誤。其於日本，亦何嘗不願覓相安之途徑，解過去之糾紛，然其奈事實相逼，提懼日增。最近日外務省，又無端投此巨彈，假使世界輿論不激怒，英國不問，美國不管，則恐並最近綏和的修正亦不可得。是以日本在事實上所表現者，初非眞誠希望東亞人之自決自保，由中日兩國民披瀝胸襟，互尊互助，以決大計而維和平；乃不幸仍爲其過去二十年之舊套，依然憑其對歐美最大限度之對抗，以決其對華最大限度之進展。此在其自身言，主張矛盾，北轍南轅；由中國言，則勢有永遠認其爲可畏之强鄰，不堪視作共保東亞之信友，事實如此，其奈之何哉！

吾人故喚起日本朝野，速對此根本一點加以反省！即倘如日本誠意不願東亞問題受歐美干涉，則必然的應自行對中國統一及獨立，表示尊重！滿洲問題，在還我領土主權之原則下由兩國政府，設法解決，此外兩國一般外交，則互尊互信，平等提攜！吾敢斷言東亞和平如磐石之安，歐美任何勢力，永遠無侵犯東亞之一日；若不此之圖，對中國常抱侵吞支配之大慾，對世界只爲武裝備戰之經營，口稱願中國共同負責，實則視若無物，日以東亞和平爲藉口，實則自種禍因，自關亂源。其定方針，決步驟，完全以槍桿計算，除武力以外，不認國際間有其他可信之友，可守之道，是則必有四面楚歌之一日可知矣！十七日聲明，已使世界有如見肺肝之感，而未來之一切國際波瀾，惟有東亞國家誠意互尊，可以平息之，若干文字修正，斷無結束危機之效也。

（錄五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送遠東選手出發

第十屆遠東運動大會中國選手，今日將出發上海，願爲數言，以壯其行。

本屆大會之最可遺憾者，爲我東北四省學生不得以中國人之資格參

加。此為自四年前上屆大會後之最大變遷，同時或即為遠東大會今後不能繼續維持之主要關鍵。是以中國選手今日之赴會，乃以民族的一大悲劇為背景，且事實上恐竟為在遠東大會最後之參加。

上月三國委員在上海集會時，日本方面，提議加入「滿洲國」，中國只知我東四省，不認滿洲國，自不能贊同其議。按照總章，議事須全體一致，而中日不一致，故委員會集議無成，一時遂盛傳日本之脫會。其後幸日本仍照章參加，得免破裂，然日方空氣，仍極緊張，若干著名選手，因憤慨加入「滿洲國」之不成，謝絕赴會。且其選手團，在出發前，數度為暴民所襲，受刀棍打傷者竟達十數人。本屆大會，在此種空氣中開幕，誠為遠東民族共同之不幸。同時可知日方將依照預定計畫，提議修改總章，改為多數決，俾第二步貫徹加入「滿洲國」之主張。然此修改總章之議，仍須全體一致，是中日仍不能一致。故推演結果，本屆大會或竟為最後之一會，否亦恐有相當時期之停會也。

遠東大會之創立，原為增進三國青年之友誼。自上次決議加入荷屬東印度安南等，遠東各區域，更範圍擴大，行將成為遠東各民族友誼交際之中心，然不幸九一八變後，日本在政治上遮斷我東四省與我全同胞之民族的天然結合，強以人為的形成「滿洲國」之名義，於是影響及於遠東大會之本體。此就體育界言，就遠東各民族應有之友誼上言，皆不幸之至也。雖然，今當我中國選手赴會與賽之日，深願諸選手俱瞭解遠東各民族將來仍應涵養親睦之精神，共同貢獻於遠東之文化，至少我中國人應如是立志。政治聽政治解決，體育仍重體育手采。雖我國家處嚴重國難，且我同胞被強制隔絕，但對於日本選手絕勿因兩國間之政治糾紛，而稍存疏遠或憤慨之意，體育原為君子之爭，青年尤宜有宏大之度，況本屆之後，或暫難再開，是則選手諸君，責任尤重。其各發揚我體育精神，表彰我國民襟度，亦勇亦和，努力到底！此吾人所殷殷期望者也。至於比賽之成績問題，就近年我體育界大勢而論，田徑各項，較上屆已有進步，短跑似已較有希望。惟本屆籌備太晚，練習不多，與日菲較，仍多遜色。至球類各門如籃球足球排球，尚有相當把握，棒球最劣，網球亦非上乘，水泳原為日本獨霸，更不待論。故通觀九種錦標，以得數論，中國或不致過少，然最主要之田徑全能殆仍不免一敗，雖然，勝負猶小事也，要在能表現努力。吾人深願，亦深信我選手諸君，此次必能各盡最善之努力！不但不可如上屆田徑賽之零分，亦萬不可如上屆僅有司徒光之一分！而球類之較為優長者，則務須保持錦標，勿因驕惰而失之！此外尤有進者，則遠東大會現在之意義，與創立初期，逈已不同。蓋日本近年體育進步之程度，早已以世界運動大會為目標，其於遠東已不視為重要之事。我中國青年，當悲國家之積弱，憤外患之相侵，寧知優劣果有懸殊，則禍患等於自造。一事不如人，事事不如人！我體育界經十次遠東大會之期間，而進步仍止於現在之階段，以此類推，國事可知已！選手諸君，遠航菲島，躬自與賽，勝不可驕，敗不可怯，惟當借鑒他國緊張努力之精神，熟察世界優勝劣敗之至道。海天回首，祖國在望，河山依舊，人事如何？愛國保族之心，身世興亡之感，當有不勝其切迫者！戰罷歸來之日，以自勉，以勉人，從此慨然立志以努力焉，則選手諸君此次赴會之有益於國事者大矣！

（錄五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甲戌上巳玄武湖禊集分得湖字　纕蘅

風景。舉。目。殊。餘此。百。頃。湖。及春。勤。命。儔。臨流。多。顧。廚。亦知。世。難。殷。何心。論。祓。除。將毋。嚶。羽。同。求友。聲。自。呼。魚鳥。能。忘。機。坐對。心。魂。舒。雖非。濠。濮。懷。已契。軒。羲。初。遻闌。俯。雉。堞。拏舟。驚。鳧。雛。坐有。皆。山。翁。（謂石遺）沿緣。忘。日。晡。喪亂。廿。載。還。天獨。私。耆。儒。何以。永。古。歡。待補。秋。泛。圖。（謂去秋與散原石遺諸公湖舟同游事）流觴。逢。已。辰。不謂。今。偶。符。盛事。賡。春。明。一集。吾。能。都。（舊京辛王兩歲修禊詩草余曾主編）

甲戌三日玄武湖集禊未赴穰衡爲拈禊字均　蘉庵

烏衣。燕。不。歸。青溪。艇。空。繫。獨留。玄。武。湖。當春。資。游。憩。況招。貞。元。士。遙續。永。和。禊。濟濟。多。勝。流。曲水。騁。妙。諦。吾衰。慵。遠。涉。負此。江。山。麗。但尋。裴。王。儔。與話。秦。楚。際。（是日同木公病幽游西郊趙氏園）

甲戌上巳後湖禊集分得然字　鶴亭

昨日。之。日。銀。燈。前。故人。書。畫。相。流。連。（先一夕約徠之西園瞿安千里木安集陰亭拜石齋季平以事未與石遺穰衡聞訊踵至）今日。之。日。明。湖。邊。好春。水。木。皆。澄。鮮。重三。難。得。日。在。已。不風。不。雨。天。作。緣。治城。佳。氣。久。寂。寞。老懶。畏。客。同。蠖。跧。曹侯。（穰蘅）好事。萬。口。傳。一匡。九。合。爭。後。先。去年。登。高。側。帽。簷。今年。修。禊。還。放船。我初。欲。傲。蘭。亭。賢。有約。瓊。瑤。張。管。弦。事雖。或。尼。心。不。然。佳節。正。要。春。裙。湔。王孫。憐。我。醉。放。顛。（謂西園）興亡。夢。幻。歌。開。天。笛聲。入。水。水。亦。圓。一絲。絲。裊。晴。空。煙。未能。聽。終。雙。淚。漣。落花。方。作。回。風。旋。吁嗟。乎。何必。江。南。流。落。逢。龜。年。

余去大連三年矣霜腴爲作爰居閣詩夢圖寫景殊肖詩以紀之　衆異

我出。修。門。歲。乙。丑。廡下。高。歌。屢。病。頫。窮身。空。谷。始。戊。辰。東海。鶢。居。疑。避。紂。平生。胸。次。納。溟。渤。萬頃。風。濤。宮。一。畝。

晴。波。搖。枕。度。帆。檣。夕月。喧。潮。春。戶。牖。三年。淹。我。了。歲。月。
四海。相。哀。定。誰。某。閒人。忙。事。只。稱。詩。詩就。獨。哦。還。自。糾。
南來。吳。會。豈。初。計。懶與。流。人。說。陽。九。傷春。循。例。且。看。花。
築室。不。還。空。種。柳。域中。甓。國。亡。九。塞。燈下。吟。人。縮。雙。手。
夢游。帝。所。亦。尋。常。正奏。鈞。天。賜。鶉。首。一椽。隔。海。關。底。事。
浣筆。爲。圖。煩。我。友。圖中。觸。我。舊。詩。情。獨背。殘。陽。尋。培。塿。

過半青草堂感賦　石遺

四十。年。前。舊。草。堂。不知。坐。閱。幾。滄。桑。詩人。一。去。天。蕭。索。
老屋。三。間。樹。鬱。蒼。泛泛。野。鳧。閒。唼。喋。紛紛。伏。蛤。鬧。陂。塘。
可憐。割。盡。青。山。色。只賸。荒。墩。占。夕。陽。

薄遊舊京市樓小飲　什公

塵裝。甫。卸。又。征。途。獨有。看。山。興。未。孤。車語。轔。轔。嘲。客。嬾。
樹容。栩。栩。報。春。蘇。賸傾。酸。淚。人。還。健。肯信。殘。棋。局。竟。輸。
怯與。酒。傭。談。舊。事。卅年。小。夢。半。模。糊。

次韵答什公北歸之作　前溪

戒之。在。得。更。多。貪。投老。還。期。吾。道。南。去歲。兵。間。過。五。十。
今年。旅。次。度。重。三。春無。住。處。人。何。往。途到。窮。時。夢。轉。酣。
一枕。黃。粱。雙。鬢。白。輸君。回。味。有。餘。甘。

甲戌上巳禊集玄武湖纔禰爲拈得充字　仲雲

東堂。小。會。氣。如。虹。苑樹。旌。門。曲。折。通。內史。文。章。多。曠。達。
中書。炳。蔚。最。清。充。金鞭。快。走。華。林。馬。翠葆。輕。隨。紫。陌。風。
花月。江。南。魂。夢。斷。象筵。愁。未。一。尊。同。

肥城有懷什公　炎東

高槐。弄。影。綠。婆。娑。通德。門。前。我。屢。過。寄語。輞。川。老。居。士。
清陰。又。比。去。年。多。

法曲獻仙音　和清眞　秋岳

簾額。傷。春。被。池。偎。冷。酒病。懨。懨。難。度。已老。東。風。重來。燕。
子。含。愁。傍。人。門。戶。拄頰。處。鍾。山。外。冥冥。半。城。雨。黯何。
語。念。暘。臺。杳。花。開。過。思。晼。晚。都爲。川。原。邈。阻。莫憶。倚。闌。
人。有。吳。波。遮。斷。眉。嫵。圻。繡。園。林。舊心。情。空。付。魚。素。待還。
伊。錦。段。夢。裏。但。教。歸。去。

眉峯碧　上巳禊集玄武湖余以事未赴纔禰代拈復字　諷盦

照影。春。波。綠。禊事。還。重。續。只恨。塵。纓。踢。此。身。牘。神。往。青。
溪。曲。　觴詠。饒。絲。竹。柳外。雕。鞍。簇。舉目。新。亭。景。不。殊。何
時。得。見。河。湟。復。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本宛陵先生集跋

梅都官集。今世所傳以正統本最爲古舊。乃袁廷輔旭守宣城時所刻。凡世之號爲元本者。皆正統刻之初印者也。甲午秋、訪書日本。於東京內野五郎三家。忽覩宋刻。洵海內之奇書。傳世之孤籍。驚喜賞歎。生平未見。私意欲得傳校以歸。顧縞紵甫通。主人似秘惜異常。祇私記其行格於冊而已。其後聞涵芬樓展轉殷勤。竟得攝取影本。私心爲之大慰。而詢其刊行之期。則渺不知何日。因馳書菊生前輩。乞先以稿本見示。旋以二巨冊郵致。展卷疾讀。如逢故人。因取明刻校之。文字異同。固不必言。而今本佚收之詩。乃至一百篇。其最著者。如東軒筆錄所記之書窟詩。乃赫然具在。余既取其詩。別寫成册。附諸明本之後。茲特撮舉其目。著之於篇。以告當世之嗜梅詩者。俾以先覩爲快耳。宋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板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目錄列每卷前。存卷十三至十八。卷三十七至六十。通得三十卷。適有全數之半。卷末有紹興十年汪伯彥後序。蓋即其知宣州軍時郡學鏤版者。又附嘉定時重修官銜一葉。茲并依錄於左。俾知此本刊板於紹興。重修於嘉定。而其地則爲宣城。按其刊工姓名。亦可與他書相印證也。藏印有皎亭收藏、島田重禮、島田翰讀書記諸印。皆日本人印記。別有常山常住正書墨記最古。是此書亦宋代求法僧徒所攜歸。故卷中絕無吾國名家藏印。眞海外之佚籍矣。

宛陵集佚詩各題

書窟　和韓持國京師雪

和宋中道元夕　和原甫會靈讌

馬察院贈歙硯　聞上洛王宰以上十三

歐陽永叔見寄長韻　白石塞樹屛

白鷴圖　懷素草書

蜀虎圖此賦石昌言家五題之四
讀賢愚錄
送河內令孫偕
送湖守張伯鎮
送徐州簽判李廷評
自和
送顧中舍赴德順
喜雨
送劉推官赴汝州
寄渭州王龍圖
西水門晚過雨
寤寐謠以上十五
傷何皆秀才
送田遵古秀才
答王君石遺包虎
依韻解中道如晦
和原浦置酒
送和師歸雪竇
送知太平孫學士
和杜相答若謨書

送襄陽馬少卿
送張景純知邵武
送陝府王待制
送王伯初婺州倅
和億許州西湖
觀史氏畫馬圖
送提點畢郎中
寄達觀禪師
寄渭州劉太保
送王太傅歸西京以上十四
送令狐度支知秀州
騏驥院遇雪十六
夢與宋侍讀同賦
寄題景純環翠亭
留別乾明山主以上三十
和中道秋宴以上三十八
觀書
和答宋中道
送楊明叔越州倅
翠羽辭

擬詠懷

送孫推官赴鄆州以上三十九

秋風篇

籬上牽牛花

送人入都以上四十一

李令遺茶

正仲路中見寄四十四

和丁元珍寄張聖民

和寒食偶書

游樊氏園

和王平甫見寄此二首有目無詩以上四十七

妾薄命

永叔見答以上四十八

永叔示感興五首以上四十九

牛衣此一題在農具下以上五十一

哀馬以上五十二

坐睡和持國

送曾寺丞宰桐城以上五十三

歐陽詩附以上五十四

送永興書寄王甲

送邵不疑謫邵武

杜太師示書四十

袁大監挽詞

正仲同諸賓泛池

和正仲見寄

答涇尉徐絳以上四十二

許待制遺雙鱖魚

和齊少卿寄鴨脚樹

和清明席上以上四十六

藺相如

夾道岡

杜太師寄贈

醉翁吟

耕牛

送王郎中知華州

寄題榮佚堂

送陳寺丞知冤句

大雨寄永叔

永叔見示彈琵琶

賦永叔白鸚鵡以上五十五

敍寄刁學士　送朱瑞公契丹
送保定李太保　謝王尙書惠牡丹
和永叔嘗新茶雜言　永叔再寄以上五十六
送陝西王提刑五十八　和中道再寄
永叔遺助洗兒以上五十九

　卷末銜名列後

重修宛陵先生文集

　自嘉定十六年端午日修校
　至十七年正月上元日訖事

司　書　王　安國監修
掌　計　殷　質
學　諭　賁　士虎監修
學　諭　王　應龍監修
直　學　盛　志剛
學　錄　賁　約之
學　正　戚　夢實

文林郎充甯國府府學教授劉　寅

又按此帙有島田翰跋。謂其家舊有元翠巖精舍本宛陵集。乃覆此紹興刻者。翠巖本亦中土所不傳。何宛陵一篇。彼國乃獲二妙耶。噫異矣。甲戌三月、藏園居士記於暘臺山麓清泉吟社。時環山十餘里杏林怒發。連岡被嶺。雲蔚霞蒸。可謂錦繡萬花谷矣。目眩紅紫。手玩丹鉛。嬉春勝賞。惜不得素心人共此晨夕。掩卷爲之憮然。

隨筆

凌霄一士

張君二陵云：「光緒戊戌政變後，慈禧三次臨朝，榮祿以大學士充軍機大臣，節制北洋各軍，立武衛軍，自統中軍，而以袁世凱董福祥聶士成宋慶所部爲前後左右軍焉。四將中，慶最爲軍界老輩。己亥秋，慶乞病假，薦馬玉崑代主其事，蓋玉崑在部將中資望夙著，甲午之役頗以驍勇稱也。一日榮祿召玉崑而問之曰：「方今朝廷對外，邊釁固不敢輕開，萬一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以現在之兵力，君以爲何如？」所謂邊釁，蓋隱指對俄而言。玉崑從容對曰：「玉崑帶兵官也，祇知作戰，不知其他。不過萬一開戰，前敵戰陣之兵，試問得二萬人乎？接應之兵得二萬人乎？山海關門戶之地得一萬人乎？京師根本重地得一萬人乎？天津海口得一萬人乎？以現在所成之五大軍，不過五萬人，請問中堂如何分佈？」榮祿默然者久之。此語玉崑在通州時爲下走親述之。榮祿總統五軍，意得甚，頗有耀武之志。玉崑出身行伍，知軍事非易言，故陰折之。」沃丘仲子（費行簡）「慈禧傳習錄」記武衛軍事有云：「后亦知再出訓政，不足服天下望，頗思示威中外，而榮祿以告密陷帝於囚，又睹后春秋高，益慮他日禍作，則欲握兵柄，爲後來地。裕祿固其黨也，新被簡督直，入對時言於后，以：「北洋方置重軍，非臣才望所能控馭，乞令祿遙制。」后大稱善，遂明詔以祿爲軍機大臣，兼統北洋諸軍。以輔臣司兵事，仍値綸扉者，古近所罕有也，唯漢外戚之官大將軍者近似之。（按榮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仍節制北洋諸軍，裕祿授直

隸總督，係同時降諭。此言后因裕祿被簡後入對之言始令榮祿爲軍機大臣兼統北洋諸軍，稍誤。）時北洋四大軍，……既歸祿節制，統名之曰武衛軍，以宋聶董袁四軍爲前後左右，而選京旂兵精幹者編爲中軍，自領之，復辟京曹鐵良陳夔龍外吏樊增祥聶時俊等爲幕僚。后既以北門鎖鑰任祿，祿亦盛稱己强足控制中外，故所指撥帑項協欵，有請立應。李鴻章任北洋，其權力視此有遜色焉。……提督夏辛酉召見，后諮以：「北洋諸軍現力能與日本一戰否？」辛酉對：「戰西洋各國優爲之，何有於日本！」后大喜曰：「果若此，亦爾曹封公侯繪紫光機會，其好爲之！」退以告予，予詫以何言戰之易。辛酉謂：「此榮相預屬，不敢不如其命，實則西洋軍狀若何，實生平目所未經，日軍銳利，甲午已當其鋒，我兵力安足敵之？」予因嘆息，李鴻章虛擁練兵之名，已爲世詬病，然尚有自知明，不敢主戰，祿治軍遠不及鴻章，而輒以大言慰后，庚子之變基於是矣！』亦記榮祿統軍時意態，可與二陵所述合看。

二陵又云：「戊戌翁同龢被逐後，孫家鼐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並管理大學堂事務。政變後，頗不自安，翌年遂引疾開缺。庚子亂作，兩宮西幸，奉召赴行在，授禮部尚書，轉吏部，繼徐桐之任而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到西安時，苦無寓所，暫假關中書院息征塵。岑春煊方爲陝西巡撫，値書院開課之期，不便下逐客之令，乃語家鼐曰：「中堂既爲天下師，如不以關中人士爲不可教，何妨暫兼關中書院山長，以爲此邦學子矜式？」春煊之意，蓋風其另覓住所，特巧爲說辭耳。不料家鼐竟慨然應允，曰：「吾雖老荒，同館中能代吾閱文者頗多，況行朝草創，百官寥落，以院課代館課，亦甚善也！」翌日，春煊即送關書，家鼐亦按期課士矣。會秦中大饑，朝命薛允升爲賑務大臣，辦理賑濟。關中書院肄業諸生，有上書春煊言賑務之擧。春煊怒其干與外

事，批示申斥，甚至有「窮斯濫」之語，懸之書院講堂。家鼐以其太不與諸生留餘地，殊覺難堪，即日將關書送還，遣人另覓館舍。春煊大窘，亟往見家鼐謝罪，長跪以請，家鼐始將關書收回。一場風波，乃告平息。癸卯，家鼐典會試，闈後見秦中新中式者，猶道及此事，以春煊生長華膴，不知寒士之艱難，頗有微詞云。前察哈爾民政廳長作墉（陝西蒲城人）當家鼐長關中院時，在院肄業，又癸卯進士也。以上所述，即聞諸作君者。』可為談家鼐春煊軼事者之一助。家鼐戊戌開缺，王文韶繼任協揆。庚子大學士徐桐出缺，文韶晉正揆，徐郙為協揆。迨辛丑大學士李鴻章出缺，郙例可推升正揆，而家鼐以尚書超拜大學士之命，則以舊輔之故耳。

庚子兩宮出走，隨扈諸官多獲優遇，留京者不免觖望。葉昌熾辛丑三月二十四日日記云：『新奉諭旨：「此次變出非常，去年五月以後告假出京者，一概從寬不究，照舊章辦理。」』余告佩鶴云：「此輩次隨扈一等，若留京困守者，既不殉難，即屬漢奸，否則亦與洋人聲氣相通者也！」此非刻論，實洞見諸公癥結耳。』憤慨之態可掬。「諸公」指行在政府諸人也。（十月二十七日日記云：『康民來談極久，從慶邸至汴垣新歸，云：此間困苦艱難之狀，行在諸公似未能深悉。』）回鑾後，留京及隨扈者均有保案，獨命隨扈獲獎者在乾清門謝恩，亦示引而親之之意。（例在午門。）

其是年日記，記回鑾後召見翰林情事，十一月二十九日云：『午後……九點鐘，忽署中急足至，傳呼明日輪詹讀講以下俸深編檢二十人預備召見。』三十日云：『辰刻始傳宣，進乾清門，遇南齋諸臣散直出。嘉定相國屬列跪宜稍後，無前席。至乾清宮丹陛下，見樞臣，雁行進揖。已初始入對，講讀諸臣在前，編檢以次列跪。皇太后涕泣撫慰云：「不意今日尚能再見爾等！」先言出奔時流離瑣尾之況，及山陝荒瘠之象，繼

言：「都中洋兵騷擾，十室九空。爾諸臣艱苦備嘗，至死不變，皆余不德所致！」因而泣下沾襟。諸臣皆伏地叩頭，有失聲者。皇上惟訓以國事艱難，翰院為儲才之地，宜多讀有用之書，講求實學。奏對至四刻之久，始命退出。小臣班次稍後，謇謇之忱，懷欲陳之而未能。」十二月初一日云：「閱邸鈔，奉上諭：『翰林院為儲才之地，平日並無公事，從容清暇，正宜博通經濟，期為有用之才，以備國家任使，著掌院學士將該衙門人員督飭用功，於古今政治中西藝學均應切實講求，務令體用兼賅，通知時事而無習氣，限五個月後甄別一次，由掌院學士嚴行考核，分別優劣，據實奏聞，毋稍徇飾！欽此。』昨召對時，環顧同列，除滿洲寶連兩君及劉仲魯外，大半皆腐頭巾，支季卿前輩在前席侃侃而談，聲色俱厲，一派迂腐之論，朱益齋所言，尤不得體，今日嚴旨所由來也。不佞在史館四五年，簿書鞅掌，何異司員？而曰「並無公事」，問命飲冰！代言者皆非個中人，即樞臣亦不以詞曹進。惟子玖宦翰林三十年，軺車徧於四方，偶一入都，席不暇煖，未嘗一日當館差，宜其全不知甘苦也！」翰林不盡清閒。亦事實。

庚子之亂，昌熾在京，雖謹畏自守，未敢建言，而日記中記時事頗多，時致憂憤，可供參考。其時並撰有「陽九實錄」一文，蓋叙事兼議論之作也。其是年六月十三日日記云：「作文一首。構思已數日矣，今日始脫稿，命曰「陽九實錄」，比杜牧之罪言，等韓非之孤憤，可作誅孔光疏，可作討曹操檄！」十一月十一日云：「東佩鶴借直報及北京新聞彙報，見爽秋三疏，皆與許竹篔侍郎會銜。……其所言則「陽九實錄」亦盡言之。使當時改為條陳，同時並出，不將從亡友於九原乎？臣無大小，致身則一，愧對公矣！」

榮歸與敗走（續）

王余杷

四

姪少爺回到公館去。

轉入鐵門，循着柏油路向着那邊的洋樓走着。驀然對面開來一輛汽車，自己忙向路旁的草地上一閃。汽車開過，他看見汽車裏面端端正正坐着兩個人，一肥一瘦，一穿中服一穿西裝，一個像北京的什麼官長，一個像南京的什麼委員。相應成趣，自己也不覺笑了。

跨進洋樓，不須別人通報，便直上樓去見他的伯父。

伯父房裏，空氣顯得特別沈靜。伯父是躺在床前的虎皮軟椅上，在看着幾分電稿。臨窗的長桌前坐着哥哥，也正在翻閱着一包公文之類的東西。

哥哥看見他進來。沒有言語，只略略向他點了點頭，又把眼光移到自己的工作上。

伯父却放下了電稿紙。

「廠裏的情形怎麼樣」伯父指給他一個座位，一面問着。

「還好，」他坐下來。聽差進來，倒給他一杯茶，送給他一支烟捲，接過他的手杖和帽子掛到衣架上去。「哥哥吩咐的全都辦了，大概是可以放心的，我想。」

「不能那樣說」伯父鄭重地截住他。「工人裏面有不少的反動分子在主持一切。你們最要當心，要時時探聽他們的消息，更要緊的應該把其中為首的幾個調查明白，一出亂子先就把他們抓起來。」

「是，是，是，」姪少爺連連點頭。

「你們最要當心，」伯父好像怕這個還沒聽明白似地，又反覆地說着：「先把那些為首的調查清楚，不出亂子則罷，一出亂子就把他們抓住。他們是反動分子，他們在工人裏面主持一切。」

「是，是，是，」姪少爺感覺有點兒膩，他知道這是伯父的脾氣。便不等他再反覆一次就改口問：「哥哥的計劃在進行了嗎？」

又望着哥哥。

「別忙，」伯父伸手止住他。「回頭你再和你哥哥談去。你先聽我說：我實在老了，年頭已不是我的年頭，我覺得這是我應該休養的時候。我便把廠裏一切事情交給了他。這年頭是你哥哥的年頭，也正像三十年前是我的年頭一樣，他應該幹得好的。還有，他的運道却比我強得多了：三十年前，我是一無所有，靠着給別人做事，積幾個錢，慢慢小本經營，費了二十年的心血方有今日。白手興家！我正是那樣的：白手興家。你哥哥，他的運道比我好，有這麼一個廠作基礎，多財善賈，多財善賈，他應該比我幹得好的。我老了，年頭已不是我的年頭，我應該休養……」

「有哥哥來接手，伯父當然可以休息的。」

這個聽着，微微伸了下懶腰，暗地裏輕輕歎一口氣。

「哈哈哈，」伯父張開滿長着鬍子的嘴在笑，彷彿高興於有那個哥哥來接手。「我真應付不來

了，一會是工人要求改良待遇，一會是原料的價格飛漲，一會是東洋貨像海潮般地湧來，一會是內地各省因爲戰事，匪災，水患，天乾不能推銷前去。看看自己的貨堆集起來找不到銷場，負債一天一天地增加，叫我不裁減工人，還叫我等着關廠？」

「伯父的意思我們是明白的。

「可是，你哥哥却說得不同！」伯父猛然高叫。

姪少爺一怔。

「哈哈哈哈！」伯父眞得意有那樣一個哥哥，又笑了。

這個望了哥哥一眼。

「你哥哥說那是自殺政策！」伯父問姪少爺：「你說對不對？」

姪少爺不知所措，最終，只報出了一聲「唔」！

「他有辦法，」他指着哥哥，「他要復興工廠！第一，增加貨的產量，第二，設法向內地傾銷。能夠深入內地，自然可以找得銷路，有了銷路，就需要有大量的生產來供給。他的意見正和我相反，我一切都交給他去辦！他的運道比我好，他有這麼一個基礎！……」

看看伯父的話又在繞圈子了，忙又問着：

「向內地推銷，自己如何能辦呢？」

「是呀！」伯父一手拍在扶手上，「你哥哥也正爲着這事發愁。恰好他從前在華東大學的一個同學，名叫孫家彥的——就是在杏理洋行做事的孫家彥，一個年青小夥子，你可認識他？他介紹一位李老板來。李老板樂意跟咱們合作，廠裏的貨全交他店裏推銷。價錢是太便宜了點兒，我的意思是，但你哥哥說第一步不能不忍點痛。錢又不是現欵，因爲李老板手頭也不活動呀。合同都已經訂好了，所以你哥哥才打電話給你，叫你去張布告穩定人心呢，你辦了嗎？」

「辦了，」姪少爺又點頭。

「這以後的你就聽你哥哥的吧。」

兩人的眼光同時又轉向哥哥。雖然他們只能看見哥哥的背影，但他們理會得他正注視着一件什麼東西，紋絲不動，且像是碰上一種困難，費力地在腦筋裏搜索那決解的辦法。

雲飛的青烟從那深俯的頭臉前面繚繞上升，一縷一縷地，一縷一縷的連續不斷。

白布標織高張在李老板經營的仁康布店門外。標織的詞語在倒眉豎眼地教訓人們——

「今年是國貨年！你忘了麼！」

沒忘記。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心裏答應着。低下頭來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不看則已，一看便急切地感覺到早有應該掉換一件新的必要。老太太們並且關切到自己的老頭兒，關切到自己的兒女，一邊擦着眼淚，一邊狠了心往店裏走。

那家店子，裏裏外外佈置得眞輝煌：一丈以外見方的玻璃窗裏陳列着五光十色的貨色。樣樣都好，那藍色的那青色的，正好給老頭子做件袷袍；那織着素花的不妨留着自己用；花樣新鮮的，顏色刺眼的，閨女們正時興，年青人，倒也該打扮打扮。小孫女呢，也有哇，她喜歡玩蝴蝶，那裏面不是擺着有蝴蝶花的布？

「國貨年大犧牲！一律照碼九五扣！」

抬頭看，門口又貼着這樣的告白，那語氣簡直就是咬緊了牙在發誓。心裏直盤算，九五扣，一塊錢省五分。五分，阿彌陀佛，嘴裏念着佛

號。

往裏擠，越擠人越多，人越多就越耽心所有的東西全給別人先買了去。顧不得房租給不給，顧不得米麵買不買，心甘情願地把僅有的錢都掏出來，末了還歎口氣：可惜東西太多，買不完。

回得家去，從頭到尾地告訴給老頭子，從頭到尾地告訴給兒女們，小孫女還不會說話，可也沒忘記，抱着她時，也從頭到尾地告訴了她。打開包袱，一件一件地拿給他們看，那樣頂好縫旗袍，那樣頂好縫褂子，剩下的還可以給小孫女做一雙鞋。興猶未盡，取下電話機，又給每一個所認識的人打電話，再從頭到尾地告訴他們。手裏翻着那些衣料，心更發急，幹嗎電話機上不帶鏡子，把這些衣料全一樣樣地照過去。

這是有效的廣告，其效力比一切的廣告還要大——比街市上的標語廣告，比夜晚間的電燈廣告，比報紙上的論前廣告，比書報上的圖案廣告……人們像瘋狂了一般，仁康門外呈出了空前的盛況。白天裏，彩牌上放着播音機，花紙條和紅彩綢吸住了人們的眼光；夜晚間，Nion Light電網般交織着，使人的眼也發花，使人的頭也發暈；在門樓高處，豎起一根高杆，自高杆頂上，兩串電燈，左右分開，形成一個塔影。光芒所及，在遠處，遠處就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三週年紀念，買一送一！」

人們像流水般湧出去，又像流水般的湧進來。

「夏季大減價三個月！」

標語布上大書着；新聞紙上刊登着；畫報封底描繪着；電燈光波顯示着。……

人們便又一度瘋狂起來，像被扎了一針嗎啡針似的。

李老板的胖嘴快樂得合不攏來了。

他不僅致力於此，並且在各省各地接洽了許多聯號，十分之八九的貨都往那些地方推銷。照樣地先來一次大減價，等到牌子闖了出去，便又把價錢抬高。他抓住人們的弱點，先給一點小便宜可以換來滿腔信仰心，得着信仰心，便不愁沒有主顧。果然，外地打電來訂貨的慢慢地就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

他沒聲明這是元豐紗廠的出產。

他只說是「國貨」！

他明白：這兩年風氣突然變了，要人們多改穿布衣。那管他們的居心何在，自己的機會倒不能輕易放棄。自己不妨先作好一件穿了起來；選出幾樣送給當地的名人，請他們購買，以資提倡。兩字「國貨」，誰敢不敷衍敷衍——這樣就好：名人穿上了身，人人都覺得也有穿上一身的必要。報紙宣傳，各地轉載，個個仿效，舉世風行。

於是那胖子張開嘴又笑了起來。

吳大可，枉自是經濟博士也無用：開紗廠，僱工人，買機器，購原料，那樣不需要雄厚的資本？成本過高，不貶價不能和來路貨競爭；貶了價又形成入不敷出。不能和來路貨競爭是自取滅亡；入不敷出也終於是油乾燈盡。然而這些貨在自己手裏一轉，立刻獲得人們的歡迎，不用本錢，自有紅利。化錢辦紗廠，何如開商店？李老板早就看定了這一點了。

吳大可來找過他幾次，表示要修改合同，重訂貨價。

「您別多心，這裡邊是無錢可賺的！」他趕忙就把兩條粗眉皺了起來，一雙小眼半睜半閉地說：「要修改合同也沒有什麼，紗廠不是有的是麼？」

一盆冷水澆頭，那博士只得垂頭喪氣地走

丁。這個才又發出哈哈的笑聲：

「經濟博士，您不能怨我，您只能怨這重工業不發達的中國，所以您工業資本才免不掉受我商業資本的控制的呀！」

六

雖怪李老板自負，這時他已成功了商業界裏一個紅人兒。

仁康不僅是一個普通布店。牌子闖出來了，人人看看眼熱：擁着雄厚的資本而慣做投機事業的銀行界都看重了他，設法和他拉攏；慫恿他吸收外資。他明白別人的用心，但這於自己並非無利，便裝做不大耐煩與不甚需要地接受了中人的建議。他獲得了人們的信賴。

這個矮胖的人有心計。在先，雖然有了一個商店的基礎，因爲細於資本，都失掉了貨物的來路；其後，借着小孫的力量，好容易把吳大博士釣上了鈎——貨物得着供給了，這其間還在內地各省接洽了許多聯號 。可是他並不以這爲滿足的，總因爲資本不充，常常感到周轉不靈的窘苦。忽然聽到別人要向他投資，叫他如何不像中了頭彩似地歡喜？未來的幻象使他憧憬；抄着兩手在房裏直繞圈兒。烟捲一支連接一支地抽吸着，在嬝浮的烟影中，他又在考慮他計劃裏的步驟了呢。臉上一次一次地蒙着油汗，顧不得去擦拭它，任它自然而然地一次一次地乾掉了。

現在他可以放手做去：即並不十分注意於當地門市的銷售；他把組織擴大開來，仍然向內地發展。聯號對於自己是頗有不利的，從中無疑地直接就受到一層剝削；要幹莫如自己來幹，於是不惜在各地新蓋房舍，另設分號。

一處一處的分號建設起來了，每個分號都吸住了一處一處人們的眼光。

最容易使人們印象到的是：

「嚇，三友實業社之外又添了個仁康。」

但李老板自己心裏明白，仁康不能和三友實業社相比，人家三友實業社自己有廠！仁康呢，仁康的廠在那裏？他也曾想到元豐，但元豐是別人的。——這是缺憾，很大的缺憾。

那胖子老是沒有滿足的時候！

他不禁把目光移向元豐，臉上又一次一次地蒙着油汗，而煙捲，又一支不等一支燃着了。

元豐紗廠負債數字的驚人使他高興；還不放心，更暗地派人打探那方面的一切情形，希望更可以多得些使自己開心的消息。最好能夠多看見一次那經濟博士窘苦的臉色。

「這，這得請你原諒啊！……」那博士長川滿臉的哀求，兩手互相搓揉着。

「格，格，格，格，格，格！」他便挺着肚子笑了，一種從內心裏流露出來的得意的笑。

眞的，吳大博士和自己有什麼仇恨？仁康的貨品來自元豐，元豐紗廠的興衰，不是和仁康有着密切的關係嗎？元豐不跟仁康訂合同，仁康沒有今日；吳大博士不跟自己合作，自己又那有能力把仁康振興起來？飲水思源：自己也應幫他一點忙，把他救出危境。

然而不，那胖子把粗眉豎了起來，「那是婦人之仁」，他咬緊了包藏在肥嘴裏的牙。

用不着自己再加什麼壓力，元豐本身就會支持不住的：平心而論，他算給讓自己推銷的貨物的價格，眞還不够它自己的成本哩。那博士當初幹嗎那麼傻 ，寧肯蝕本也幹呢！只圖貨物有出路，便把在外國學來的「增加生產」全搬了過來，沒想想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人家，失敗了，不怨自己還怨誰去？

在得意中，也沒忘記憐憫那被失敗者。

國下的密探，轉來報告給他滿肚子的消息：元豐廠裡的現金奇窘，幾乎日常也不能維持；工人們的薪工欠到了兩個半月，頗有罷工的趨勢；原料無力採辦，結果只好停工；對外信用破產，得不到一點同情與援助……

而他，李胖子老板——

他開始挑剔送來的貨色的粗劣，或者借口花樣的不時新，說是有損自己商店的名譽。強迫送回掉換，客氣一點也得再把無可減低的價格更減低一點。他推銷那廠裏的貨物變成了施惠，隨手可以掏出若干函件，證明請求他包銷的並不止元豐一家。——這話更顯明一點說就是：「幹嗎你不把紗廠乾脆盤結我呢！」

「不用急，」他安慰自己：「那只不過遲早的問題。」

但不由他不急，心裏彷彿燃着一盆火，不僅臉上滿佈着油汗，滿身也都已濕透。伸手挨近身旁呼呼呼疾轉着的電風扇，試試它是否扇出得有一點點涼風。

七

剛過立秋，雨便淅淅瀝瀝地下着。天空裏擁擠着一堆一堆爛絮似的雲塊，一處一處撕碎了，又一處一處地扭成一團。金色的陽光剛剛從雲碎處透出一線，但不久，雲塊又四下合上來，大地上更顯得陰沉，陰沉。

雨仍然瀟瀟地下着。

空氣使人燥熱而煩悶 。衣服穿少了容易招涼，穿多了身上又受不住；心上彷彿壓上一塊鉛石，並不困乏，自然無須躺上，而坐起來委實沒有精神。搔搔頭，伸伸懶腰，日子最顯得太長了。院裏的花草被雨打得零落不堪，葉葉花花萎靡得伏貼在枝幹上。小孩子最初倒還一樣地活潑，脫光了腳，高捲起褲管在花台近處搜巡，搜巡那躲在下面的蟈蟈兒。可是一天，兩天，三天……蟈蟈兒玩膩了，小心裏也覺怪不舒服；搬條小板櫈在簷下呆坐，瞪着眼睛望着天空——天空裏的雲塊漸漸散開了，細細的雨絲好像也已止住，無數的蜻蜓成羣成隊地在低垂的天幕下亂飛。

小心裏高興了：「啊， 明天的天氣一定是好的！」

然而明天，仍然是一天的雨。

最熱鬧的街市上全變得冷靜；空曠的馬路上一任偶然開過的一些汽車往來飛馳。車輪過處，泥水四濺，嗞嗞嗞，嗞嗞嗞的發出聲響。

一輛簇新的新式汽車從元豐紗廠開來，裏面懶懶地半坐半靠着個經濟博士吳大可。

工人代表們的不可逼視的面形依然在眼前閃耀，心尖疾速的搏動也並沒休止 ；頭腦疼痛欲裂，下意識地伸手把它反抱着，就心它會一塊一塊地分裂開來。前面，雨點打在車窗上，交錯着畫成短短的細線，慢慢地凝成一片，看不清車外的景色，只一幢一幢的高大建築，迅速地迎面壓了下來，就像正壓在自己頭上 。頭便更顯得沉重。

「中國的工人到底也像醒覺了，」口雖不言，心裏卻這麼反覆默念着。這一天，整整被工人組織的索薪團的代表們包圍了一天，從他們的言語中表出了他們的力量。他們的意識並不像從前似的簡單，再不能驅使他們如同人們的驅使牛馬。

但自己又有什麼法子呢？

一切的欠債自然歸自己担負，而所有的貨全給別人搬走了。別人是如此地利用了這個機會：趁自己處於危難的境地中，借着合作的美名，以最便宜的條件取得最優厚的酬報。這危險當初何嘗沒見到？為了這一點，自己就考慮了半天，而

且整晚上沒得好睡呢！可是，有什麼辦法？自己不能支配別人，只好讓別人來支配自己；或者中國人重義氣，別人飲水思源起來，不是也可以犧牲一點，重新改訂合同了麼？然而不，翻臉不認人，個人的利慾心戰敗了朋友間的義氣，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顯然已到了烟消火滅時了。

歸來時誰說不是一肚子的雄心！自然一半是爲了自己的財產；而一半，更多一半，還是在打算振興實業，打倒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呢。奈何事與願違，結果落得個身敗名裂！時代變了，中國變了，這變動來得眞大，放眼看去，自己這樣的人委實難於存在。——李老板他們呢，他們又能够維持多久？失敗了，失敗了，自己無疑是失敗的！

雨仍然未止，但眼前突然亮開；溟濛一片。在溟濛中，高大的建築消失了，換來兩行婆娑的樹影。自己明白這是江邊。轉臉把眼睛貼伏在旁邊的窗上，隔着一層水光，望見江邊的一處一處的堆棧，堆棧裏堆滿了一包一包遠涉重洋來到的貨品。啊棉紗，啊布疋！啊棉紗，啊布疋！啊棉紗……

失敗了！失敗了！自己無疑是失敗了！

非戰之罪！

知道的呢，倒能同情自己是厄於時代；不知道的呢，還不是會誹笑自己年輕無用，「花而不實！」

「吁！」兩眼發痠，微微感到點潮濕。車身疾速一轉，身子一歪，臉又恰貼在側面的窗孔上。天色已經向晚了。驀然，兩串燈光作成的塔影，隔着玻璃窗，模模糊糊的映進眼裏來。

那是那兒？

仁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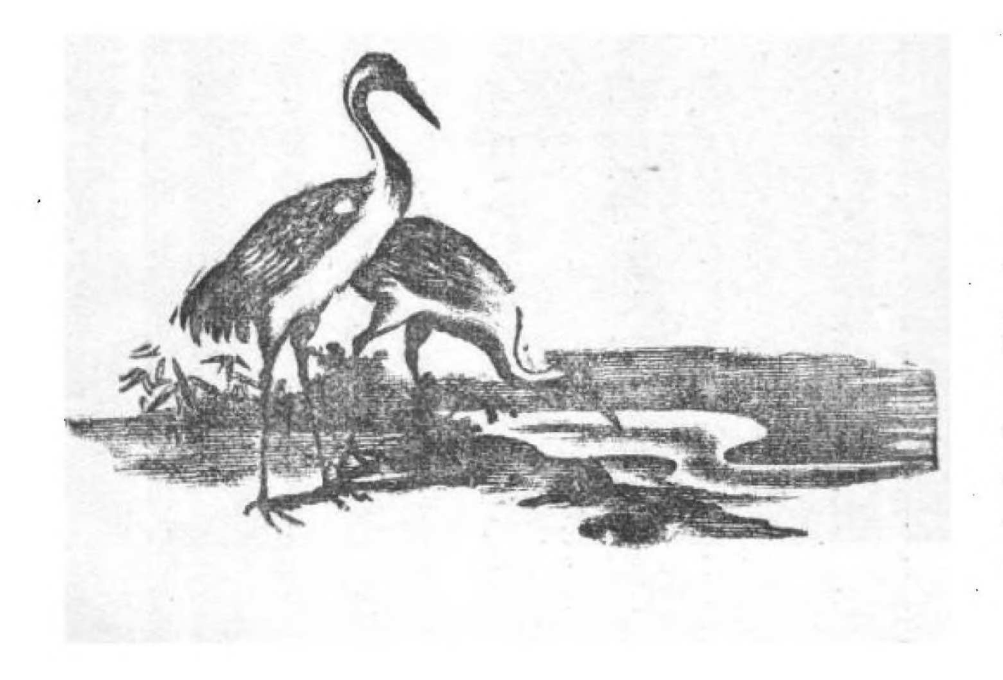
「好，乾脆關了廠來成全他吧，」一咬緊了牙，脖子一縮便軟軟地靠在車靠上。

八

【本報專訪】本市元豐紗廠，規模宏鉅，設備完善，爲國營紗廠中不可多得之實業組織。惟以年來金融窘困，百業凋殘，影響所及，該廠亦遭牽連，賴以總經理吳少卿主持有力，得出險境。今春吳氏公子大可自美留學歸國，承命接管該廠。論者謂吳君青年有爲，且係經濟專家，造詣讜深，可爲該廠前途預賀。乃不意此大半年間，反以負債過鉅，不易支持開。日昨該廠全體工人，推舉代表，包圍吳氏，索發欠薪，否則即日罷工，以資抵制。該廠以根深蒂固之基礎，不圖一蹶不振，前途如何，不難測知矣。據內幕中人云：吳氏實一紈袴子弟，突任艱巨，舉動乖張，以致一敗而不可收拾也。

又訊：元豐紗廠將有由仁康總理李某承接開辦，聞此事不久即將實現云。

（一九三四，三月十九日）



麓山羞耶？麓山醉了！

傅任敢

「愛晚亭，愛晚亭。亭前之山山如屏，亭後之山山插雲。亭左亭右山玲瓏，滿亭山色何青青。山中鬱鬱多楓樹，秋來睡醒如紅霧。誰解霧中看，晦翁此先住。晦翁至今八百歲，楓林愈老愈娟媚。況復落日勝胭脂，妝點葉梢與葉背。我坐亭中思古人，古人窺得眞和平。我想古人亦笑我，笑我應似自由神。自由神，古人今人兩不分。但聞山鳥繞亭鳴，冷然空谷曳長音。長音美以淸，識得古今生命根。——吳芳吉：愛晚亭。（白屋吳生詩稿37）」

「紅葉會」

在卯生房裏談到吳碧柳先生之死。我不禁想起了吳先生作的「愛晚亭」中「山中鬱鬱多楓樹，秋來睡醒如紅霧」的佳句。現在秋又深了，愛晚亭前的楓葉正像火一般的紅灼灼地；可是沒了最能欣賞麓山紅葉的吳先生，更沒了專去欣賞紅葉的「紅葉會」！


愛晚亭

講到紅葉會的盛事，轉眼又是十年前的陳迹了。岳麓山最美麗的時候，本在秋冬之交；那時滿山的楓葉，全都轉了顏色：有的淡黃，有的深黃，有的淡紅，有的深紅，遠遠望去，像是整個麓山全都綴滿了各樣各色的花苞，又像整個麓山全都着上了一層紅紅的油色。那景緻之美，決不是春夏兩季中幾樹山花一泓淸水所可趕得上的。所以會遊岳麓的人，總是趁着秋高氣爽的時節去痛快地滿山跑一轉的。

在民國十一二年的時候，長沙一般胸襟比較高雅的人，索興組織了一個「紅葉會」，邀集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專去麓山欣享紅葉之美。這也可算是三湘七澤間文壇上一件值得紀念的事了。當時「紅葉會」的「合社」便是上面所說的這位吳碧柳先生和一位劉宏度先生。

「紅葉會」產生的究竟日期，現在不可考了。吳先生的「自訂年譜」，在十年九月下寫着「湘君社長舉行第一次紅葉會於岳麓。」這會的始創，似在十年九月了。但是吳先生親筆寫的「民國十一年吳芳吉日記」，卻在十一月十七日寫着「與宏度發起紅葉會，定明日赴岳麓舉行，報名加入者達五十人。」又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寫着

「舉行紅葉會於岳麓黃公甚廬，全家皆往。」則紅葉會之始創似乎又在十二年了。總之，十年也好，十二年也好，反正麓山楓葉，到了秋天，自古就是紅的；而且麓山之美，半藉紅葉，這則是凡夫俗子，人人共知的一件事實。

那[illegible]房裏，[illegible]了一個要去[illegible]山看紅葉的念頭。

這念頭得了家聲的同情，便清早和「仁」一道到麓山整整地享受了一天。

岳麓書院

由長沙城裏到岳麓山去，本有兩條可走的路：一是由草潮門的黃泥碼頭過河到溁灣市，再走七里左右鄉間的小路；一是由南門外靈官渡過河，上岸便是馬路，一直通到山頂。小時候在中學讀書，總是不提離，走遠路，由草潮門去；這回知道偷巧了，由靈官渡過的河，九點半鐘便到了山麓。

船到河中間，已看到滿山的紅葉，在那裏嫣然欲笑了。我在沙灘上笑向仁說：「你看，麓山也在害羞，嬌滴滴，羞答答，滿面緋紅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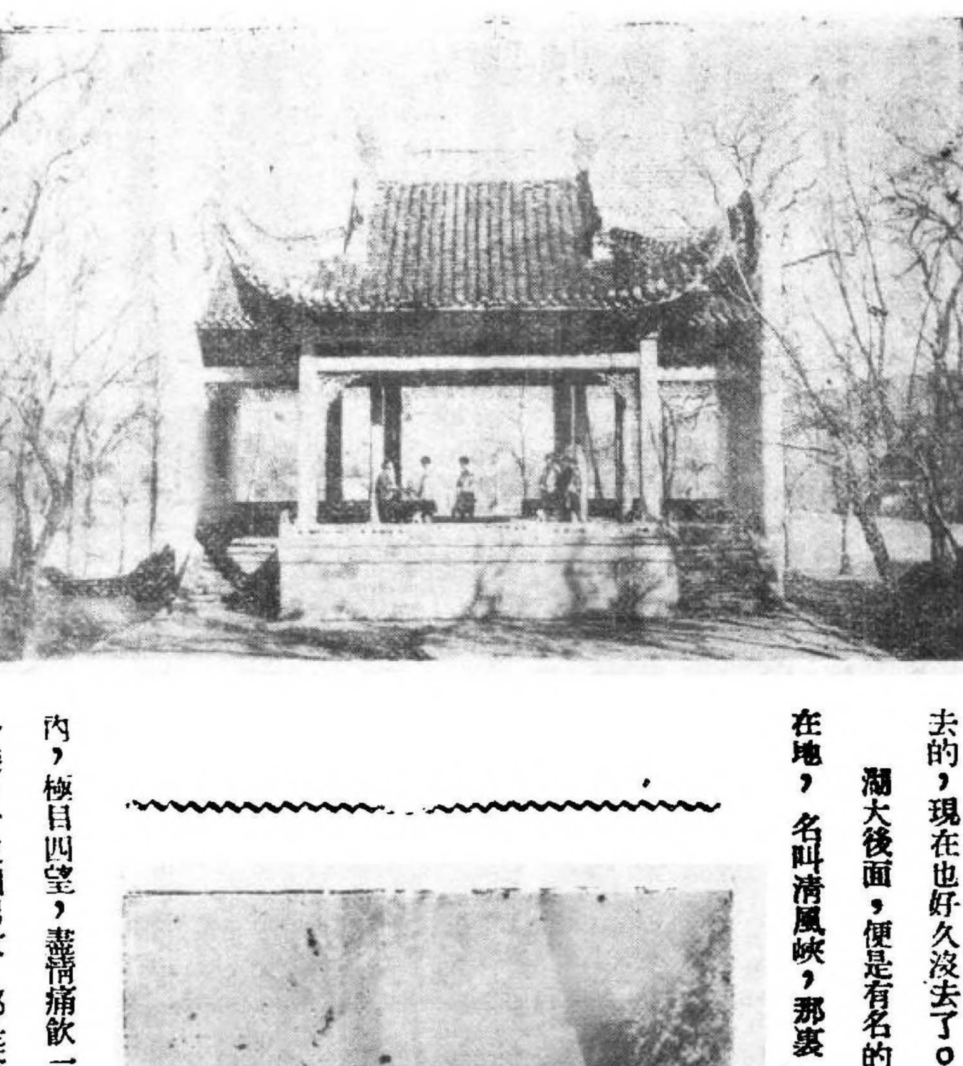
仁却不同意我的觀察，她說：「那裏的話！紅得像醉漢呢！」

其實，我的話沒錯，仁的話也沒錯。它那紅，它那紅的美，根本就不能用文字去形容的。文字的効力是有限得很的，用去形容別的事，尚且時時有手不稱心的苦處，何況用來形容麓山的紅葉！世界紅的名目够多着：棗紅，珠紅，桃紅，洋紅，土紅，淡紅，淺紅，深紅，種種色色的紅，它全都有，可是全都不能包括它。要用世界上現成的形容紅色的字眼去形容麓山的紅葉，都是所謂「加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決不能够恰到好處。我想用「羞的紅」去形容它，仁想用「醉的紅」去形容它，都有一部分的理由，因爲它包括得有這兩種紅色，可是都不全對，因爲這兩種紅色都不能包括它。要知道麓山的紅葉之紅，之紅得好，之紅得妙，之紅得可愛，只有一個辦法，這辦法便是「親自去領略。」

馬路近湖南大學的一頭，右邊矗立着一座奎星樓，紅牆黃瓦，頗有點北平宮殿式的派頭，可惜喫封已久，不能進去。再望西走去，便是湖南大學，也就是古岳麓書院。這古岳麓書院本是宋時四大書院之一。據王先謙的湖南全省掌故備考卷十三說：它是「宋開寶中潭州守朱洞建，實彭城劉鰲創之。咸平初，州守李允則又崇大其規。……祥符五年，山長周式又請於州守劉師道廣其居。……於是名益著，與嵩陽睢陽白鹿爲天下四大書院。……乾道初，帥臣劉珙重建，以張栻主教事。……時朱子聞栻得五峯胡氏學，乃至書院，與論中庸之義，手書忠孝廉節四字於堂。淳熙末，帥臣潘時又踐修之。……淳祐中，賜御書岳麓書院，揭之於門。……元至元中，郡人學正劉必大興復。……明成化中，知府錢澍重建。」所以，這個書院是建於宋代，中經幾次毀滅，幾次重建的。到民國時代，改爲高等工業專門學校。近年又改爲湖南大學，並且新有興建，規模更加大了。

岳麓書院因爲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又有朱熹張栻兩位著名學者在那裏講過學，所以古蹟名勝，很是不少。如同校門前的赫曦台，便是保存朱子名岳麓山頂爲赫曦台之意；又有礬門池，吹香亭，飲馬池，風雩亭，尊經閣，御書樓，六君子祠等。就中以尊經閣內朱子手書的「忠孝廉節」四大字的石碑和校中後門旁的北海碑爲最著名。北海碑又名麓山寺碑，又名三絕碑，據說係因碑係唐開元間李邕所撰所書所刻的緣故。碑後有米芾錢題十餘字。碑文現在已經殘剝不少，然鋒顯

尙存。王先謙說：「是碑筆力雄渾，直深入魏晉諸名家室。然於六書之學，頗有乖謬者。」這種批評，現在還可隱約看出其是對的。不過湖大當局因為恐怕遊人把這碑糟蹋了，終年鎖着，非有校中熟人的領導，是不易看到的。那日因為「仁」恐驚動了她在湖大的朋友，沒有進去。以上所述，還是以前遊後山的印像。看北海碑是三年前的事了；六君子堂當彥仁君憇在湖大教書的時候，便是他們的臥室，倒是常常去的，現在也好久沒去了。



赫曦台（在湖南大學前，所以紀念朱子命麓山為赫曦之意也。）

湖大後面，便是有名的愛晚亭。愛晚亭的所在地，名叫清風峽，那裏「雙峯相夾，中有平地，縱橫十餘丈。」也是一個有名的所在。只因愛晚亭建的地勢好，眞是「亭前之山山如屏，亭後之山山插雲，亭左亭右山玲瓏，滿亭山色何青青！」尤其是麓山的楓林，簡直在那谷內集了大成；每到秋天楓風翻紅，夕陽西下的時節，攜着三五良朋，帶上數瓶好酒，幾包花生，坐在亭內，極目四望，盡情痛飲一番，眞也算是「人生一樂。」三湘男女，都是豪放慣了的，心悶無聊的時候，誰不知道到愛晚亭去狂歌當哭，玩個十足？這一來，愛晚亭之名，長沙的男女老幼是沒一個不曉得的，而清風峽三個字，竟是沒幾個人知道了！



清風峽

要細細領略紅葉的味道，愛晚亭便是第一個好地方了。雖則湘地多楓，八九月間，隨時隨地，都可碰到一株兩株的赤紅的楓樹；尤其到了麓山，更是何處無紅葉？然而終究不及愛晚亭旁清風峽內的來得分量多，顏色巧。

如果世界上眞有不可思念的東西，紅葉便是

還不可思念的東西中的頭一個；第一是它的顏色巧，巧得使我們這些「萬物之靈」的人類，手忙腳亂，想不出字眼去形容。第二是它的形狀巧，說它「葉葉美如蝴蝶」嗎？蝴蝶沒有它那多的色素；說它「葉葉形似肝臟」嗎？肝臟沒有它那多的變化！第三是它的「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妙處，遠遠地看去是血紅的一片，摘下來却是淡淡的，而且綴着一層層的麻子，等你一鬆手，把它擲去時，又是血紅的一片中的一片了！

萬壽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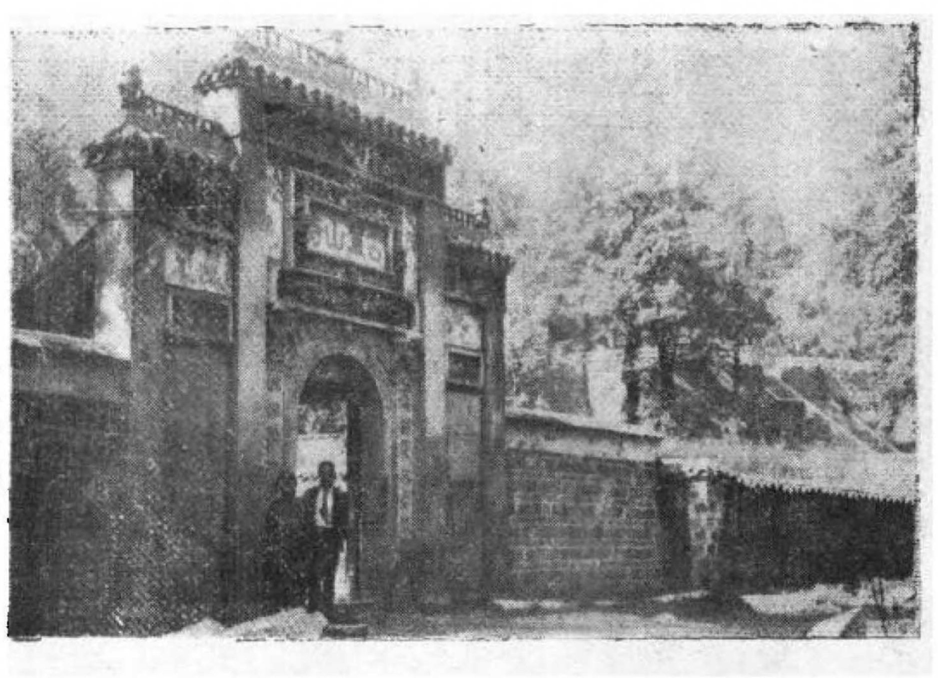
在愛晚亭拍了一張照，一手携着照相機，連跳帶跑，邊跑邊歇，沿着參天的楓林下的石磴，一直往上奔去。

過了蔣翊武墓不久，我們便到了有名的萬壽寺，亦名岳麓寺。

岳麓寺是晉朝太始年間建造的，即古麓苑，一名慧光寺，明朝萬曆年間又賜名萬壽寺。現在一般人都稱它爲萬壽寺，而寺門上標題的則仍是「古岳麓寺」四個大字。

這座寺廟，規模倒狠宏大。那環境之美，以明李東陽的「遊岳麓寺」爲形容得恰到好處。詩道：

『衡岳地蟠三百里，衆峰將斷復崔嵬。岩間古刹依山轉，谷口晴雲滿樹來。北海書存誰問價，少陵詩罷獨憐才。扁舟已渡長江險，又是忽忽一度回。』（四首錄一）



萬壽寺 右方有石欄處爲張輝瓚墓享祠。

講到「北海書存誰問價，」這不禁令我想到那天的一件小小趣事了，因爲看到王先謙的湖南全省掌故備考卷十五岳麓寺條下說到「寺有唐李邕所書碑」的一句，我心想也許李邕除了書北海碑以外，又在岳麓寺寫了一塊碑吧！所以一到岳麓寺，便前殿後殿到處去找這塊名碑，可是那裏去找起？那才眞是「千搜萬索何處有」呢！好，我到後殿，有個老和尚在那裏打盹晒太陽。走上去問他：「你這廟裏有塊李邕碑呢？」他勉强把頭抬了起來，沒精打彩的說道：「碑嗎？有的！就在右面那牆上」。趕急跑過去一看，眞的，是一塊碑，黑底白字，字跡很清楚，刻得也不算壞，上面整整齊齊，一行一行刻着某人捐錢幾百，某人捐錢幾串！

後來走出後門，心還不死。忽然看見寺後陡壁下有座神龕似的東西，嵌在山壁裏面。這一定是所謂李邕碑了。仁也說：「那一定是的了。」於是懷着滿腔熱望，兩步併作一步走去，探頭一看，呀！却原來是一位泥彫木塑，風韻極佳的觀世音菩薩！

兩次的釘子，終於使我失望了！我想王先謙的錯誤之由來，大概是因爲北海碑亦名麓山寺碑，所以誤爲這碑一定是在岳麓寺裏面了！

寺中據說原有兩個方池子，深可數尺，署曰「玉清」，是乾隆甲申大爲山人題的。現在也沒

」，只有觀音閣後面有兩口水㵘似的水池，水雖還很清冽，字已沒了，中間浮着一片一片的菜葉，大概現在作了和尚們洗菜的水桶！

出了萬壽寺的後門，朝左數十武，又到了直達山頂的馬路。馬路右方，便是白鶴泉。當初這泉本是從岩石中流出的一線甘泉，水量只有一勺，卻是甘冽異常，而且冬夏不竭。因為「嘗有白鶴止其上」所以名曰白鶴泉。現在用麻石砌了，看去頗似一口古井，已無當初那種「自然流露」之美，並且水量也沒有從前那麼冬夏不竭了。

站在旁邊看我們拍照的一位賣橘子的老者很慨嘆地告訴我們，說：「說來也是這白鶴泉的命該如此，近來岳麓山的墳越葬越多，把地氣破壞了，泉水也就一天一天的減少了！」

白鶴泉



樹基短垣為蔡公墓園牆。

雲麓宮

本想由白鶴泉右首上去，先弔蔡松坡墓的，因為家駿下午要趕回學校，大家便沿着馬路，上岳麓山最高的雲麓宮去。

雲麓宮正在岳麓書院後面的最高峯上。左邊一綫山脈，上面便是禹王碑，山麓便是道林寺，山谷裏面便是黃興蔡鍔的白石墓表矗立樹際。右邊一綫山脈，上面便是劉崑濤墓，一直下去，直到森林培養局。中間一個小丘，突如其來的聳立在雙谷之間，丘上白石砌成的五輪塔，上大中小，上方下圓。五輪塔前，一條箭道般直的寬大馬路，一直通到河邊。河是像條白硬的板帶，很



雲麓宮 樹上所懸者即飛來鐘。

對稱地環繞着，中間浮着那葉般的水陸洲，一片青葱，間雜着一二紅牆白壁。再往前面看去，便是鱗次櫛比的大長沙市了。我想：不必是詩人，

不必是畫家，即使是個三家林裏的堪輿先生，一旦跑上雲麓宮來，也會不由得不讚嘆一聲：「來龍去脈，好不偉大」呢！

雲麓宮原名洞虛福地。建築並不顯得偉大。



白雲麓宮前遠望

湘江及長沙。近遠華表為劉崑燾墓。左方瓦屋為岳麓書院。

門口樹上懸着一口小小的鐘，俗傳是不知從何處自己飛着來的，所以名叫飛來鐘。現在所掛的，並不是當初的原鐘了。原鐘上面刻着「明萬曆年間造」，因為民八時候，北兵駐紮湘境，把湖南當作被征服的殖民地，橫行直撞，無所不為，他們的獸性無處發洩，竟至「禍延」雲麓宮的飛來鐘，三三兩兩，我一石頭你一磚塊的把一口好好的鐘，打得「體無完膚」。後來北兵走了，宮裏的道人，才把破碎的鐘鐵檢來另鑄了這麼一口並不是飛來的飛來鐘，也算是「改頭換面」的一種古蹟！

進宮之後，本是一棟正殿，殿的後進奇的還是鐵瓦。只因雲麓宮的殿左有個望湘亭，登臨縱覽！城郭城墟，俱在眼底，大家也就都不進殿去瞻仰了。殿上的鐵瓦，固是沒有幾個人注意到，而鐵瓦的來源更是沒人理會了。

那天在望湘亭吃麵，碰到一位很和善的老道，津津有味地和我們談雲麓宮的掌故。後來談鋒轉到殿上的鐵瓦去了。他掀鬚微笑，很鄭重的說道：『這殿的來歷很有趣呢！當初岳麓山上有兩個道人，一個名叫金守分，一個名叫李守德，在這山上結茅為庵。經過多年，他們居然冶鐵為瓦，鑄石為柱，建造了這個洞眞墟福地，共有三棟正殿。後來太平天國鬧事，政府要捉長毛，山下的萬壽寺裏的和尚素來和道士不對，聽說捉到一個長毛，可得一百兩銀子的奬賞，起初捉了兩個女人送去，好在政府明白，說這是女人，放了吧！和尚們於是異想天開，要把道士捉去當長毛，一則好報復，一則好請奬。因此把道士們嚇跑了，殿也給他們毀了兩棟！」

「眞有這樣的事嗎？」我不禁好奇起來了。

「麓山誌上還載得有呢！」

他便跑去搬了一堆鏡水堂刻的麓山誌來，東翻西尋，可是到底我不出這樣一條記載。

望湘亭確是名符其實的：湘江固然在望，就是瀏陽河也看得淸淸楚楚，想起那年紅軍繞長沙，若在望湘亭上一眼看去，倒是一種偉觀呢！

亭上文人學士的手筆很多，有的正正式式的寫在木對聯上；有的隨隨便便的寫在紙上，貼在壁間，像些「天皇皇，地皇皇」式的招貼；有的更加爽快，索興題在壁上，與亭同永！不高興題詩，也得寫些某年某月某人到此一遊之類的「散文」就中同治癸亥安福黃道讓一付對聯：「西南雲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描寫望湘亭的偉大，可謂恰到好處。

由望湘亭前面左方的石級扶着下去，山壁間有個小小的廟，叫作五岳祠，裏面祀的五岳。由五岳祠爬下去，便是飛來石。那石「縱橫二丈

平砥可慰，土人構亭其上，如望衡麓而拜，故亦名拜嶽石。」石上的亭子，名叫拜岳亭。亭甚便是那個大石，亭子的大小也恰如那石頭的大小。亭子外面匾上題爲拜岳齋，裏面匾上題爲清虛宮。祀的是玄帝。

中國的名山大川，向來是被僧道一派的人所占據的。因之，迷信的傳述，也就盛行於名山大川間。即如飛來石飛來鐘之類的東西，差不多比較有名的名山中都是有的。

出了望湘亭，本有兩條可走的路：一是由右邊山背下去，可看的地方有劉崑燾墓五輪塔等。一是由左邊下去，可看的地方有禹王碑黃公墓蔡公墓等。禹王碑是麓山一個最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它的來歷是這樣的：原來吳越春秋及徐靈期衡山記，王象之輿地紀勝，陳田夫南岳總勝集諸書上，都說衡陽縣。岣嶁峯碑，蝌蚪文於峭壁，長五尺，廣三尺三寸，凡九行，七十七字。



飛來石上之拜月亭

但是僅見紙籍，並無實物。迄宋朝嘉定壬申年，何致因樵者導至碑所，始摹其文，刻於岳麓書院後的巨石上。到明朝嘉靖癸巳年，長沙太守潘鎰在岳麓山搜出何致所摹的碑。這便是現在之所謂禹碑。自明以來，譯文很多，也不知誰對誰不對。禹碑左面山谷中有禹蹟溪，其上名拖船坳，相傳是大禹治水時疏鑿之徑，那當然是不足信的。禹碑下的山谷中，相傳有個蟒蛇洞，說在晉朝時候長沙德潤門外白鶴觀有座高樓，與洞相對，「洞有妖蟒，能吐舌爲橋，每七月望夜，飛噉樓上，樓上羽流，以爲導引升仙，歲以一人爲例。陶侃鎮沙長，引弓矢射之，即時碎滅。次日跡之，蟒斃於洞。剖其腹，人骨羽冠斗許。」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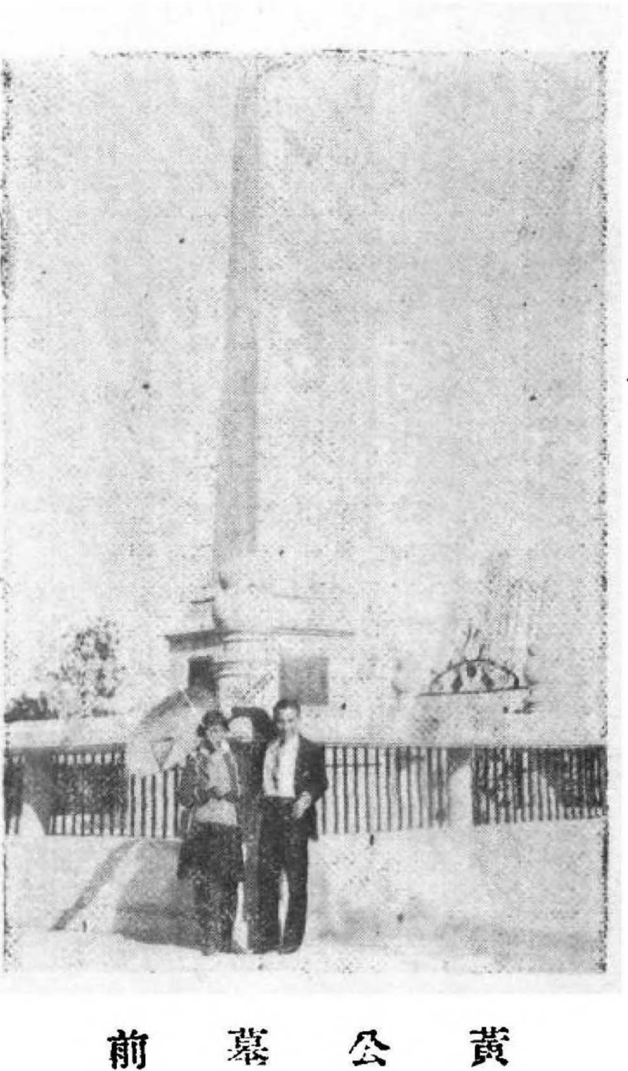


禹王碑

「宋祥符年，有秀水黎自於此遇道士張抱黃，傳內外八卦繫辭，修之成道，故又名抱黃洞。」不過現在很不易得尋見那洞了。這些地方，都因時間太促，那天沒有去了。只順着馬路，再由萬壽寺到黃蔡二公墓去憑弔了一番。

麓山之墓

萬壽寺後面上去，便是蔡松坡墓。墓地很寬，圍牆把山圍進了一大塊。墓表之旁，一巨樹，一茅亭，很是偉大，而又雅潔。由蔡墓後面上去，拾級百餘，便是黃克强墓。華表的周圍，新修了一層石欄，潔白高貴，一若象徵黃公之人品也者。



黃公墓前

麓山的特色之一，要算是它的墓地之多而且美。湘人本重送死，即使一個平庸的一品大百姓死了，其子孫也必為他籌量經營死後的佳城；中產之家，便得修砌石墓，決沒江浙把棺材露放野外的習慣。黃蔡二公，是民國的功臣，死後公葬，自是異常的講究，已引起了一般俗人不少的欣羨；加之以名人而進葬名山，遊人憑弔，更加重了大家的羨慕。於是後來進葬麓山的日多，而墓地的經營，也益講究。最著的如劉崑濤墓，在雲麓宮右下方，石欄彫砌，儼如宮殿。劉崑濤墓旁的張國威（是被唐生智誘殺的一個師長）墓，規模亦復不差。至於萬壽寺左方的張輝瓚墓，正在加工修建，更是富麗堂皇，名人志銘，題刻殆遍，亭祠之佳，蓋絕諸墓。湖大圖書館後的林修梅墓，尤為一般談風水的人所賞嘆不絕。倒是蔡公墓左的焦達峯墓和清風峽內的蔣翊武墓，因為修建的年代久些，也就簡樸得多了。

前面說過，岳麓山因為是個名山，而且代有學者在此講學，所以古蹟是頗多的。舉其著者，如：

（一）御書亭—在蔡公墓右的步虛嶺上。內懸「印心石屋」四個大字，是清宣宗手書贈陶澍的。

（二）道鄉祠—在湖大左方山谷中，祠宋朝鄒道鄉先生。據說先生「謫衡過潭，為州守溫益所逐，山僧留宿於此。後張栻為築台，朱子刻石曰道鄉以表之。明萬曆丁巳學道鄒志隆於赫曦山下建屋祀奉。」

（三）道林寺—在山下道林坪，有唐歐陽詢書碑，有四絕堂記。

（四）吳道行墓—在山堵。

（五）禁蛙池—相傳宋張栻讀書於此，厭蛙聒耳，禁之自息。

不過現在都是或已改作他用，或已無可踪跡了。而且所謂古蹟者，照例「古」而已矣，並不一定有什麼可看的；各處山川，莫不如此也。

自黃公墓下來，順着馬路，一直奔到河畔。買船回校，尚不過下午四時，秋日正暖，市聲正囂，另是一番風味了。

原文献残缺